風流鐵三角

第二冊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

第二冊

司馬紫煙 著

司馬紫煙小說專輯

風流鐵三角 第二冊

司馬紫煙 著

皇典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典：武俠系列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全四冊）

封面：

封面題字：

三品：分色製版

風流鐵三角

二册

司馬紫煙 著

輕鬆系列
李涼著
(1)神賭綠小千
(2)酒狂任小賭
(3)快樂强盜
(4)淘氣世家
(5)江湖一擔皮
(6)夜遊神孫小毛
(7)天才混混
(8)霸氣江湖
(9)天下第一當
(10)我是龍頭
(11)花心杜小帥
(12)妙賊丁小勾
(13)會醉才會贏
(14)歪歪小馬哥
(15)
(16)
(17)
(18)

十

第二天上午，他們準時地出發了，趕到了東京車站，登上到札幌的火車，已經先有五六個滑雪的年輕人在車子裡了，嘻嘻哈哈的，還跟他們友善地打招呼。

玉田眞子也不知道這是否派來照應他們的同志，因爲山下長官說了，將要派一批新人來支援保護他們，這批新人剛經訓練完成，尚未有工作的經驗，正好可作一次實際的演習，而使用新人的最大目的，就是不引人注意，歹徒們神通廣大，原有的那些探員，恐怕容易被人認出來。

火車上因爲有了這批年輕人，也增加不少活力，男男女女，唱唱笑笑，頗不寂寞，時間也容易打發，玉田眞子開心地道：「眞好，我想是又回到了學生的時代，年輕的日子眞美麗。」

美子笑着道：「眞子姐，妳現在並不老呀！」

「不！老了，我已經過了三十歲！」

「三十歲到四十歲的女性，該是最富魅的年紀，許多性感明星，都是在三十歲之後才成

名的。」

「那是明星，不是一般的家庭婦女，明星們經過演技的磨練，懂得如何發揮自己的魅力了，因爲他們有機會接觸許多男人，知道了如果在很多男人的眼光中，選擇一個共同的標準，而一個平凡的主婦，只能守定一個男人，好容易摸準了他的喜好，但他對妳的一切都已太了解，失去了吸引力了。」

美子笑着道：「是嗎！難怪我看浩二兄的眼睛，從出門開始，就在注意別的女人，很少看到妳身上的，妳的話還眞有點道理呢？」

駱希眞却笑着道：「不過車上的幾個小男生的眼睛，却一直在眞子的身上盯着，很受她的吸引呢？」

浩二也是個十分風趣的男人，他哈哈地笑道：「那是幾個沒長大的毛孩子，看見她的大胸脯，懷念起幼時餵奶的母親，這是一種慕情呢！」

玉田眞子身形較爲丰滿，胸脯特別壯大，浩二的話一說完，那幾個年輕男孩子固然感到不好意思，那些女孩子則吃吃地笑着，却再也沒有人好意思盯著她的胸脯看了。

玉由眞子恨恨地盯了一眼道：「你呀！眞是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說出來的話永遠是傷害人的。」

「這怎麼算是傷害妳呢，我是以最大的敬意說的，老實說，當年我也算是英俊小生，女朋友一大堆，有的多情，有的多金，有的美麗……」

玉田眞子居然同意道：「這倒不假，在大學裡，他是個風頭人物，既是棒球明星，又是高材生，許多女同學都爲他發瘋呢？不知道他最後怎麼會向我求婚的，在我們宣布訂婚的那一天，有三個女同學自殺。」

美子呵了一聲道：「死了沒有？」

「當然沒有，那三位小姐只是要表示一下她們失戀的心情，並不眞正地想結束生命，所以三個人聯合起來，吃了一服安眠藥，發表了一篇共同的遺書，交給校利的編輯，結果很快的被人發現，連灌腸都不必，只是昏睡了二十四小時而已。」

「她們可眞會開玩笑。」

「可不是嗎？在校園中，那是件大新聞，她們三個人都以爲比我更有資格成爲玉田太太，結果都給我這個平凡的女性蓋了下去，她們感到很沒有面子。」

美子道：「這眞是豈有此理了，簡直是胡鬧，幼稚。」

玉田浩二笑道：「可不是幼稚嗎？她們若不是如此的幼稚，我怎麼會放棄她們呢？從表面上看，眞子的條件也許比不上她們，可是眞子有內涵！內在比她們充實。」

玉田眞子道：「你別來瞎奉承，你向我求婚的時候，我們連一次約會都沒有過，也沒有兩個人單獨地談過話，你怎麼知道我的內在充實。」

浩二指指她的胸脯道：「從這裡就看出來了，我也是深受它的吸引。」

他的聲音很大，每個人都聽見了，哈哈大笑起來，玉田浩二莊然地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因爲我從小是個孤兒，沒有領受到母愛過，所以我對代表母性的乳房特別有一種感情，那不是男女間的色慾之情，而是孤子對母親的孺慕之情。」

美子道：「那你娶了眞子小姐，只是娶一個母親而已。」

浩二點頭道：「是的，結果也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她也許不能算一個十全十美的妻子，却是個好母親，一直照顧得我很好。」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忍不住道：「浩二樣，你們現在有幾個孩子了？」

「我們才結婚三年，還沒有計劃生孩子。」

「爲什麼呢，你那麼崇拜母親！爲什麼沒有小孩。」

「小姐！我喜歡我的太太像個慈母般的照料我，可不希望她成爲眞正的母親，一旦她做了母親之後，她一定會把她們的母愛轉到孩子身上，我就會得到一個妻子而失去一個母親了，而我的太太却並不是一個可愛的妻子。」

大家又是一陣哄然大笑，當然誰也知道這是開玩笑，玉田眞子幸福地偎在丈夫懷中，美子也依偎在駱希眞的懷裡，却低聲道：「駱！你注意到沒有，坐在我們後面兩排的那個男人，戴著付黑眼鏡的。」

「看見了，那是個很嚴肅的人，從來沒笑過。」

「他本來也跟幾個年輕人有說有笑的，我們加入之後，他就坐開了，似乎有意躲開我們。」

「也許他是不喜歡人多呢。」

在浩二兄故意調侃他的太太，說了一個很動人的笑話，那個傢伙却毫無笑容，這就是反常，反常的人，往往就是值得注意的人。」

「浩二兄是故意說這個笑話的。」

「是的，用一個動人的話題，講一些很有意思的笑話，這是我們警探的課程之一，用來測定周圍的人的反應，當有人故意迴避時，就是那個人有問題了。」

駱希眞一笑道：「你們做警探的實在有一套。」

「當然了，犯罪者的臉上沒有帶着記號，如何要從一堆人中，把犯罪者找出來，就必須要靠技巧了。」

「這是你們必修的課程嗎？」

「是的，我們在受訓時，都學過這些課程，」

「那麼在我們右手對面的那一對青年情侶，恐怕就是山下長官派來支援我們的工作人員了，他們對那個男人似乎也十分注意，不斷地看著他，而且還低聲地談話商量。」

美子一嘆道：「我想也是的，他們究竟缺乏經驗，把工作流露於形色之間，不過慢慢地總會成熟的。」

「妳不打算給他們一點指點嗎？」

「不必！事實上他們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我也經過這個階段的，我第一次出勤的時候，比他們緊張得多，手心不斷地冒冷汗，臉色蒼白，像是在生大病。」

駱希眞笑道：「妳怎麼能畢業的。」

「慢慢地歷練，一個探員不可能一下子就成長的，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

火車終於到了札幌，旅館中派了車子在車站接他們，那批年輕人住不起那樣豪華的旅社，他們住在青年活動中心，有一輛大巴士來接他們。

大家嘻嘻哈哈地分手，還約定了明天一早在山上見。

他們四個人乘了一輛豪華轎車，他們發現那個值得注意的男子也有一輛車子來接，是屬於私家的轎車，他一個人上了車，有司機幫他提行李，看路線，似乎跟他們是住在同一家旅館。

千代美子和駱希眞等到了旅社時，果然那個男子也下了車，却有個很高大丰滿的西方女性來接他，跟他擁抱接吻，十分親熱。

駱希眞忽然道：「那個男的是飛刀手李卡度。」

「怎麼可能呢，資料上說李卡度是菲律賓人，可是這個男人的皮膚很白。」

「菲律賓人不見得全是黑的，而且資料中也沒有照片，妳怎麼知道不是他呢？」

「你又怎麼知道是他呢，莫非你認識他？」

駱希眞道：「我不認識他，但是我認識那個女的，她叫露露，是專爲飛刀表演當助手的，而且她也要得一手好飛刀，在香港表演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說著他們在旅館的會客室中，看見一張新貼上的海報，寫着，世界名飛刀專家卡門先生，經本夜總會特別情商，作兩天的表演。」

千代美子道：「你看，這個人是卡門。」

「卡門只是藝名而已，不會是眞名字，而且世界幾個有名的飛刀表演者出名單中，却沒有卡門這個人。」

「你都認識這些人嗎？」

「我不認識，但我是練武功的，飛刀是武功的一種我對這一門很有興趣，每當名家來表演時，我一定去觀賞，對技術特佳的人，我一定會記住的。」

「這是很容易調查的，安排藝人表演是飯田組經手的，我可以透過關係去問問。」

「妳最好小心點，對方能夠把殺手安排進來，可見飯田組的人也靠不住。」

「飯田組的人不會有問題，但他們既然包攬了表演事業，對方如果透過別的關係來安排一場表演，經手的人也不便拒絕，我會小心打聽的。」

他們到櫃台上辦妥了登記，領到了鑰匙，侍應生替他們提了行李登樓，那是相對的兩間大套房，除了臥房外，還有一間很氣派的會客室。

那個男侍應生交給駱希眞一個小包裹，笑着道：「小名叫英次，是專調來爲兩位服務的，這是一位山下先生吩咐要交給您的東西。」

駱希眞一聽就知道是國際警探的成員，山下長官倒是很有辦法，居然能透過關係，在旅館中安插了人。

美子則笑嘻嘻地跟英次握手道：「教官，感謝你來照應我們，眞太委屈您了。」

英次也笑著道：「美子，沒關係，這次是我有一批學員作畢業測試，我是來打分數的，順便擔任一下勤務，而且也要請妳幫忙一下，給我看看那些小學弟學妹們的成績如何？」

「很好！比我剛出道時强多了。」

「妳已經找到了他們？」

「發現一兩個，他們究竟還嫩，胖子不是一天吃成的，這是您常講的話，倒是有您這位老手來照料，我非常地放心了，眞是謝謝您。」

「美子，我是課堂上的教官，參加實際行動的經驗恐怕還不如妳，何況妳更要記得我常講的另一句話。」

「最靠得住的還是自己，不要太倚賴你的同伴。」

兩人不約而同地說出這句話，然後又相視一笑，英次就退了出去，跟玉田夫婦連絡去了。

駱希眞道：「他是妳的教官？」

「是的！最好的一位，山下長官眞是大舉興師了呢！」

「他的安排雖好，但正如你們所說，最靠得住的還是自己，妳最好去把那個卡門先生弄清楚一下。」

「那我不必出去，在房間裡打電話就行。」

「還是出去打公用電話的好，這房間的電話要經過總機，提防有人監聽，這是對方安排的陷阱。」

「英次教官能被安排進來，證明旅館部門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我們房間裡的電話，更是十分安全，除非我要有意經過總機，否則是沒人能截聽的。」

她拿起電話，先報了一串密碼，然後才由對方替她轉接出去，咭咭呱呱地講了一陣，然後放下電話道：「駱！你的記憶力幫了我們一個大忙，我們一直找不到李卡度的正確資料，這下子終於找到他了。」

「他就是那個卡門先生。」

「不是他，是她，她就是那個露露。」

□□　□□　□□

這下子連駱希眞都弄糊塗了，摸著頭道：「我實在不懂妳的話，卡門先生怎麼會是個女的呢？」

「那是夜總會的噱頭，卡門先生是藝名，聽起來以爲是個男的，實際上就是那個露露，等出場之後，必然會更轟動，所以旅館裡也同意了，他們的宣傳海報上，只有名字，沒有照片，就是爲了這原故。」

「那麼那個李卡度呢，他又來幹什麼呢？」

「李卡度是自願來擔任卡門先生的助手，他是有名的飛刀手，自願替人跨刀，才能贏得經紀人的信任，給他們妥排這場表演。」

「表演是什麼時候決定的。」

「今天上午，臨時才決定安插的節目，原來訂約的是李卡度，一切的海報都印好了，經過李卡度的要求，臨時讓卡門先生客串兩天，這對於宣傳是很有幫助的。」

「這場表演是他們兩個人搭擋演出了。」

「是的，原來只有李卡度一個人，露露是經過李卡度的要求才臨時安插的。」

「換句話說，這場臨時表演是爲了妳而安排的。」

「假如不是他們眞的搞宣傳噱頭，那就是爲了對付我了，而且我想是後者的成分居多。」

「妳能確定嗎？」

「差不多了，根據資料顯示，赤鯨組最近派出了一批神出鬼沒的殺手，個個都擅用飛刀，令人防不勝防，已經造成了好幾起命案，這些殺手都是新面孔，口袋中裝著彈簧刀，也不

會引人注意，暗殺的對象都是在十公尺之內中刀，一刀直刺進心臟上方，切斷大動脈，傷者送醫急救都來不及了，這種殺人的手法新穎而狠毒，而且極少出錯，事前他們有極其巧妙的安排，兇手都從容地逃脫了，組織判斷，他們必然有職業的飛刀專家替他們訓練。」

「露露和李卡度都是他們的教官了。」

「假如你的記憶不錯，應該是如此了，世界上有名的職業飛刀手不多！目前能知道跟他們有關係的只此兩個。」

「赤鯨組爲了對付妳，倒眞是不惜工本了。」

「他們對我是志在必得，尤其是在香港，暗算了我幾次都沒有成功，反倒損兵折將，這對赤鯨組說來是十分丟臉的事，在日本的黑社會圈子裡已經傳開了，使赤鯨組威信全失，幾個主事者都受到各方面的埋怨和譏嘲，他們發誓非辦好這件事不可。」

「那也不必派教練級的人員出馬呀！」

「問題在於他們已知我兼有國際警探的身份，保護必嚴，一般的殺手很少有機會接近我們出手，只有這些知名的藝人，才能利用表演的機會出手而不受注意。」

「可是事後他們又怎麼脫身呢？」

「表演者失手誤傷，這是無心之過，只要有個好律師，不會有多少責任的。」

「但他們的聲名却完了，再也無法從事這一行表演了。」

「表演只是爲了賺錢，假如他們能一次賺到足夠的錢，而且以後在赤鯨組又能取得高薪的話，他們就不必再從事表演了，幹這一行沒有永享盛名的，遲早總有一次失手的可能，他們何不將這次失手獲取一個很高的代價呢。」

駱希眞嘆道：「飛刀殺人，只要對方事先心理有了準備，要避免被害是很簡單的，值得投下這麼大的代價嗎？」

千代美子道：「問題是他們並不以爲我們知道，要不是你認出露露和李卡度，我也不會想到他們有關。」

「那麼妳心中已大概有數了。」

「是的，我會十分注意他們的手的，只要他們的手一指向我，我就立作射避。」

駱希眞道：「妳也別太大意了，我看過那兩個人的表演，他們發刀之準，並不需要事先瞄準，出手一刀，又快又準，速度奇快，不遜於一顆子彈。」

千代美子笑道：「飛刀再快，究竟無法與子彈相比的，刀的來勢，可以由肉眼辨別，我有把握能躲開的。」

駱希眞道：「我認爲不可冒險，最好的辦法，就是晚上早點睡覺，不去看他們的表演，

使他們無所施其技。」

千代美子眼中閃著奇光道：「那太示弱了，我絕不逃避這種挑戰，而且我認爲在夜總會中給他們機會，我當場抓住他們，才是最安全的方法，如果我們逃開了表演，不知道他們會在何時何地下手，反而更危險。」

駱希眞想了一下才道：「這倒也對，但是我對這兩個人的刀法深具認識，我認爲妳還是要十分小心。」

「這我知道，今天夜間我穿西裝裙，裡面穿著避彈背心，我不怕挑戰，但也不會去逞匹『婦』之勇！」

駱希眞這才笑了一笑，兩人洗了個澡，而且還叫了晚餐上來吃，以避免在餐廳中曝光而增加危險。

千代美子向英次要來了兩件防彈背心，一男一女，那是配合著身材而縫製的，穿在襯衫裡面十分合身，只是硬梆梆的大腿上還佩著一枝小手槍，倒是駱希眞，反而把身上的小刀取了下來。」

千代美子道：「你不帶武器。」

「有那麼多人保護妳，我用不著再武裝了。」

「駱！不是這麼說，雖然我很信任我的同事，但是我更依賴你，有了你的保護，我才有安全感。」

「美子，妳放心好了，我會隨時保護妳的，而且我們中國武術很神奇，不需要特別的武器，隨地取材，一草一本，一盤一碗，拿在手中都是利器。」

「我倒忘了，你們中國有米粒打穴的功夫，一把米握在手中，也可以擊倒敵人。」

「也許以前有過這種武功，但現在已失傳了，我可沒有這麼大的本事，不過一粒蘋果，一隻橘子，我倒的確可以當作武器使用。」

「那我今天晚上叫一份水菓，給你當武器用好不好。」

「叫水菓無所謂，妳還是吃了的好，一定要用武器，切水菓的刀叉還更適合。」

美子也笑道：「我的腦筋太死了。」

英次已經爲他們訂好了座，是一個很好的雙人座，靠近舞台，一張小方桌，兩把椅子，旁邊是玉田眞子和浩二夫婦，再旁邊則是四個同車來滑雪的年輕人，都是他們的自己人，國際警探在保護措施上，確是作了大投資。

駱希眞和千代美子是在表演開始後才到座的，他們坐下後，美子果然點了一份水菓，但駱希眞的胃口特別好，却又點了一份神戶牛排。

美子笑他道：「你眞能吃，才吃過飯餐又要吃牛排。」

「神戶牛排聞名於世界，聽說那些牛是專門飼養的，每天還要喝啤酒，來了不可不嚐。」

美子道：「這只是一種宣傳方法，也許一兩次有人參觀時才如此豪華，平時不可能這樣浪費的。」

「就這樣也相當名貴了，別處的牛恐怕一輩子也沒有喝過啤酒呢。」

「你有沒有看價目表，一客牛排是日幣五萬元，那等於是將近兩百元美金呢，幸虧我聲明我們的消費是自己支付，否則山下長官不罵死我才怪，公費不能這樣子浪費法，你看看隔壁那一桌，只點了兩瓶啤酒，公費是不允許如此浪費的。」

「我若是他們，寧可自己掏腰包也要點一些豪華的菜單，一個公務員不見得有幾次機會能上這種豪華的地方來渡假，既然公家出了大部份的帳，自己再貼上一小部份，作一次豪華的享受，不是很好嗎，將來在回憶中，也是十分有意思的事。」

「我們日本人不會這麼想，他們在工作時，就全心全意地工作，不會顧及到享受，他們現在是在工作。」

「這也許是美德，但因小失大，連工作也做不好了，妳看別的那些純渡假的人，個個都在儘情享受，絲毫不小氣，只有他們這兩桌上，分外地寒酸，而且還顯得十分緊張，讓人一眼就看出他們是別有目的的，失去了掩護的作用了，與其如此，倒不如站在妳周圍好一點。」

美子看看夜總會中其他的客人，再看看玉田眞子和那一桌年輕人，搖頭苦笑道：「我倒忽略這一點了，以後要向山下長官建議一下，在這方面還要加以改革一番。」

她取出皮包，寫了一張小紙條交給侍者，侍者接了後，鞠躬而退，駱希眞道：「妳寫了些什麼？」

「我吩咐各送一瓶香檳和一些菜點到他們桌上，記在我的帳上，要他們儘情享受，別心疼錢。」

「現在不是太遲了一點。」

「遲一點總比不開始好，我們日本人有勇於補過的精神，開始雖遲，但總會迎頭趕上，超過別人的。」

台上正在表演歌舞，一名搖滾歌手，帶著兩名身材曼妙，穿著極少的熱女郎，又叫又跳，十分熱鬧，可是開香檳的聲音仍是掩蓋不了，那開瓶時卜的一聲，全場可聞，引起人的注意，也顯示了主人的氣派。

那兩張桌子上的人都向美子作了感激的一瞥，玉田眞子還向他們舉杯以示道謝。

因寒酸而引起的拮据感消除了，他們也開始談笑，氣氛也活潑多了。

駱希眞笑道：「有錢的確是好事！難怪人人要拼命地賺錢，那能使人有成就感，有自信。」

「你好像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我的收入在香港還算可以，但實在不夠資格稱爲有錢，最多衣食無缺而已，跟妳一比，我是個十足的窮光蛋。」

「可是我看你却充滿了自信和成就感。」

「我雖然沒錢，但是我却很富有，我的財富不是金錢，我有朋友，而且是眞心互助的朋友，我不去仰求別人，我有尊嚴，我的行爲無愧無怍，我有技能，有青春，這些都是錢買不來的。」

美子輕嘆道：「我知道，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叫知足常樂，你們能夠在困境中自己求得心埋上的滿足，能夠在逆來順受中求得快樂，雖然你們因此砌碍了進步的速度，但是你們能夠快樂，這也是一種財富。」

駱希眞搖頭嘆道：「這不是一種好的財富，印度、中南美洲、菲洲人都有這份財富，他們更懂得享受生活，只要今天飽了，他們就很快樂地唱唱歌，跳跳舞，不去想明天，因此，他們的國家和人民永遠窮困。」

「不！你們中國人略有不同，你們較爲積極而勤奮，有了今天，還要去顧慮明天，因此，你們比別人有希望。」

駱希眞哈哈一笑道：「我們談得太遠了，這些哲學上和民生的問題都太大，不是我們一番談話能解決的，還是別談這些空話而放過了表演吧！」

接上來的表演是一個演腹語的西方美女，但她手中的一個傀偶却是個老頭子，跟女郎的一番調笑中，處處現得老的色心不死，女的則撒嬌發嗲，媚勁十足，談話十分風趣，而且頗多雙關，但因爲講的是英語，不能爲全場所懂，可是她一個人以兩種聲音說話，尤其是學一個老色迷的腔調，維妙維肖，而她本人的聲音，則又柔又媚，充滿了磁力，所以仍然十分討好！

駱希眞笑着道：「這個女郎風情萬種，很適合當情婦，人也漂亮，怎麼也會吃上江湖飯的。」

美子笑道：「駱！你還是脫不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認爲藝人是一種不入流的行業，但是在外國却不同，美國總統雷根也是當藝人出身的，他從州長而進入白宮，也是伏著他在銀

幕上的表演。」

「我不是說她的職業下等，而是可惜她這份才具，該到銀幕上去求發展的，她的條件並不比那些什麼性感尤物差，應該大有前途的。」

「你這是孤陋寡聞，在美國好萊塢的街頭，擠滿了賣春的女郎，有一半以上的姿色都可以媲美那些性感尤物，她們也都是到好萊塢去碰機會的，每個人都以爲自己夠本錢，結果却只能淪落街頭賣笑，因爲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好的運氣，你看過那些所謂的成人電影和錄影帶嗎？」

「看過幾部，乍見還新鮮，多看就無聊了，千篇一律，惡形惡狀，毫無藝術可言。」

「不是要你欣賞藝術，我是問那些男女主角如何？」

「不錯呀！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夠水準。」

「比起早期的性愛電影演員呢？」

「我可沒有看過早期的性愛電影，無從比較。」

「那可以告訴你，早期的性愛電影，內容與現在的差不多，但是演員却都是些人老珠黃過了氣的風塵女子，爲了生活才不得已出此，現在的演員却全換成了年輕嬌美的女郎，你知道什麼原故。」

「總不是表示時代進步了吧？」

「你倒眞有幽默感，那些女孩子也是從好萊塢擠出來的，每年擁往影城的美女成千上萬，但幸運兒却只有一兩個，其餘的有的是爲了生活，有的爲了成名，不惜任何犧牲，不計任何條件，任何片子都肯拍。」

「成那種名有用嗎？」

「她們管不了那麼多，瑪麗蓮夢露也當過裸照女郎，却掩不住她後來的成就，她們努力推銷自己，爲的是使自己成爲人人知道的對象，其中也有一兩個拍那種電影而大紅大紫的，像有一部阿夢紐影集……」

「我看過那部電影，女主角是個花痴，看見男人就想跟他上床，而且生張熟魏，來者不拒。」

「那只是銀幕上的形象，和生活中，她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她們這個樣子，倒底爲了什麼？」

「爲了掌聲，就跟這個演腹語的女子一樣，她在舞台上表現的風情萬種，但你若以爲她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想去勾搭她，就會挨耳光了，這個女人在日本表演，已經打個十個以上的日本色狼了。」

「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的。」

「山下長官給我的資料，他早把此地表演者的底細調查清楚了。」

「偏偏就漏了李卡度和卡門先生的。」

「他們是臨時特約的，還來不及調查，不過幸好你對他們有記憶，否則我們就要吃暗虧了。」

十一

這時腹語表演者也表演完了，燈光突地一暗，音樂的鼓聲加急，這是重頭壓軸表演的前兆。

兩個人的心情也緊張起來了，果然穿着晚禮服的司幕女郎以流利的英語，報告了卡門先生和李卡度的表演。

首先出場的是助手李卡度，大家以爲他就是卡門先生報以熱烈的掌聲，但司幕小姐却介紹了他是名滿世界的飛刀表演者，特別情商爲卡門先生担任助手。

李卡度的大名在圈子裡很紅，是第一流水準的藝人，他却爲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卡門跨刀，每個人都急於想知道那個卡門是何許人物。

在急促的鼓聲中，化名爲卡門的露露出場了，服裝很特別，穿一件綴滿亮片的披風，却是個千嬌百媚的女郎，脫掉了披風，裡面是兩截豹皮的比基尼裝，襯出她玲瓏凸出的三圍，底下是豹皮的半統皮靴，腰間一條皮帶，插滿了一排亮光光的飛刀，剛健婀娜，充滿了野性的嫵媚！

宣傳效果是充分地達到了，每個人都期盼的卡門先生是這樣的一個形相，的確是大出人意外的！

表演開始了，開始時就顯出了他們的不平凡。

李卡度頭上頂着三個蘋果，是由小而大，疊架起來的，他站在舞台的一側，卡門站在對面，兩個人相距約有十公尺，卡門隨手拔刀，隨手擲出，沒有加以瞄準，每次一刀，刺穿一個蘋果，釘在後面的木板上，還是成一直線的疊架狀態，這第一節的表演就扣人心弦。

第二節的表演則更爲動人了，旁邊端上來一盤蘋果，李卡度拾起一枚，輕輕拋起，卡門在對面發刀，每刀一枚，都在空中把蘋果刺穿，釘在木板上，排成了一個圓圈，這是嘆爲觀止的表演。

觀衆們瘋狂地拍手，他們從未見過如此精湛的飛刀表演，美子低聲道：「這個露露的飛刀技術，實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駱希眞道：「那才值得担心，以她的這種準頭，一刀對妳的咽喉飛來，妳就不認爲好玩了。」

「我躲得了的，我距離她有十幾公尺呢，我研究過她的出手，在八公尺後，去勢已慢，我用空手也能接住的！」

「表演和殺人是兩回事，到殺人時，她的勁道會加強，千萬別太早下判斷。」

台上又開始了第三節的表演，方式很新穎，叫生死一髮，李卡度也脫去了外衣，穿了一身勁裝，戴上了一付暴君的面具，胸前插滿了飛刀。

後台出來一名女奴打扮的女郎，首先是滿台逃竄，李卡度以飛刀射活靶，每一刀都是以毫髮之差，幾乎射中了她，這一連串的驚險場合已經製成了高潮，忽地那個女奴摔了一跤，李卡度趁勢飛出一刀，直取心口，眼看那個女奴即將喪生刀下，忽地斜裡飛來一道銀光，跟着叮的一聲，另一柄飛刀過來，把那柄刀子撞歪了！

是卡門出手了，她用飛刀救了那女奴一命！

女郎開始逃到台下，向那些觀衆們乞求庇護，李卡度的飛刀却毫不容情地追了過來，而且是在她的背後發射，女郎一低頭，飛刀遙射了過來，飛向一對老年夫婦，那位女士已經嚇得尖叫起來，但是卡門却及時飛出一刀，擊在那柄飛刀上，兩柄刀同時落在桌子上，演出有驚無險的一幕，又引來一陣如雷的掌聲。

女郎再度逃竄，直撲向千代美子，李卡度飛出一刀，剛好被女郎躲過，飛刀奔向美子，卡門也發出了一刀，居然也是飛向了美子。

他們果然出手了，美子却十分鎭定，這是她早已準備的一刻，她手中挽着切水果的刀，

準備及時封架的！

那兩柄刀在美子面前半公尺處，居然自相交觸，叮的一聲，畢直落下插在桌面上。

原來又是一幕驚險的表演，可是那眞正的殺手却藏在那個扮女奴的身上，她不知在什麼時候，撿了兩柄飛刀在手，突地一揮手射了出來。

距離既近，每個人的注意力都被李卡度的卡門吸引了，誰也不會想到她身上，那知她才是眞正的殺手。

只不過剎那的時光，匁光已接近到美子的咽喉，忽而美子看見白光一閃，拍的一聲，白光捲走了那柄刀。

這是駱希眞出的手，他的手中一直在玩弄着餐巾，大口地喝着酒，喝一口，一定用餐巾去擦嘴角，然後吐出半口在餐巾上，一條餐巾已沾得半溼，然後他把餐巾又捲成了一個圓條。

這些無意識的行動其實却大含深意，他把餐巾打溼，揮出時才有勁道，看來他早就有打算運用這件武器了。

美子驚魂乍定，還沒回過神來，那個女郎一聲尖叫，挺着刀又撲了上來，原來她的腿側還插着一柄卡刀，這一刺之勢又勁又猛，美子還坐在椅子上，行動不便，照理是萬難躲開的，可是駱希眞手中的那條餐巾仍在，在他手中，就像是李小龍的成名短刀兩截棍那樣趁手，呼的一聲再度揮出，結結實實地敲成那個女郎的手腕上。

這下子的力量更強了，女郎被敲得撲跌在桌子上，那隻手腕軟垂了下來，血流不止，那是被擊斷了腕骨，斷骨刺穿皮膚所致。

鄰座的兩名年輕密探立刻上前，一人一邊，架住了那女郎，她已經痛昏過去。

夜總會中發生了這種事件，立刻引起一陣大亂，旅社的經理和安全人員都趕過來了。

那個女郎當衆行兇是有目共睹的，見她已被制住，經理立刻上前安撫美子，連連道歉！

夜總會和旅社的安全人員却要求逮捕帶走那個女郎，那兩名年輕探員這時開始亮出身份道：「對不起，我們是正式的警探人員，這件案子由我們偵辦，不勞貴心了。」

有正式的警員插手了，夜總會樂得放心，不過爲了職責，他們要求在夜總會的經理室內就地展開初步審訊，讓他們也了解一下詳情！

這是正當的要求，事情發生在他們的夜總會中，他們也有職責相關，所以一行人都被請進了經理室，連帶由眞子夫婦也被請去了，他們是目擊證人。

到了經理室中，首先偵訊的是那個行兇的女郎，可是她的斷腕血流如注，必須立加急救，好在這家夜總會的規模很齊全，立刻名來了醫生，爲她止血包紮。

不過她已失血過多，昏迷了過去，一時無法訊問。

那兩名年輕的探員沒有辦法，只好先就其他的人做成筆錄，美子和駱希眞自然報告了事情的經過。

然後再問到露露和李卡度，這女郎是他們的助手，他們應該作個明白的交代！

可是露露却表示道：「她和李卡度搭擋表演，自己並沒有助手，這名助手是夜總會方面推薦來的，由她加以雇用而已，這名女助手叫花信子，二十四歲，是日本人，此外她全無了解！

問到夜總會經理，他只能證實露露的說法，由於露露需要一名飛刀演出的助手，他們就向演藝人推薦所打電話，說明條件，人是推薦所介紹來的。

花信子因爲失血過多，必須送醫急救輸血，其他人對她的來歷和淵源都不清楚，露露向美子表示了鄭重的歉意，但是她沒有責任，李卡度更沒有責任了，他只是露露的朋友，搭擋配合演出而已。

明知道他們都有嫌疑，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美子的表示却更絕，她只說自己新承領了一筆鉅大的遺產，也許她的亡父另外還有關係人，爲了奪產想要暗殺她，這種事在香港也發生過兩次，由於對方一直沒出頭，所以也不知道是誰？

警方只有請她在亡父林長泰的生前關係人中清查一下，看看是誰較有行兇的可能，此外只有著力於花信子的口供了，但花信子還在醫院裡，一時無法問口供。

整個事件只有如此懸着，露露和李卡度第二天的演出被取消了，她們也被暫時限制離境，因爲花信子的行兇究竟是否與他們有關還不知道。

國際警探對整個案情是十分了解的，背後的主使者是赤鯨組也沒有疑問，但是對方的安排十分周密，沒有一點破綻，對他們也無可奈何。

美子的態度更是無所謂，她表示自己沒有受傷，就懶得追究了，她希望警方能把事情弄清楚，也沒有要求進一步的保護。

那也是出於夜總會經理橫山的懇切要求，橫山是飯田組的重要幹部，他是十分了解內情的，也知道赤鯨組意圖對美子不利，但他同樣地把注意力放在露露和李卡度身上，接着露露和李卡度演出的要求是出於飯田組高階層的指示，他們同樣地想把赤鯨組的把柄露出來，好一舉擊垮赤鯨組，欲擒故疑，給他們很多方便。

那知對方把殺手安藏在花信子身上，花信子是飯田組安排來的，問題竟出在自己的安排上，使橫山傷透腦筋，他在這美子回房時，一再道歉，而且保證極力要追查這件事，爲了夜

總會的生意和信譽，他希望美子能寢息其事。

美子微笑道：「橫山君，我本人是無所謂，不過從我到貴處來渡假開始，整個事件都在對方掌握中，赤鯨組居然能在飯田組的事業中爲所欲爲，你的確該注意一下。」

橫山連連擦汗道：「是的，促成你們來此的黑澤是外務員，不是飯田組的人員，我已經派人把他抓了起來，查問底細了，沒想到事情還是發生了，那個花信子是藝人推薦所介紹來的，那是我們自己的機構，居然會被對方的人員打入，我知道這是很嚴重的事，我已經通知那邊的負責人了，限他明天早上給我一個答覆。」

「那個答覆希望能使我滿意，那可不是敷衍警方的一套，我要眞正的答覆，否則我就要飯田社長來找你，那時大家就不愉快了，事實上飯田社長一定會要你作份詳細報告的，你最好準備一下。」

「是！是！至於那個李卡度，我經過詳細的調查了，他在國外和赤鯨組的幾個頭目都有往來，這個人必然有問題，美子小姐是否認爲該在他身上加點壓力。」

「飯田組只是不喜歡採用暴力而已，却不是不會採用暴力，尤其是在日本，弄成他失踪也很容易。」

「最好不要，他不是日本人，又是國際知名的藝人，做得太過火會引起大麻煩的。」

「飯田組也不怕麻煩，我們要做一件事，有專家設計安排，也很少會有麻煩。」

「暫時不必，我要等他自現原形。」

「美子小姐，這是很危險的事，他可能有槍。」

「一個飛刀名手會用槍，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他帶了一袋高爾夫球桿上來，山上沒有高爾夫球場，實在沒有理由帶這個來。」

「也許他喜歡玩球呢？」

「不可能，我們知道他從來不玩球，那袋球桿是全新的，他從來沒用過。」

「祇是一袋球桿而已，不是槍械。」

「可是球桿中有些東西並不是打高爾夫球的，只是做成球桿的形狀，拼湊起來，可以拼成一支來復的底座。」

「只是一枝來復的底座。」

「是的！沒有槍管，沒有槍機，但是裝上那兩樣東西，就是一枝完整的來復槍了。」

「你們找到槍管和槍機了嗎？」

「沒有！那可能藏在別的地方，他的行李很多，我們不能詳細地每一件去檢查。」

「我知道了，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不敢當，社長吩咐過，要我全力保護妳的。」

「保護的工作你不必操心，這位駱君可以保護我的。」

「是的，駱君的大名我是久聞，他是世界徒手技擊的高手，曾經得過銀牌。」

千代美子警訝地道：「駱！你還有如此輝煌的記錄。」

駱希眞笑道：「那是貴國舉辦的一次非正式的邀請賽，算不了一回事。」

橫山道：「雖然是邀請賽，可是出場者都是眞正的好手，那些人並不很出名，功夫却很着實，行家的評定，認爲那次比賽比世界級的正式比賽水準還高。」

千代美子道：「怎麼會這樣子呢？」

橫山道：「因爲正式的比賽規定太多，要戴面具和護具，限制了技藝的表現，而且規則很多，也不容易見出眞功夫，那次比賽則是徒手對搏，沒有任何的保護和限制，所以精采萬分，做人去參觀了，駱君雖然得到了銀牌，誰都看得出，駱君是故意相讓，否則金牌是穩可到手的。」

「駱！你爲什麼要讓呢？」

駱希眞笑道：「對手乃差是泰國的老拳師，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的經濟狀況不佳，是想藉那次比賽提高一下名望，改變一下生活的，寫信來懇求我父親幫忙和捧場，我又何必去跟他爭長短呢。」

橫山道：「分賽是分組淘汰的，駱君所過的那一組中全是好手，要不是駱君把那些高手都淘汰下去了，他連第四名都擠不進去……」

駱希眞嘆道：「乃差老師的技擊功夫是可佩的，只是他的年歲大了，體力不如我而已，自從那一次之後，他的武館中弟子增多了，頗爲訓練出一些好手來。」

美子轉向橫山道：「你怎麼對中國功夫如此感興趣？」

「我不是對功夫感興趣，而是對生意感興趣，現在全世界都流行功夫熱，我想能請到一些世界級的好手在節目中表演，一定是十分吸引人的，沒想到那一次竟碰了壁，我接洽了第五名的選手，出了很高的代價，竟沒有一個人肯答應的，包括這位駱君在內。」

駱希眞笑道：「學功夫的主旨在強身和自衞，既不爲求利，也不是爲了表演，實用的功夫並不好看，也沒什麼可表演的，橫山君在業餘的高手中去找表演人才，自然要失望了。」

「可是我看你們比賽的過程非常精采。」

「那是眞正地在比賽，各出奇招而求勝，雙方實力相差不多時，比賽自然精采，可是天天表演，那些招式已爲對方所熟悉，就不會精采了。」

談了幾句閒話，橫山就告辭了，美子抱住了駱希眞，給了她一個長吻，然後道：「駱！

你又救了我一次，我不必說感謝的話了，但是我有一點不明白，你早已知道那個花信子是隱藏的殺手嗎？」

「我不知道。」

「可是你把酒吐在餐巾上，使餐巾潮溼，而後捲成一枝棍子，都是有意的動作。」

「不錯！這些行動是我刻意準備的，那是一件破刃的最佳兵器，而且不著痕跡，我知道他們這次必以飛刀爲暗殺的武器，手頭就準備了那麼一件防禦的兵刃，不管是誰企圖以飛刀攻擊你時，我都有把握及時攔阻下來。」

「可是李卡度和露露兩枝飛刀也是對着我飛來，却沒有見你伸手！」

「那兩支飛刀不會傷到妳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他們出手時用了迴旋手法，在適當的時候，飛刀會改變方向。」

美子嘆了一聲：「我對武功的了解還是太少了，以後要好好地學學。」

「太遲了，妳學的空手道是由外功入門，已經定了型，無法再進入內家的境界了，再學起來，事倍而功半，妳不必去浪費精神了！」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赤鯨組又一次狙擊失手，他們會不會再下手？」

駱希眞笑道：「那個李卡度既然帶了槍械來，總會給他一次機會，明天我們照常滑雪渡假。」

「可是你不會滑雪怎麼辦？」

「我可以看著妳滑，眞子和浩二夫婦也可以陪妳滑，據說他們都是此道的高手。」

「但是你不在我身邊，我就感到缺少安全感。」

「別孩子氣了，美子，妳這樣說話可不像一個幹練的警探人員了。」

美子也知道自己的話太幼稚，太女性化，但她心中的確有這個感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早上六點鐘，旅館的電話叫他們起床，並告訴他們，第一班登山雪車在七點鐘出發。

匆匆地梳洗，下到餐廳用餐。眞子和浩二夫婦，還有幾名年輕的探員都帶着滑雪裝備在等着他們，見面後打了個招呼，用過早餐，就一起登上了雪車。

那是一條長長的鋼纜，吊着雙人座車，爬上陡峭的山坡，直到山頂。

駱希眞看見有一種單人的小車子，輪子以橇板代替，再以履帶滑動，在雪地上行動如飛，指着問道：「這東西很新奇，我倒沒有玩過。」

「那是雪車，像摩托車一樣，不過更難操作！」

「我的摩托車騎得很好，操作它應該不難。」

「不過這是另一個俱樂部的，只有他們的會員才能使用，我們恐怕借不到。」

「美子，難道妳也不行嗎？」

「透過關係自然是可以的，但是有此必要嗎？」

「有！我不會滑雪，但是可以駕一輛這種車子追着妳，照顧在妳身邊。」

「那只有動用國際警探的關係了！我得去跟英次教官連絡，由他去安排，你在旅館怎麼不說呢，現在只有到山頂後，再打電話跟他連絡。」

「找英次不如找橫山，他是旅館部的經理，在這種地方，他的關係比英次教官好得多。」

「對！我一到山上就打電話給他，也要向他問問花信子的底細。」

纜車約模十分鐘就到達了山頂，遊客們紛紛下車，意外地發現橫山居然已經在山頂上，而且還帶着一輛雪車，而且是雙人座的，此外還有一名雪裝的女郎。

美子歎然地叫道：「橫山君，你怎麼上來了，我正想找你去借一輛雪車，你倒先弄來了，莫非你有先知之能。」

「美子、駱君，你們已經發現李卡度了？」

「沒有啊，他怎麼樣了？」

「他跟露露一大早就到俱樂部去借了輛雪車遊山了，我怕他們會對你們不利，忙乘了一輛雪車來找你們。」

他介紹那個女郎道：「這是我的女兒橫山賀子，她的雪車駕駛技術是第一流的，我從山下追到山上，只用了五分鐘時間！」

美子道：「那好極了，就請令嬡担任駱君的司機，他不會滑雪，只有乘坐雪車，才能不離開我太遠……」

賀子向駱希眞一鞠躬道：「請多指教。」

駱希眞跟她握握手道：「賀子小姐，既然李卡度他們也乘了雪車上山，可能會有狙擊的意圖，妳在一起太危險了，還是把雪車借給我……」

賀子笑道：「我不怕危險，我這輛雪車是私有的，由爸爸專門向德國定製，馬力和速度都可以比一般的高上一倍，祇是操作較爲困難，你沒有使用過，不會習慣的，還是由我駕駛好了。」

橫山也笑道：「小女雖然只有十九歲，可是她的空手道和射擊都受過訓練，而且都得過

獎，我把她帶上山來，就是爲了保護美子小姐的，她對你十分崇拜，覺得能夠退隨駱君行動，是她莫大的崇拜。」

聽她這麼一說，駱希眞也不堅持了，他沒駕過雪車，有過熟手担任駕駛自然好得多，尤其是這輛車子有超越的性能，在爭取時間和距離上可以佔到便宜，再看那輛車子爲了配合高速，前面有流線型的擋風玻璃，雖然不一定能防彈，但至少增加了安全性。

美子等三個人都穿上了雪橇，在起點上出發了，賀子對山上的環境很熟，她駕駛的雪車性能極佳，始終不離開她們二十公尺，有時超前，有時落級，有時迂細進行，以繞過一些坡道，走到一半的地方，忽然美子身畔濺起了一堆小雪花，駱希眞的耳朵很靈，他也聽見了輕輕的一聲劈的聲響，立刻放眼四望，只見左前方的坡後有個白影閃動，連忙拍賀子的肩膀，示意她把車子駕過去。

賀子一個急轉，斜插過去，坡後衝出一輛雪車，也是兩個人駕駛的，一個人站在後面，手上舉着一枝長槍，正對着疾行而下的美子，駱希眞大急叫道：「美子，注意後面，有人偷襲。」

那人的槍口又發出了劈的一聲，美子一聲驚呼，身子一斜，摔倒在雪地上。

眞子和浩二連忙去照顧美子，賀子也要過去，駱希眞却沉聲地道：「追兇手去。」

那輛狙擊的兇車已經掉轉頭來，向山上行去，賀子的反應也很快，立刻轉頭，直追而上。

她的車子性能極爲優越，再加上她高超的技術，很快地就要追上了，前面那人忽地回轉槍口對着他們，駱希眞忽地拋出一樣東西，他身上沒有帶兵器，只是一隻金質的杜邦打火機，是美子送給他的。

這隻打火機的質地很重，駱希眞又是全力施爲，去勢如箭，那人也開了槍，但是槍彈只擊中了車前的擋風玻璃一側，玻璃是流線型的，只擦着玻璃面，把玻璃擊裂了，這種特製的玻璃像汽車玻璃一樣，碎成許多小塊，不會飛開來傷人，而駱希眞的打火機也擊中了那人的面罩上，把他打得身體一歪，跌出了車外。

駱希眞跳出了車外，向那人追去，那人爬起了身子，駱希眞也趕到了，那人伸拳就打，駱希眞伸手劈開了，跟着還了一脚，倒是踢中了對方。

可是這人的技擊功夫頗爲了得，居然一挺身又跳了起來，跟駱希眞打成了一團。

那輛車子的駕駛已把車子停了下來，伸手掏出了一支飛刀瞄準着，駱希眞被那人一絆一拋，摔了出去時，另一人正待射出飛刀，橫山賀子却從身後駛着車子急撞而至，砰的一聲，把那人撞得飛了起來，口中一聲慘呼，却是女人的聲音，飛刀也因那一撞而偏了方向。

千代美子從地上爬了起來，她在滑雪的裡面穿了避彈背心，所以雖然挨了一槍，却沒有受到傷害，只是被擊中的地方很疼痛而已，她飛快地過去，撲到了剛要爬起來的那個襲擊者，兩人開始了肉搏。

由於雙方都穿了滑雪裝，拳脚打上去都無法造成傷害，所以一時很難分出勝負。

橫山賀子却從身畔取出了手銬，準備抓人了，那個襲擊者有點驚惶地道：「原來你們也是警探。

橫山賀子道：「是的，美子小姐協助本部對付赤鯨組，有很大的貢獻，她一直是在本部的保護中。」

那名襲擊者十分驃悍，美子跟他對打，居然落了下風，而另一名襲擊者跟駱希眞也戰得不相上下。

駱希眞邊打邊叫道：「美子，別跟他對拳頭，妳的體型不如人，應該利用妳的下盤優勢。」

千代美子被他提醒了，忽地扭住了對方的衣服，滾身在地，雙脚一蹬，把對方拋了起來，高高地摔在雪地上，積雪很厚，再加上厚厚的衣裝，這一摔自然不會受很重的傷害，可是美子竄上去，提起他又是一摔，把他摔到橫山賀子的脚下，橫山賀子看出了便宜，也用柔道的方式，抓起人來摔出去。

她們兩人都是國際警探的資深探員，柔道工夫精熟，這一摔起了興緻，直把雪地當作了練習場，施展出受訓時的各種精招。

不到五分鐘，已經把那人摔了十幾跤，初時對方還有點掙扎，到了後來，軟軟地倒在地下，動都不動了，美子又把那人摔出去時道：「賀子姐，恐怕不能再摔了，再摔下去就要摔死了。」

橫山賀子用手銬熟練地將對方銬上，取下了他的帽子和口罩，露出了一頭金色的長髮，果然是那個露露。

這時跟駱希眞決鬥的那個人也被打倒了，駱希眞發覺對方的拳路很精，却不善用脚，於是專用脚去攻擊，雪靴既重，踢中的力量也很強，幾脚之後，也把對方踢昏了過去，橫山浩二上前幫忙制住了他，那是李卡度。

駱希眞道：「這兩個人雖然善於掩飾，倒底藏不住狐狸尾巴，露出了眞相！」

橫山浩二問道：「駱君一開始就懷疑他們了對嗎？」

「是的，對方處心積慮，要把美子引誘到扎幌來，一是安排了陷害她的陰謀，這兩個人也是刻意安排了到扎幌來表演的，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們。」

「可是昨天晚上，他們的助手已經攻擊了一次。」

「那是另一次安排，一次不成，接着一次，赤鯨組是不達目的不肯甘休的。」

把垂頭喪氣的一對俘擄押回了旅社，英次教官立刻着手接辦了偵訊的工作。

李卡度與露露都不肯開口，他們一個持有菲待賓的護照，一個持有美國護照，都是外國公民的身份，要求通知領事館來雇請律師保釋！

但他們是狙擊謀殺的現行犯，英次斷然地拒絕了，不過這兩個人神通也頗爲廣大，領事館居然帶了律師，追踪到了旅館，跟英次當面交涉。

英次先是避重就輕地跟他們敷衍着，對方實在逼得太緊時，他把人帶到兩個人的房間，當面檢查他們的行李，結果在李卡度的那套高爾夫球場中發現了爲數將近兩磅的純海洛因。每枝球桿都是特製的，分成了三截，因螺旋結合，可以旋開來，球桿中空的，大量的海洛因就藏在中間，再檢查露露的飛刀，也發現了同樣的裝置，所藏的數量也更多。這下子人贓均獲，領事館和律師都沒有話說了。

英次正色斥責他們道：「赤鯨組和國際販毒組織有勾結，我們早就在注意了，李卡度從菲律賓把毒品帶來，在日本拋售一半，另外一半交給露露帶到美國去銷售，我們一直就在注意他們運輸毒品的方法，因爲他們是國際知名的藝人，他們的表演道具也受到相當的尊重，

都是略予檢查就放行了，這次終於被我們找了出來，各位難道還要包庇罪犯嗎？」

兩個國家的領事人員十分尷尬，連連道歉，販毒是國際犯罪案件，而且也是令人不齒的行爲，他們再也沒有理由來保護他們的僑民了。

國際警探這一次的收獲很大，不但抓到了兩名販毒主犯，而且也抓到了十幾個跟他們接觸的交通人員。因爲從始至終，那兩個人的行爲都在秘密的監視中。

算起來，他們謀殺美子不遂倒是小事。但美子很不高興，因爲整個事件，她都被瞞在鼓裡，一點都不知道。

山下長官笑道：「美子，妳不要生氣，瞞住妳是爲了保密，因爲對方十分狡猾，稍有風聲，他們就立刻有了警覺，而且動員各方面的力量來掩飾，像這一次，他們狙擊的行動才失敗，領事館立刻帶了律師來了，可見他們的消息十分靈通！」

「長官早知道他們是赤鯨組的人了。」

「是的！根據多方線索，他們這一個小組代名叫ＲＬ，在赤鯨組中十分活躍，可是就不知道兩名主腦是誰，直到這一次，他們爲了狙殺妳，竟然聯手在一起，我們才研判到，ＲＬ是李卡度和露露兩個人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世上用這兩個字母爲首的名字太多了，怎麼就能確定他們呢？」

「他們都是世界聞名的飛刀表演者，赤鯨組訓練了一批很傑出的飛刀狙殺者，我們就開始注意他們，因爲我們抓到的幾名殺手，都担任過他們的助手！這是疑點之一。」

「李卡度巡迴世界表演，但是每年必定回菲律賓兩次，每次回到菲律賓後，一定到日本，而露露也必定差不多時間到日本，然後回到美國，每當她回到美國，紐約的毒品市場必然會貨源充斥，使我們起了懷疑。」

「長官的分析工作做得很澈底呀。」

「這都是靠電腦的幫助，把幾千件零星的資料，整理出一些相關的地方來，靠人力，不知要多少時間，但是利用電腦就省力多了，而且很快也有了結果。」

他拍拍美子的肩膀道：「以前只是資料的顯示，但是把這一個R和一個L連在一起，還是妳的功勞，因爲他們以前極少有接觸，即使偶而接頭，也都是在歐洲那邊，我們得不到資料，這次爲了對付妳，他們居然聯起手來，才使RL小組的首腦。」

美子也不是眞的生氣，她是工作至上的女性，嘆了口氣道：「我有一點不懂，他們既是赤鯨組中重要的人物，爲什麼會自己出馬來狙殺我而暴露了自己，這是很不智的行爲。」

「因爲他們太緊張，一定要毀掉妳，妳父親搜集到的那份文件，都是赤鯨組在各地的販毒關係人，跟他們的利害關係最密切。」

「在他們的印象中，那份資料已經毀了。」

「他們不放心，這麼重要的資料，他們恐怕妳父親還有拷貝，只是一時沒找到而已，所以他們一定會置妳於死命，以絕後患，事實上他們的担心並不過份，妳確實有了一份拷貝，而且交了出來。」

「他們既是一個小組的首腦人物，犯不上自己出手，可以叫別人來代爲下手的。」

「他們已經試過一次，先派了名助手，但是妳有個好保鏢，使他們又一次的失了手，他們只有自己出馬了，最主要的是他們已找不到別人下手，接二連三的狙擊失敗，使赤鯨組損失很大，赤鯨組的主要幹部都對這件事有了反感，認爲他們在私怨上浪費太多的人力，不再支持了。」

「他們要殺我，可不是私怨。」

山下長官笑道：「要暴露的是他們的機密，對內也是不公開的，他們無法對別人陳說厲害，否則別人爲了保護自己，對他們也要開刀，下手殺人滅口了，他們得不到組織的支持，只有自己動手了。」

「那我父親的資料，最多只對他們這個RL小組有影響，還是動不了赤鯨組的根本了。」

「美子，赤鯨組根深蒂固，是個很大的黑社會組合，抓住其中一兩個人是無法瓦解其全部的，何況有些人還是在合法地做生意！我們不能去動他們的。」

「黑社會支持下的生意沒有合法的。」

「美子，妳還是飯田組的人呢，那也是個黑社會組織，妳能說他們完全該死嗎？我們是個民主的社會，我們不包庇罪惡，但必須講證據，黑社會的勢力已伸進了政界，有些政客還是黑社會支持出來的，但我們却對之無可奈何！」

美子只有苦笑一聲，山下長官又道：「不過掃蕩了他們非法的部份，至少可以叫他們老實一點了，警探雖代表了法律和正義，力量也是有限的，我們不是上帝，警探人員第一守誡就是切不可以爲自己是萬能的。」

美子只有改換了話題道：「長官這一次出動了大部份的警力，是早有計劃的行動了。」

「是的，我相信妳自己也明白，假如只是爲了保護妳，我們不可能動用全力的。」

美子噘起了嘴道：「長官的話最掃興了，我還以爲自己是十分重要呢！」

山下長官大笑道：「我的每一個部下都是十分重要的，妳的處境危險，來保護妳的人也同樣的危險，我不能爲妳而漠視別人的生命，除非是爲了工作的必須，我才會不顧一切地投入人力，這不但是對妳一個人，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一生從事警探，不知受了多少次狙擊，我担任長官工作後，也有三次被狙擊的記錄，每年我至少要接到十次以上的警告信，我也沒有動用到一個人來保護我。」

這些都是事實，美子也不敢辯了，還是駱希眞笑道：「RL落了網，赤鯨組該不會對我們再下手了吧。」

「應該是不會有了，昨天晚上，他們用無線電話對外連絡，被我們截收到電訊，赤鯨組幾個大頭子都表示了對他們不再支持，他們才逼得自己下手。」

「我們交出的那份資料也可以得到證實了。」

「是的！資料上有些暗語還不明白，在他們的對證下，應該可以完全明白了。」

駱希眞笑道：「那我的任務也可以告一段落，明天起可以眞正地渡假了。」

山下長官笑道：「沒問題，從現在開始，我給美子兩個星期的假期，讓她帶你好好地遊一下日本，渡假期間，一切的費用實報實銷。」

千截美子忙道：「謝謝長官，我只要假期就夠了，費用我可以自己負担。」

山下長官笑道：「我知道妳有錢，但這次渡假却不要妳自己花一元錢，這是制度，對有功人員，我都是如此獎賞的，妳若是拒絕領取費用，可把以後的人害苦了，別人可沒有一個有錢的爸爸遺給他一筆遺產，能夠自己負担渡假費用，我們這個部門雖不是十分富有，却也

不是一個窮機構，用錢大方些，別讓駱君笑話我們小氣，說日本人是個小氣的民族，我們正要改變世界對我們的看法。」

於是駱希眞和美子開始了眞正的渡假，他們先遊了東京的名勝，然後再到京都，拜過慷倉的大佛，參觀過上野公園和淺草的成人區。

遊踪所至，遠及北海道，兩個人的心情都很輕鬆，直到假期將滿，美子忽有依依之感，守在箱根溫泉的旅館裡道：「駱！你就要回去了？」

「是的！我出來很久了，香港的朋友很想念我，武館中也急需要我回去，最近又開了兩處分館。」

「那都要你去親自教授嗎？」

「平常有我的師弟們教導初步的紮基功夫，但是每個星期，我必須去一天，教授一些徒手搏擊之道。」

「你的武功完全是自己靈活運用，教別人也教不了的。」

「是的，但是我的名氣大，人家總以爲我親自教授，會比別人不同一點。」

「武功是很實在的事，不能靠虛名的。」

「道理是不錯，可是我親自教授，別人學起來會起勁一點，練武完全要靠耐心，我就是去提高他們的興趣，增加他們的耐性，然後他們才肯在苦練中求進步。」

「我實在不想跟你分開。」

「那很好，妳也到香港去，幫我教武，我們有不少女學生，很需要妳這樣一位女教練。」

「那怎麼行，我有我的工作，山下長官不會放我走的，培養一個女警探很不容易，至少要等我滿十五年服役後，才可以申請退休，役期未滿，任何原因都不准退出的。」

「連死了都不行？」

「是的！連死了都不行，不管是因公務或是因病，或是意外死亡，我們的撫卹金仍是照領，年資到了，一定升遷，完全依照正常的規定進行。」

「這倒是很有人情味的制度，有沒有棄職的呢？」

「沒有！但是有被革職的，那是極爲不名譽的，沒有一個人願意做那種事。」

「這麼說，妳至少還有十年才能退役了。」

「是的，十年內假如我担任了較爲重要的職務，就要延長退休年限，事實上我們都是終身職，除非是到了勒令退休的年齡，極少有人想到退出的。」

「這是個極爲引人的事業了。」

「是的，它使每一個參與的人都有榮譽感，在社會上也受到相當的尊重，在社會大衆的觀念中，我們比一般的刑事警探更要受到尊敬些，因爲我們的成員，都是十分優秀的，超然的和可信賴的。」

駱希眞嘆了口氣：「妳總不會是要我留在日本吧。」

「我是希望你參加我們，山下長官私下向我透露過，我們實在很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假如你願意，由於你特殊的條件，連一切基本的訓練都可以免除，直接就賦與你很重要的職務。」

「我們又繞到這個乏味的話題上來了，妳早就知道答案了，何必又多問一次呢。」

「爲了我，你也不可以考慮嗎？」

「爲了妳，我更不會考慮。」

「這是怎麼說呢？」

「因爲這是一項神聖的工作，也是一個榮譽，我絕不能爲了一個女人而參加，那對我，對這份工作都是一種侮辱，美子，妳不會認爲我是這樣一個人吧！」

美子的笑容有點苦澀，嘆氣道：「你眞是一個乏味的情人，即使你不願意，也不要把話說得這麼難聽吧。」

「美子，妳不能理智一點嗎？」

「不能，因爲我是個女人，女人總是有點虛榮心的，她們寧可聽一些善意的謊言而不接受老實話的，你傷了我的感情，所以你要接受懲罰。」

「這倒可以，妳準備如何罰我呢？」

「罰你陪我欣賞一次日本的藝妓表演，領略一下純日本情調的溫柔之美！」

駱希眞皺起了眉頭，他已經領略過一次了，對日本藝妓的純日本情調却無法由衷地欣賞，既聽不懂她們那淒涼而又哀怨的歌，也領受不到那種含蓄的舞蹈，那次勉強地挨了兩個小時，憋出了他一身汗。

但是看了美子臉上希望的神色，他不忍心拒絕，勉爲其難地答應了。

美子十分興奮，她對藝妓的表演十分欣賞，在銀座，她有時還去客串過藝妓的表演，對她們的表演藝術，有着深刻的了解。

她對駱希眞不厭其煩地解釋了其中的精華與動人之處，加深了駱希眞的了解，而且說：「這兒有一家藝妓社，是相根最具傳統的，我們把整個班子叫來，就在我們的房間表演，不要你出門！」

他們住的是一家很大的旅館，而且要了最豪華的客房，有一個很大的客廳，可以供幾十

個人飲宴，也有供藝妓表演的場地。

駱希眞洗了個澡，穿上了寬鬆的和服，美子却立刻打電話連絡，旅館中還以爲他們要大事宴客呢，也十分起勁地來布置，結果知道只爲了招待駱希眞一個人，却不嚅咋舌，因爲這一場表演是十分昂貴的。

美子道：「你放心，這一次的費用我自掏腰包，不出在公帳上，山下長官雖然答應了一切都實報實銷，但知道我如此浪費，不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才怪。」

駱希眞大致問了一下消費的數額，也不禁咋舌了，因爲這是出動了整個藝妓社，行動有幾十個人，光是出勤的費用，就要耗費達六七千美金，再加上另外的給賞，幾乎是一萬美金上下了。難怪美子不好意思出公帳。」

他忍不住埋怨美子道：「妳究竟是爲了什麼？妳雖然有錢，也不要如此花費呀。」

「爲了給你一個深刻的印象，要妳過一下日本以前貴族的享受，別考慮錢了，人生得意須盡歡，這是中國的一句名言，你原本是個很瀟灑的人，別那麼小家子氣。」

駱希眞心中很感動，他明白這個女郎的心意，她是以努力花錢來壓抑那股離情，想把她的愛情各種的方式發洩出來，所以也就不掃她的興緻了。

藝妓們準時來了，首先是一批樂妓就有二十幾個人，帶着她們傳統的樂器。

美子爲了避免冷落，居然將同住在旅社中的遊客也邀請同參加宴會，所以也湊了將近有二十來位客人，構成個很熱鬧的場合。

表演開始了，美子介紹了兩名花枝招展的和服少女爲駱希眞侑酒，她自己則跑去參加表演了。

這是宮廷式的表演，節目較爲典雅，那兩名藝妓都會講英語，能夠爲駱希眞介紹劇情和唱詞，使他不感到沉悶，可是節目進行到一半時，却有了意外。

那是美子客串的節目，她飾演一名寂寞的宮姬，與一名武士偸情，有一段十分動人的唱詞。

輪到她出場時，她却遲遲未出，等到催場的人到化粧室去催駕的時候，才發現她失踪了，只留下一條字條——告訴山下長官，即日釋放李卡度和露露，來換取美子的安全回來，否則，你們會得到一具美麗的屍體。

十二

駱希眞怔住了，他以爲已經把赤鯨組的勢力擊垮了，却沒有想到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而且擄去了山下美子。

美子是在房間裡化裝時被擄去的，這種日式的房間都是平房，屋外是院子，還有木製的窗戶，而且這是間很有名的傳統大旅館，治安一向良好，住進來的客人非富卽貴，從沒有宵小光臨，所以也沒有注意到這些。

假如來人推開窗子進來，把人制住了再弄走，倒並不是難事，不過美子是名受過訓練的警探，想要不動聲色地把她制住也並不簡單。

駱希眞倒是頗爲冷靜，他一方面用電話緊急通知了山下長官，一方面展開了初步的偵查。

屋中並未凌亂，美子的衣服還摺好了放在一邊，却少了一套戲裝，證明她被擄時已換好了戲裝，但她會乖乖的跟人走了嗎？而且，她離開時，一定是由窗戶上走的，否則就一定會經過門，別人就看得見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駱希眞打開窗戶，拿了手電筒在窗外找着，希望能發現一點蜘蛛絲馬跡。

這一番辛苦並沒有白費，她在窗外的泥土上發現了兩個鞋印，那不是普通的鞋印，鞋底有兩條凹槽，這是一種日式的木屐，而且是日式婦女穿着的，藝妓們多半穿着這種鞋子，美子也應該穿上一雙的，可是她的那一雙還留在屋子裡，離開時是打着赤脚的。

那麼這鞋印不會是美子的，但一定有名藝妓在窗口站了很久，這個人很值得推敲。

駱希眞在鞋印上還找到了一些東西，那是半截口香糖的殘膠，還很軟，所以只剩下了一半沾在地上，另外一半想必是踩在那雙木屐上被沾走了。

駱希眞很小心地將那半片香口膠拾了起來包好放進了口袋，然後又在附近找着。

他在牆上又找到了一支細小的鋼針，這是一種內貯麻醉藥的細針，用空氣槍發射的，打在人身上，幾秒鐘就能叫人昏迷，美子多半就是被人以這種麻針醉了昏迷，然後才被人帶走的。

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這些證據，但是却無法展開偵查，因爲他不是警方，沒有權利向人問話的。

山下長官遠在東京，答應坐直升機在兩小時趕到，不過他已經命令了距離最近的人員，

至遲在半小時內就可以到達，駱希眞祇有耐心地等待着。

兩名國際警探人員在二十五分鐘內就來到了，他們亮出身份，和駱希眞連繫後，立卽展開了偵查。

首先要查究的是麻醉槍的來源，那倒不難找，根據針頭的方向，他們立刻找到另一間客房。

距離這邊約模是三十公尺，客廳的走廊正好對着這邊的窗戶，以空氣槍瞄準射過來，並不難取中目標。

只是中間有幾顆小樹，因此影響了瞄準，第二槍才擊中了目標，牆上才會有留下一枝鋼針。

兩名警探一名叫服部良一，是位資探的探員，他判斷之後，首先將旅舍的登記薄取來一查，那間屋子並沒有租出去，可是他去到房間裡一看，分明是有人居留過，而且還來不及整理，立刻把侍應生找來一問。

結果是有了，那房間是有人居住過，住在裡面的人却大有來頭，是上議院的議員鳩造。

鳩造議員是這家旅舍的常客，但很少在這兒過夜，每次都是來盤桓幾個小時，多半是帶了女人來此幽會。

這種幽會自然是需要保密的，所以他從不登記，而且每次都在這一間屋子，因爲這間屋子有個方便之處，就是有條直通過道，屋旁也有塊小停車坪，他可以開了車子一直進來。

這樣子做也是爲了保密，沒有人知道他車子裡同來的是什麼人，每次他都是以電話事先連絡好，點下酒菜後，侍役在他到達前把酒菜送到屋中，就不來打擾了。

今天也是照例辦理，只不過他要了四人份的酒菜，而且他是在發現美子失踪前十分鐘離開的。

那個時間還不知道已發生了事情，沒人會去懷疑他或想到他。他開的是一輛黑色的林肯轎車，車窗上都是金色的隔熱祇，外面看不見裡面，也沒人知道他來時有幾個人，離開時又有幾個人。

但整個時間，祇有他一個人離開，所以美子的失踪，以他的嫌疑最重！

不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鳩造議員的當選，赤鯨組所屬的事業機構曾經捐助過巨額的幫助金，這證明他與赤鯨組是有密切關係的，但是這不能作爲證據說他擄走了人，必須要有更確實的證據提到上議院，才能辦他的罪，國會議員的身份畢竟不同。

不過目標總算找到了，省了許多偵查上的麻煩。

山下長官一行六個人也在兩個小時後來到，先聽取了他們所作的簡報，山下長官對駱希

眞的偵查讚不絕口，他認爲一個外行人居然能如此細心，的確是奇跡，就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幹探，表現的也不會比他好了。

尤其是這個鳩造議員涉嫌，對他們的幫助太大了，在美子父親的文件上，記着一個叫鳥的人，看來似乎是個重的人員，許多外國的線路，都是他去搭上的，這是赤鯨組的販毒組織中，一個極爲重要的人物。

但是翻遍赤鯨組的重要人事資料，就是找不到這個叫鳥代名的人，鳩造只是接受赤鯨組事業機構的資助競選而已，那些事業機構都是合法的，資助的公選人員也不只一個，他們與赤鯨組都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尤其是這個鳩造，他平時跟赤鯨組的人也不來往，更懷疑不到他了。」

赤鯨組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和組織，衍生了很多的關係企業，各有專人負責，有些是完全合法的，有些却專幹違法的勾當，這些機構在縱橫之間，似乎都沒有什麼連繫，只是在暗中互相照應而已。

販毒和販賣軍火，是他們兩大違法組織，不過他們的行事很機密，除了取得各種掩護外，人事資料也是絕對的機密，連他們本組織的人也不知道。

他們的組魁是赤鯨風太郎，只是一名傀儡而已，他却擁有了一切合法機構的大部份股權，成爲整個機構的執行董事長。說他沒權利，他有時權大得很，說他有權，很多事他却不知道，似乎幕後有了團體在告訴他該做些什麼，下些什麼指示，給予那些方面的配合。

這個幕後的智囊團，才是整個組織的靈魂，而販賣軍火和毒品的負責人，正是這個智囊團中最具權力的人，因爲赤鯨組具有一些合法機構，在營運上並不賺錢，有的平平，有的還有赤字，可是他們的組織却日漸擴大，賺來的錢全用在員工福利上，形成一種變相的酬庸。

比如說，一間公司，一年的盈利是四十萬美金，但他們化在年終獎金，休假獎金和各種福利措施上，却多達六十萬美金，公司就有了二十萬赤字，這些赤字年年累積，龐大到超過資金本額了，但他們不會垮，反而擴展到更大，因爲他們借得到錢，而且不知他們透過什麼關係，向外國的銀行借到了鉅額的貨款。

看起來，他們是完全合法的，至於那些外國的銀行爲什麼肯貸款給他們，却是個很有趣的答案，因爲有些大財團或國家給那些銀行一些極大的放款利潤用來作交換條件的，銀行本身明知貸出去的款項很可能會變成呆帳，却依然毫不考慮地加以支持。

手法之精妙，令人嘆爲觀止，國際警探化了極大的努力，才挖出一些零星的資料，他們的判斷是赤鯨組把販毒和販賣軍火的利潤來作變相的津貼，這是可以肯定的事了，但是苦於沒有證據，而且也無法搜集到證據，這些龐大的犯罪組織有着足夠的財物，聘用了權威的專

家，使一切的非法變成合法了。

唯一的治本方法是偵破他們的犯罪組織，斷絕他們的非法財源，那些文件的護得固然大有幫助。但鳩造的出現，使那頭神秘的鳥也有了方向。

接下來的研判，是鳥爲什麼要這樣做，其冒身份被識破的危險，擄劫一名國際警探的幹員以交換李卡度和露露的釋放呢？」

答案是明顯的，李卡度和露露之所以要追殺美子，是怕那些文件仍有可能在她身上洩露，這證明了文件的重要性，但鳩造能夠刼持美子，自然殺她更爲方便了，但他留下了她的一條命，證明了李卡度和露露比文件更爲重要，他們兩人腦子裡的秘密，對整個組織更具危害，特別是對鳩造，所以他才不惜一切地要極救這兩個人。

自然，滅口也是個好辦法，但是山下長官在抓到兩個之後，立刻予以最嚴密的看管和保護，甚至於拘禁的地點也是在高度保密中，鳩造他們一定作過嚐試了，發現無法成功，才退而求其次，用了下策！

山下長官很興奮地分析了案情之後，駱希眞道：「看來長官是不準備用那個人去交換美子了。」

山下長官有點歉然地道：「是的，駱君，這是不可能的，本部是司法和執法機構，我們的任務是掃蕩罪惡，向罪惡作戰，絕不可能向罪惡低頭投降的！」

他看見駱希眞低頭不語，又加以補充道：「我不是對美子忍心，她是我最優秀的部屬之一，又爲本部建過大功，我比任何人都關心她，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相信美子本人也會同意的，本部人員，在加入之初，就作過愼重的考慮，如果她沒有爲組織性的決心，在宣誓時，就可以拒絕加入的。」

「我是說長官是否考慮一下，先作了交換，然後再盯緊他們三個人！貴都的力量做得到這一點的。」

山下長官搖頭道：「我不能冒這個險，李卡度和露露還沒有作多少的透露，因爲我也不知道他們究竟知道多少，無法對她們作徹底的偵訊，現在他們的重要性增加了，我更不能放他們。」

「他們不會比鳩造更重要吧！」

「那當然，在文件的顯示上，鳥是他們的靈魂，但鳩造是國會議員，如果沒有他們的指證，我們就動不了他，這兩個人一被放出去，很可能就會被滅口了，那就失去了兩個重要的人證了。」

「他們肯合作嗎？」

山下點點頭道：「現在應該會了，因爲鳩造用了很笨的方法，他們也明白，鳩造的目的不是要救他們出去，而是要他們的命。」

駱希眞也知道交換的可能性極微，嘆了口氣道：「那只有盡可能地找出美子的下落去營救她了。」

「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只要能確知美子的下落，我將不惜一切去救她，那怕是攻擊鳩造的私邸也在所不惜。」

「鳩造的那輛轎車，該是個線索。」

「那還用你說，服部在一個小時前，就通知了警視廳，出動全部警力，在附近六十公里的範圍內，全力注意那輛轎車，一有發現，立刻知會我們，鳩造本人的下落也是一樣，找到了他，也立刻通知我們。」

「假如他把人質轉了手，問他有什麼用？」

「至少有點用的，他是唯一在案發時離開的人，涉嫌最重，我們有權利問他，也有權利要他交代出行踪以及開車的人，綁架本部的警探人員，這是大案子，我們掌握了人證，他再有權利，也無法抵賴和拒絕合作的。」

「那不是打草驚蛇了嗎？」

「這也有好處的，第一、讓他知道涉嫌，他就不敢危害美子的性命，第二、他的行爲公開出來，對他的行動就失去了保障，別人知道他已受警方注意，就不敢再跟他來往了，甚至於有人要考慮對付他了。」

「那對他似乎不太公平了。」

山下長官臉色沉下來：「沒什麼不公平，至少我們知道綁架美子的一定是他，如果必要，我不惜把一切案情公布出去，讓社會大衆來制裁他，我爲美子能做的，祇有這麼多了。」

駱希眞心中也頗爲感動，山下是個好長官，他對美子不能說是不愛護，但他也有立場，以他的立場如果眞像他剛才所說，他的犧牲也將很大，固然可以整倒鳩造，但自己也可能倒下去，因爲在沒有掌握確切證據前，攻擊一位國會上議員，必將引起很多非難的。

想了一下，駱希眞道：「最好，我們先在本案上求證，把關係人都找齊了，再來對鳩造下手。」

「這當然更好，駱君有什麼建議？」

「我想這些藝妓們中間，必然有一個涉嫌的。」

「那很容易，服部在聽完你的分析後，已經通知了旅館的經理，把全部的藝妓都集中此地，一個也沒離開，我們一起來偵訊好了。」

駱希眞也沒有推辭，他陪着山下長官，把那些藝妓們一一叫來，分別訊問，問的重點很簡單，她們在表演開始時，有沒有離開出去過？到那兒去，有沒有證人？有沒有看見誰出去過？」

答案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她們沒有離開過，化裝室和道具都在一間較大的房間內，她們也都集中在一起，互相都可以證明。

但是駱希眞却找到了一個有嫌疑的人，那是個叫有馬稻子的女人，已經四十多歲了，是藝妓中的教練，她平時不出場表演，却要負責隨時監督，因此她的行踪是活動的，而且也是最不受注意的！

駱希眞却注意到她的袜子，藝妓們所穿的袜子是用白布縫的，別人的都很乾淨，只有她的比較髒！上面沾了些泥土。

駱希眞沉聲道：「妳出去過。」

「我沒有，我的袜子比較髒，是因爲我到處走動，可能不小心沾上的！」

駱希眞道：「我有證據證明妳出去過，而且在美子的窗子外面站立過。」

他取出懷中的香口膠，取來道子的木屐，果然沒錯，屐底上還沾着一點殘餘的香口膠。

山下長官帶來了化驗師，他們立刻展開了化驗工作，證明了屐底的泥土是花園中的，那是一種作培植用的堆肥，只有洒在花園中，而且香口膠的口味也驗明是美子的，她在緊張時，有嚼香口膠的習慣，而且她留在屋中，只把香口膠的殘餘吐向窗外，道子如果沒有到過那兒，是不可能踩到這種東西的。」

證據確實，她無可抵賴了，只有承認道：「我到過外面，也和美子小姐隔窗講過話，她是爲了化裝的問題向我請教，我告訴了她，如此而已。」

「妳先前爲什麼不說呢？」

「我談話完畢時，美子小姐還是好好的，我想這些跟她的失踪沒關係，我也怕麻煩！」

「妳跟美子談話時，對面的屋子裡有人嗎？」

「我沒注意，不知道那兒是否有人。」

「那時天已黑了，對面屋子裡是否有燈光，妳怎麼會沒注意。」

「我是眞的沒注意，這些屋子即使沒人時，廳中的燈也是亮着的，這樣會顯得熱鬧些！」

她說的倒也是實情，駱希眞又問道：「妳見到美子小姐時，她已經化好粧嗎？」

「不！化了一半，因此才會問我的。」

「她的衣服穿好了嗎？」

「穿好了，是一件純白的和服。」

「她的窗子是開着的，還是關着的。」

「是開着的，我在園中透透氣，剛好她伸頭出來，看見了我，才向我問話的。」

「是她先看見妳，不是妳去敲窗找她的？」

「是的，我們習慣上不會主動去找客人談話的。」

「稻子小姐，我發現妳說了謊，美子如果正在化粧，她不會穿好了衣服，那件白色的衣服很容易弄髒，她在屋中試穿時，都是先擦掉了口紅再穿的，又怎麼可能穿好了服裝再化粧呢，假如她正在化粧，一定沒穿衣服。」

「這我不知道，我看見她，她是穿好衣服的。」

山下道：「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很重要，如果她沒穿衣服，就不可能開着窗子，她在化粧時，有着不穿衣服的習慣，最多只穿一條底褲，她不可能開着窗子讓人家看見的，除非她聽見窗外有人叫她，而且確定是個女人時，她才會來開窗！假如是稻子主動地叫她，那就有問題了。」

「什麼問題。」

「方便讓對屋的人瞄準射擊，稻子顯然有共謀的嫌疑！」

山下長官點點頭，可是稻子却一口咬定她所見，這却是無法對證的。

駱希眞道：「長官，我雖然是根據美子的習慣，無法提出更確切的證據，但我還有旁證，請你立刻檢查一下稻子的身體以及化驗一下她的尿液，看她是否一個吸毒犯。」

山下長官的眼睛發了亮，這個稻子黑黑瘦瘦的，一付精神不振的樣子，但老年藝妓，多年是那份行狀，所以沒有持別注意。

不過駱希眞却是中國人，她對藝妓的生活毫無所知，只憑他的直覺，這個稻子一付仙風道骨，就是道友的樣子，駱希眞見過不少的道友，對他們共同的特徵有着很深刻的印象。

國際警探帶來的化驗師經驗很豐富，同來的兩名女警也很有經驗，她們把稻子帶到一邊去，只花了十幾分鐘，還沒等尿液的報告出來，她們已有了結論。

稻子的大腿根部針痕宛然，果然是個海洛英的注射者，而且癮已很深。

這與美子的失踪案子並沒有直接關係，但却是極爲有力的旁證，稻子涉嫌參與綁架，缺乏明顯的動機。

不過，有了稻子吸毒的證據，一切就明朗了，一個毒癮很深的人，是會做出任何事的！

稻子哭哭啼啼的招認了，她是在四點多鐘時，接到一個電話，由一個叫池田的人打來，要她幫助進行一些事，代價是供應她四兩純海洛英。

案情略爲明朗化了一點，却沒有什麼用，池田松人是一個通緝在案的中盤毒販，但因爲他生性狡猾，而且一直有良好的掩護，所以警方始終找不到他，現在有了稻子的口供，也只是增加他一條參與綁票的罪名而已，無法證明他跟鳩造議員是一伙的，除非是抓到了他，經由他的口供證實了他與鳩造參議員的勾結，才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山下長官很苦腦，似乎要下定決心來辦這件案子了，但是他絕不會低頭，以釋放露露和李卡度爲條件來換取美子的安全，那兩個人是在公開犯罪時被逮捕的，山下長官即使是國際警探日本的最高負責人，他也無權作此決定，因此他只有祈求駱希眞的諒解。

駱希眞是個講理的人，他也了解到山下長官的立場，是不能夠枉法從事的，先前他提出請求，也不是要向歹徒屈服，而是一種部署的手段，既然辦不通，他就不強求了，不過他提出了第二個要求。

要求國際警署公開發表新聞，首先確定千代美子的身份，讓大家知道她是國際警探的探員，也公布露露和李卡度的照片，說明他們的罪行，最後承認千代美子被擄以及歹徒所提的條件，然後鄭重聲明警方的態度，絕不向歹徒妥協，並將盡最大的努力，根據線索，與一切有關的歹徒週旋到底，將他們繩之以法！

山下長官皺眉道：「赤鯨組的案子正在偵查期間，公布案情，會增加破案的困難的！」

「長官，這案子事實上已不是秘密，凡是赤鯨組的人都已知道了，倒是一般的社會大衆不了解，反而便於他們的掩護，公布案情，使大家都知道，對破案只有幫助！」

「可是在名單上的人就會提高警覺了。」

「你可以避免提及名單的事，如果警方不怕丟臉，不妨承認文件被歹徒毀滅的事。」

「我不怕丟臉，但是那樣做有什麼用。」

「借機會鬆弛名單上人的緊張，他們不知道警方握有備份，自以爲安全，爲了怕警方追究，他們自己會向鳩造施加壓力，阻止他殺害美子，甚至於釋放美子。」

「鳩造會肯接受嗎？」

「他若不是個衝動的人，應該會接受的，他綁架美子的目的在交換露露與李卡度，並非出於私人的怨憤，現在警方將案情公開，交換已無可能，因爲長官已無權決定，他們抓去了美子，反倒是妨碍了。」

「假如鳩造在美子面前亮了相，他還會把美子放回來嗎？那不是直接構成他的犯罪事實了。」

「我想這可能性不大，鳩造應該是個謹愼的人，他們是用迷藥將美子麻醉後帶走的，他一定不願在美子前公開漏面，尤其是他還準備用美子來作交換，原是打算放回來的，因此他

一定不會跟美子照面。」

山下長官考慮了片刻道：「只要不破壞原則而能保護美子安全，我會考慮實施的，美子是我得力的部下，我同樣關心她的安全。」

山下長官考慮的結果，果然接受了駱希眞的建議，把案子對社會公開了。

一個幹員被綁架，牽涉到一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而且還涉及了龐大的國際販毒案子，這是十分轟動的新聞，山下長官沒有說赤鯨組所爲，但是他在公布案情時，並不掩飾那些已涉嫌的罪犯，都是赤鯨株式會社的職員，或是屬於他們的關係企業。

這個案情的公開也是十分富有刺激性的，報上都以頭條新聞來處理，電視新聞也於映了各種的寫眞照片以及採訪，其中被採訪得最多的自然是赤鯨株式會社的最高負責人赤鯨熊太郎。

熊太郎是赤鯨組的組魁，但他也是十幾個機構的董事長，他無法否認那些已發生的事實，祇能推卸說是屬下一些職員們的擅自行動，這些職員們的行動，他只有道義上的責任，却無法爲他們負責，因爲他本人是個規矩的生意人，規規矩矩地做生意，不會唆使他們做這種事。

他本人對此感到十分的遺憾，願意盡一切的努力，幫助警方找到千代美子。

他倒不是虛僞的敷衍，而是眞心的幫忙，發動了他手下的很多職員，透過了很多的關係在找，可是仍然沒什麼結果。

駱希眞在一位幹員的陪同下，親自去拜訪過他，甚至於提出了鳩造議員的名字，並說明了當時的情形，以證明鳩造議員的涉嫌。

熊太郎聽了發生苦笑道：「駱君，現在是我們私下談話，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句，一定是他，但眞是他的話，我也只能很抱歉的說一句，我愛莫能助。」

「他不是你赤鯨組下的一員嗎？」

「不是的，他是我們幾個會社的顧問，却不是我們的人員或職員，你知道顧問的意義，他們是平時領取高額的車馬費，有問題時替我們擺平的那種人，赤鯨組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和企業團體了，我們需要這樣的人。」

「對他做的事，你也干與不了？」

「是的，駱君，不怕說句丟人的話，在赤鯨組中，我有很多事也管不了了，我這董事長只是個虛銜，他們讓我掛個名，領一份薪水而已，實際上我却負不了責，都是一些力壯派的重要幹部在負責，我能負責的幾個單位，都是規規矩矩的，關於那些非法的勾當，我已插不上手了。」

「赤鯨組不是你一手創立的嗎？」

「是的，但這樣的一個組合，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創立的，我只是其中的老大而已，但是我已經老了，跟我同時創業的一批老弟兄有的已故，有的也處於半退休狀態，實際上都不負責了，他們的地位雖高，却不負責任了。」

駱希眞點點頭道：「我了解這個狀況！」

熊太郎感喟地道：「我這個最高負責人可以叫他們做什麼，假如說我要對付一個人，他們一定會很快辦到，但是却無法叫他們不做什麼。」

「是的！但社長至少還可以整頓一下，召集一些人，對某些人的行爲作一些制裁，因爲這些人的行爲對大家都產生了威脅。」

「這是可以的，事實上我已經開始做了，但是只能使大家對那些人不再支持，却無力去制裁他們，因爲他們是所謂的實力派，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制裁他們。就是對鳩造，我也只能在私底下承認他涉嫌，却無法提供證據，我也不知道他幫我們做些什麼。」

訪問告一段落，此行可以說是毫無收獲，但至少確定了一件事，鳩造是最大的涉嫌者。

他的座車在原宿的一家旅館門口被找到了，但鳩造議員却不在那兒，車子是他的兒子，鳩造國正在用着，他正跟一批原族在旅社中昏天黑地地胡搞着。

警方人員也去請問過鳩造議員，他更妙了，美子被綁的那一天，他和幾個議員在打中國式的麻將，雀戰通宵，有充分不在現場的證明，他的座車被他的兒子借用了，用去做了些什麼，他完全不知道。

他的兒子遊手好閒，不務正業，成了所謂的原族，那是日本的嬉皮士的別稱，他們大部份在原宿的公園中活動，所以才被稱爲原族。

這一批叛經離道的青年們，醉生夢死，奇裝異服，吸大蔴煌，搞同性戀以及亂七八糟的男女關係，那是被人稱爲迷失的一代，這些青年們大部份都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家長們却忙於事業，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料，他們就用這種方式來追求自己的生活。

鳩造議員整個撇清了自己的嫌疑，還親自詢問了他的兒子國正，國正迷迷糊糊的，他承認到過那家溫泉旅館，是跟幾個朋友一起去的，可是他喝醉了，醉得人事不知，連如何離開的都不知道，反正醒來後，他們已在原宿的旅館裡，一直鬼混到現在。

問他是那些朋友，他倒是舉了兩個出來，但究竟有幾個人同去，他已記不清了。

那兩個朋友是跟他一起在原宿找到的，總算有一個傢伙還記得有個叫池田的傢伙也參加過他們，他們也供出了池田是在原宿一帶混的，負責賣大蔴煙給他們！以後就不知了行踪，

他們也和國正一樣，喝醉了酒，如何離開箱根都不知道，更不知道綁架了一個人。

線索很吻合，嫌疑最大的該是池田了，但是這個叫池田的傢伙却失了踪，警方早就在找這個人了。

駱希眞雖然明知鳩造議員說的話不盡實在，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他所提供的不在現場證明十分完美，但是跟他一起打牌的那幾個人全是國會議員，而且這些人多少跟赤鯨組有關係的，他們也可能提供僞證，可是再也提不出證據了。

鳩造議員可惡在他並不是推說完全不知道，他輾轉地把池田擠了出來，出脫了他自己。

稻子的被捕，已經咬出了池田，他們再把箭頭指向了池田，加重了池田的嫌疑。

駱希眞事後對山下長官嘆了口氣道：「看來池田是會當作犧牲了，很可能不久後就會發現池田的屍體。」

山下長官苦笑道：「我們想到有這可能，所以一直沒有提出池田的名字。」

「但是稻子已經咬出了池田，那是瞞不了人的，所以國正的朋友們也巧妙地牽出了池田這個人，這表示了他們有意思放棄池田這個人了！這對我們都是個機會。」

「我不明白這個機會何在？」

「他們計劃放棄池田，池田却不甘心被犧牲的，目前他也許還不知道訊息，但知道了，他就要開始逃避了。」

山下點點頭道：「這倒不錯，但是要怎麼樣才能使他知道呢？」

「透過一切的方式，公開的或地下的，放出風聲，就說警方已接獲密報，指證他是綁票案的主持人，有意要他頂罪，而且即將狙殺他，叫他提高警覺，即速向警方投案，警方會保護他的生命安全，否則他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一來不是加速他的死之嗎？」

「也許是可能的，但是警方不妨一試，如果能在對方展開行動前把消息傳出去，就可以多個機會。」

山下長官考慮了一下才道：「這種做法是反傳統的，一般的習慣上，警方對於重要的涉嫌人，都是儘量地保密，從沒有公開的，但我不得不承認，駱希眞所提的方法是很好的策略，我同意一試。」

駱希眞笑笑道：「因爲池田是從對方口中提出的，他們也是根據警方的習慣而作的措施，等警方大力地找這個人時，他的屍體出現了，線索就斷了，所以我們必須以反常的手段來進行，警方可以把這個消息通知赤鯨熊太郎本人，請他協助，他雖然找不到池田，但却有很快的方法，把消息傳達出去的。」

「是的，我親自跟熊太郎連繫，說明狀況，看他的意思，似乎也很希望把鳩造那批人排除掉，一定會幫忙的。」

他是個辦事效率很高的人，當着駱希眞的面，就用電話跟熊太郎連絡了，如果不是他本人出面，想找熊太郎還很不容易，因爲熊太郎要躲避麻煩，已經杜絕了對外的連繫，不接任何的電話了，但是山下長官的電話，他却不能不接，而且在兩分鐘內就接通了他本人。

了解狀況後，熊太郎同意以最快和最隱密的方式傳出消息去，他不能保證找到池田，却相信可以避開一些有關的人，把消息傳到池田的耳朵中。

可見他雖然不太管事，但是對一些人，還是能掌握的，他也私下地透露，池田藏匿的地方，最大的可能還是在原宿一帶，那是他活動的大本營，因爲那兒是大蔴煙最暢銷的地區。

大蔴是違禁品，但警方對這一類物品的取締還沒有十分的積極，因爲大蔴對人體造成的傷害並不十分的明顯和激烈，牠能使人進入迷幻的狀態，但不會上癮。

池田在大蔴的供應圈子裡是權威，而且自成一個系統，他雖然也兼供應海洛英，只是附帶的業務，因此，他在原宿那邊，有着很良好的掩護。

至於是怎麼樣的掩護，熊太郎却提不出來了。

這個資料的提供，對警方已經十分重要了，山下長官立刻下令所屬，以各種方式，打進

原宿的各階層去。

駱希眞不願閒着，他也利用了自己的關係進行着偵查，他的偵查路線是十分直接的，原宿有一家武道館，館主叫岩下眞平，是個很有名的武師，在合氣道與空手道方面頗有成就，曾經帶領過學生到香港去參加過國際技擊比賽，他的學生敗在駱希眞的手下，得到了第二名，他本人則因爲身份和顏面，沒有報名參加比賽，但是他却私下去找駱希眞切磋了一下，結果是平手。

打成平手固然是他的技藝有獨到之處，但駱希眞多少也給他留了點分寸，他自己是明白的，所以他對駱希眞的技藝是十分推崇的。兩人雖無深交却十分地相惜。

駱希眞報名求見，立刻受到他熱烈的歡迎，握住了他的手，熱烈地搖撼着：「駱君，在報上看到你的消息，我正在奇怪，你怎麼不來看我，我也找過你，却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

「我這次雖是爲渡假而來，却一直是帶着麻煩，所以我不便跟好朋友連絡，怕把麻煩帶給你們。」

「駱君這話太見外了，你我之間，還談得這些嗎？」

駱希眞笑道：「但我知道閣下是最可信賴的朋友，在困難時來找你，一定不會受到拒絕

的。」

「當然沒問題，駱君需要那一方面的幫助，打架要人手，我這兒有的是，不過你已有國際警探做後援，他們的力量比我強得多了。」

「不是打架，是我一個人，一個叫池田的人。」

「駱君！池田是個很普通的姓，日本有着幾千幾萬個池田，你必須還要提出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但這個池田似乎很有名，尤其是在原宿區，一提池田，人人都知道。」

「喔！就是那個池田。」

「是的，就是那個池田。」

他沒有多作介紹，但岩下似乎已經知道那個人了，駱希眞很直接地把事情的發生，以及他涉嫌的地方一說，然後道：「我們要找這個人，實在是爲了救他，否則他一定會莫明其妙地被暗殺掉。」

岩下沉思片刻道：「他是個毒販，我是開武館的，跟這種人從不來往，而我的學生們跟他也沒有來往的。」

「我知道，不過我也知道你是這個地區最受尊敬的人，你的學生在這個地區很多，他們的工作範圍很廣，消息很靈通，所以你若肯幫忙，很有可能找到他。」

岩下仍在考慮，駱希眞又道：「岩下君，我們都不是黑社會，但是我們都是以道義爲做人的根本。」

「是的，池田這個人是社會的渣滓，但他沒有侵犯到我，我不能幫警方去把他找出來。」

「岩下君，情況不一樣，假如你幫警方抓他，是有違道義的，但是現在都是在救他，我相信你也明白的！這是對大家都好的事。」

岩下想了一下道：「好！我陪你去試試看，這次不是幫助你，也是幫助我自己，因爲赤鯨組把武器大量輸入，不但增加了大家生命的威脅，也使我武道大受傷害，手指一引就能殺人，誰還肯習武來強身自衞，我對軍火販子特別的深惡痛絕！」

他只讓駱希眞換了套衣服，使他看起來更像日本人，然後就帶了駱希眞出門而去，在原宿的公園裡轉了一下，已經遇到了好幾個他的學生，每人對他都十分恭敬，可見他在這個地方是十分吃得開的。

他的學生跟池田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能找到關係的人物，只不過問了五六個人，他已

經問出了池田棲身的地方，竟是住在一家公寓的樓上。

東京的公寓是很擁擠，尤其是這一棟公寓，幾乎是原族的大本營，裡面住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嬉皮，留着長頭髮，大鬍子，穿着奇裝異服，男男女女地雜居在一起。

池田居住的那一間公寓是在三樓上，他們兩個不動聲色地找了上去，恰好看見有三個大漢先一步上去敲門，而且手中執着手槍，頻見得來意不善。

池田的屋子裡顯然正在開派對，音樂聲很嘈雜，這三個人敲門很用力，裡面才問了一聲，一個傢伙已不耐煩，猛地一脚，把門踢開了。

裡面有着幾十個人，一股大蒜的味道飄出，烏煙瘴氣，有人對他們破門的行爲顯然不滿，五六個人上來厲聲喝問，幾個女的則尖聲怪叫。

那個大漢拿着槍管一揮，擊在兩個人的腮幫子上，把他們打倒了，厲聲道：「不相干的人滾開，我們找池田。」

其餘兩個人也都亮出了手槍，一付兇神惡煞的樣子把大家都嚇住了，池田在地面上也是個人物，而且他也有着槍，同時也認識這三個傢伙的，他也掏出了槍叫道：「小治，你這是幹什麼。」

那個叫小治的傢伙道：「沒什麼，我們老大要找你。」

「龍大郎找我幹什麼，他自己爲什麼不來。」

「不知道，他只叫我們把你帶去。」

池田破口罵道：「八格野鹿，龍大郎跟我又不是第一次見面，他要找我，也用不着這個樣子。」

「他是要我們好好來請你去一趟，可是你這裡這些傢伙太討厭、太嚕囌，所以只好來個乾脆的。」

池田皺眉道：「好了！好了！龍大郎找我沒好事，無非是要錢罷了，走！走！我見了他再算帳去。」

大概他房間裡的嬉皮士都是他的客戶，他也不願意他們受到傷害，更相信自己的後台，那個龍大郎不敢對他怎麼樣，準備跟他走一趟了。

他收起了槍，跟着那三個人出了門，還向屋裡的人囑咐了一陣，叫大家儘情地玩，他很快就回來。

那三個人也沒有繳他的槍，左右夾着他，一起來到樓梯口，駱希眞和岩下都躲在那兒，兩個人突起發動，一人對付一個，出手就把對方擊倒了下來，岩下還叫道：「池田，這三個傢伙要殺死你！」

剩下的那個傢伙果然開了槍，砰的一響，擊中了池田。

池田倒了下來，可是他在中槍之後，仍然能舉槍反擊，砰的一聲，對方的眉心間開了一朵血花，可見他的槍法很準，而且他的槍火力也很大。

他中槍的部位在胸前，已經有鮮血流出，但受傷的情形並不嚴重，他又把槍口對準了岩下。

岩下怒聲地罵道：「八格野鹿，你這傢伙眞是忘恩負義，我們剛才救了你的命，你却用槍對着我。」

池田咬咬牙道：「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但知道你們絕不是我的朋友！」

岩下哼了一聲道：「何以見得呢？」

池田冷笑一聲道：「因爲我這一輩子都是在跟警探作對，絕不會有一個警探朋友。」

岩下道：「我們不是警探。」

池田冷笑一聲道：「除了警探之外，沒有人會來救我，而警探救我的目的，却不是爲了幫助我，而是要抓我。」

岩下哼了一聲道：「池田！你在這一帶混，應該認識我，我叫岩下眞平，是岩下武道館的館主，這位駱希眞君是香港來的名武師，我們都不是警探。」

池田仔細地看了一下，大概他對岩下眞平的印象頗爲深刻，失聲叫道：「啊！你是眞平師。」

「你既然認識我，就不該再用槍對着我了。」

池田頓了一頓才道：「眞平師，我對你是十分景仰的，三年前我曾經想投到門下學武，但是被拒絕了。」

岩下眞平沉聲道：「我對擇徒的條件很苛刻，尤其注重品德，我也不記得你曾要求入門，很可能你在報名時就被我的學生否認了。」

池田低下頭道：「可能是吧，我在原宿的聲名狼藉，被拒於門外是應該的，今日救命之情，我十分感激，但是先生却不必叫我去投案，我不想進監獄。」

岩下道：「我不管這種事，但是駱君有個女朋友，被人抓走了，我們已經查出是你參與其事。」

池田想了一下道：「有這回事，那個女的叫千代美子，是國際警探的屬員。」

「我不認識她，但是駱君却是我的好朋友，他來向我求助，要求救出他的女友。」

池田又想了一下道：「爲了報答先生的救命之恩，我可以說出人質所在的地方。」

岩下道：「謝謝你，你也該說出主使的人！」

池田搖頭道：「那可不行，盜亦有道，我不是一個好人，但是我在道上混的，我不能有違道義。」

「你對他有道義，他却要殺你滅口，這次就是爲了綁架案子牽上了你，他怕你被捕而牽出他，才派人來殺你。」

「我知道，那三個傢伙說是龍太郎的人，但龍太郎的手下我會認識，我早已了解到他們會對我不利了。」

「這麼說來，你早有了自保之道。」

「那倒沒有，可是我別無選擇，我若不跟他們走，他們也不會放過我，那樣他們就會亂傷人了，我故意裝着不知道他們的身份，跟他們到僻靜的地方，原是想出其不意，先發制人，跟他們拼一下的。」

「對方有三個人，你拼得過嗎？」

「這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就是拼不過，也不會誤傷到無辜了，所以我對先生的相救之情，仍是十分感激。」

「你倒是個很講義氣的人。」

「我是的，在我這個圈子裡混，道義是很重要的。」

「只可惜你所依賴的人却不太講義氣，綁架美子小姐是他的授意，出了事，他却想犧牲你。」

池田咬咬牙道：「他會後悔的，我的外號叫原宿之虎，這頭虎也不是好欺負的。」

「你想自己去找他算帳？」

池田冷笑道：「我不會放過他的。」

駱希眞道：「你鬥得過他嗎？他不但是赤鯨組的首腦，而且還是國會議會，財雄勢大。」

池田微怔道：「你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駱希眞道：「是的，我們不但知道他是誰，也掌握了他不少犯罪的證據，立刻要對付他了，所以你不必去找他報復，還是把一切都告訴我們，由我們去對付他！」

池田冷笑道：「你們對付得了他嗎？」

「我們可以請求國際警探的支援。」

池田搖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跟警探打交道，否則我以後就無法再在道上混了。」

「你以後還打算混下去？」

池田作了一個苦笑道：「這是我自己選擇的路，除了混之外，我別無求生的技能。」

岩下眞平叱道：「胡說！混黑道也算是求生技能？」

池田淒涼地一笑道：「眞平師，我知道這話你聽不進去，但我從十三歲就開始混了，一直混得很不錯，我一個月的收入抵得上一個公務員一年的收入，而且還不扣所得稅，這棟公寓是我買下來的，有五百方呎，包括全套豪華的設備，對一個日本人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幻，所以我無法再去接受平凡的生活了。」

岩下嘆了口氣，他也知道這是事實，在東京的日本居民，置產是件難以想像的事，一對在公家機構服務的公務員，在畢生辛苦服務三十年後，省吃儉用，最多只能在公寓中置下一個幾十方呎的小單位。祇有走偏門的人，才有資格買得起這麼大的房子。

因此他也知道不必再對池田說什麼了，只是道：「美子小姐被藏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裡，跟那些嬉皮們在一起，不知道在那一個房間裡，你們去一找就能找到的。」

「就關在這個地方？」

「沒有關她，這不是囚人的地方，她是完全自由的。」

駱希眞道：「怎麼可能，她若是完全自由，怎麼會不跟我們連絡，她已經失踪幾天了？」

「她的身體是絕對自由的，祇是她的神智不太清楚，我每天給她注射一針迷幻藥，使她的神智昏迷。」

駱希眞叫道：「該死，你怎麼能這樣子虐待她。」

池田笑笑道：「駱君，別忘了她是被綁架的肉票，我這樣對待她已經很客氣了，不綁不綑，行動自由，有吃有喝，有人陪她玩！」

「可是你使她神智迷失……」

「那祇是幫助她生活得愉快而已，駱君，你別担心有人會侵犯她，我可以保證沒這種事，這些人都是久年的大麻煙吸食者，也多半是性無能者，你別看他們男男女女，脫光了衣服在一起，很少會發生什麼事。」

「很少會發生，但不是絕不會發生。」

「對別人不敢說，但美子小姐却絕對不會，因爲她幾乎一直都在昏睡中，這兒並不缺女人，那些人興致來時，隨時都能抓到一個，却不會找一個睡美人，會說會動的女人都很難引起他們的興趣，更沒人會去找一個不動的女人。」

十三

駱希眞迫不及待地向門口衝去，岩下也嘆了口氣，向池田道：「你走吧，我不是警探，只要救出人質就行了，不會來抓你，不過我希望你能愼重考慮。」

「眞平師！我不必考慮，黑道中人做事情講究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早點離開，那個要殺我的人還在等消息，現在還有機會找到他。」

岩下眞平從身邊摸出一個小藥瓶丟過去道：「你自己保重，瓶中的藥專治各種外傷和止血，很有效用。」

池田接在手中，謝了一聲，就衝下樓去了。

岩下眞平把兩個受傷昏倒的大漢綁了起來，再進屋子裡去，那些嬉皮們還是昏天黑地的鬧着，有的男女相擁成一團，隨着音樂對舞着，有的抱在一起，只是靜靜地躺着，池田說的不錯，這些人對性都已失去了興趣，有幾個男女是赤裸相擁的，可是他們也只是互相對抱着而已。

對他們的闖入，有人漠不關心，有人只淡淡地看了一眼，又沉浸在他們自己的世界中了。

屋中的光線很暗，駱希眞正在一個個地找着，但這一批人的頭髮都很長，有的還有鬍子，尙可分出男女，有的則根本男女不分。

岩下找到了電燈的開關，拍的一聲，把電燈打開了，室中立刻發出一陣抗議的呼聲，有的人仍然不動，也有人要上來關燈。

岩下火大了，不分男女，見人就給他們一個巴掌，怒聲叱道：「滾！滾出去，你們這一批人類的渣滓！」

很多女的開了燈，發生了痛呼，有的則依舊木然，岩下的怒火未熄，拳打脚踢，引起一陣大亂。

駱希眞終於找到了千代美子，她脫光了衣服，蹉在一個角上，昏昏地睡着。

駱希眞上去拉她，她只疲弱地道：「走開！走開！別來打擾我。」

駱希眞急忙道：「美子！美子，我是駱！駱希眞。」

美子連眼睛都沒有睜開，只是微弱地道：「走開！你別騙人，你不是駱，我剛才還跟我的駱在一起。」

她又要沉入她的夢中世界了！

岩下過來問道：「她是美子小姐？」

駱希眞點點頭：「是的，但不知怎麼會變成這樣的。」

岩下嘆了口氣道：「她一定很愛你，所以在夢中的世界裡，還是跟你在一起，你要使她清醒一下。」

「怎麼清醒呢？」

「最好是找醫生來，不然就把她放到冷水裡去浸一浸，不過她的體力很弱，恐怕吃不消。」

駱希眞道：「沒關係，她是個受過訓練的警探，體能很好，應該吃得消的。」

「那你就抱她進浴室去浸一下吧，先放一池熱水，浸上五分鐘後，再用冷水一冲。很快就能清醒了！如果你能爲她按摩一下就更有勁！」

這一套駱希眞都知道的，那是一般用來治療疲乏的方法，駱希眞只是不知道也能使迷幻藥患者清醒而已！

他把美子抱進了浴室，放了一盆熱水，把美子泡了進去，美子似乎很舒服，在盆中居然睡着了，直到冷水淋在她身上時，她才突然地清醒過來，乍然看見了駱希眞，那一剎那的驚喜是難以言諭的。

隨即，她像個小女孩似的，撲進了駱希眞的懷中哭泣了起來，駱希眞拍着她的背，安慰她道：「好美子，好女孩，一切都過去了，感謝上天，妳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美子却哽咽地道：「駱！這幾天，我一直都在迷迷糊糊中，閉上眼睛就看見你，睜開眼睛，却看見一大群希奇古怪的人，所以我只有不睜眼了。」

「原族可不是怪人，他們只是形狀與服裝奇特而已，妳對他們應該不會陌生的。」

「原族！你是說我在代代木的原宿。」

「不在公園裡，在公園附近的一家公寓裡，現在公園裡倒是不常見他們了，他們的活動轉入了地下。」

「我怎麼會跟這些人在一起的？」

「妳對所發生的事都毫無記憶嗎？」

美子用手揉着太陽穴，顯然她的頭還在痛，不過她終於有了記憶：「我記得那天在溫泉旅館中等着表演，有個叫稻子的女人敲窗要跟我談話，我們談了幾句有關表演的事，然後就失去記憶了。」

「那個稻子是被赤鯨組的人買通了，他們用迷藥把妳迷昏了過去，以後呢？妳不再記得了嗎？」

「以後……我想想看，我好像到過一間大房子裡，一個頭上戴了鳥面具的人向我問話。」

「那就是鳥，文件中提到過很多次的鳥，就是他。」

「就是那頭鳥，我記得他的聲音很熟，好像常聽過似的，你知道這個人嗎？」

「我不知道，不過據一切的跡象顯示，這個人似乎是國會的上議員鳩造。」

美子一拍腦袋道：「對了！就是他，最近幾次，鳩造議員在電視上公開發表演講，公開攻擊總理大臣的財務政策，說得很有道理，我的印象很深刻，對了！鳩造議員的左手上戴了一個鳩首的白金戒指，那個戴鳥鳩面具的人也戴着這樣一個戒子，無怪我看起來很熟悉，只是無法把這兩個人聯想在一起，鳩造議員會是赤鯨組的黨魁嗎？」

「他不是黨魁，赤鯨組的黨魁已經公開地站出來了，他只是一個傀儡而已，赤鯨組在暗中被一批有力者把持着，鳩造就是其中之一。」

「他就是一再要謀殺我的人，也是赤鯨組中，違法作惡的魁首？」

「也許還有別的人，但是鳩造無異是相當重要的一個！」

「眞是難以想像，他有那麼高的地位。」

「他的地位是靠金錢培養起來的，也是利用那些作孽錢把他捧上了台，你們日本的金權政治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駱！別跟我說這些，我不是政客，也不懂政治，何況不單是日本有金權政治，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情形，錢在每一個地方都是受尊敬的。」

駱希眞也忍不住笑了，他拍拍她的背笑道：「外面還有位岩下眞平在等着呢，妳假如恢復清醒了，就出去謝謝他吧，能夠找到妳，全靠他的幫助。」

「岩下眞平，他是我的老師，教過我們徒手搏擊！」

「是嗎！這傢伙還對我說，他從不跟警方來往呢？」

「眞平師是個很可敬的人，他的地位很清高，他的確不肯答應教授的，經過山下長官一再地懇求，他才答應教授一個月，剛好就排到了我們那一期，得以蒙受他一個月的教授，實在得益非淺，他的搏擊理論注重以靜制動，那是六年前的事，恐怕他自己都忘了。」

駱希眞道：「我跟他認識是在三年之前，我們是打出來的交情，他到香港去參加比賽……」

「我知道有這回事，他的學生得到了個人組第二名，大家感到很遺憾，怪他自己不肯下場比賽，否則一定可以得到第一名的。」

駱希眞笑笑，沒有說話。美子的體能很不錯，已經恢復了大半，穿好衣服出來，外面的

岩下已經把滿屋子的人都打跑了，却把兩名兇徒和一名死者拉了進來，美子連忙向他行禮招呼致謝，岩下笑道：「原來妳就是那個紮了條小辮子的女孩，我對妳的印象很深刻，認爲妳是個很難得的人才，可惜加入了國際警探，無法全力致力於技擊，否則必成大器。」

「是！謝謝先生誇獎。」

岩下又笑了笑：「我把這裡的人都趕走了，他們都是些不知情的糊塗虫，警方也問不出什麼口供，最多增加一點池田的罪名而已，但池田的罪名已經夠多了。」

「是的，先生的措施很對，對於那些原族，警方也不會對他們如何的，尤其是他們的家長，還有不少是知名之士，眞想不到他們的子女何以會如此。」

岩下輕嘆一聲道：「日子過得太好了，才會有這種病態出現，從戰後到現在，日本由戰敗國又一躍爲經濟大國，成爲世界矚目的中心，只可惜我大和民族的靈魂却受到了汚染，這實在不是件值得慶幸的事。」

美子無言地低下頭，她也有同感，雖然她有個中國的爸爸，但本質上，她仍是日本人。

岩下又道：「另一具屍體我也搬進來了，人是池田殺死的，我和駱希眞都在場目擊，因此，我想不必保留什麼第一現場了！這不會構成什麼不方便吧。」

美子道：「不會！這種案子不同於一般的謀殺案，需要偵查，我通知山下長官，轉告當地警方處理就行了。」

「池田去找那個主使他的人了。」

「是不是那個鳩造議員？」

「他沒有肯定地承認，不過我想多半不會錯！」

「糟糕，我們得快趕了去，他們都是重要的證人，不能夠損失任何一個的。」

「妳的體力能夠行動嗎？」

「差不多了，而且我可以請求援助的。」

「駱君會陪妳前去嗎？」

駱希眞道：「我只有陪她去了，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我想快點結束這件事。」

「那你們二位快點去吧，我在這兒等候警方來到，交代一切，請恕我無法奉陪了。」

美子用電話與山下長官迅速取得了連繫，報告了一切後，又請求立卽行動。

山下長官在電話中給了她一番指示，兩個人就告辭了出來，在門口只等了三分鐘左右，就有一輛車子開到，車中除了一名司機外，另外還有兩個人，都是穿着便裝，他們都是國際警探的幹員。

美子是認識這兩個人的，她向駱希眞介紹這兩名同僚，一個叫芳田秀吉，一個叫上野空

山，年齡都在三十出頭，沉穩、堅毅，握手時很有力量，是典型的幹員。

他們的英語都還不錯，所以駱希眞跟他們的談話並不困難，他友善地笑了笑道：「未曾到日本之前，我有個錯覺，我以爲日本這些年受美國的影響，英文在此地一定很爲普及了，結果來到日本後，才發現在這個地方，英文仍然是一種極爲陌生的語言。」

上野空山笑笑道：「在二次大戰後，我們不否認得到美國一些幫助，但是我們並不感激，而且我們能迅速復興，靠的是我們自己，並不是仰仗美國人，大老美並不是一個很可信賴的朋友，如果過份地倚賴他們，不僅會失去一切，也會喪失了自己，越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眞正的力量是來自我們的尊嚴，一種民族的尊嚴。」

他的語態十分驕傲，但倒不是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笑笑道：「我的解釋恐怕無法使駱君十分滿意。」

駱希眞道：「是的，對空山君所說的一切，我是十分明白而贊同的，不過，我說的是語言的問題……」

「我要解釋的也是這個問題，我們的民族尊嚴，支持了我們的行爲，我們不會爲了討好美國人而特別去學英文的，我也可以舉一個類似的例子向你說明，台灣曾經在日本的統治下過了五十年，但台灣的人民也沒有完全都學會說日語，日本話在台灣也不能普及和流行。」

駱希眞有點臉紅地道：「我說過那是我的錯覺。」

空山平和地笑笑道：「我也沒有責怪你的意思，事實上大部份到日本來的人都有這個錯覺，他們以爲在日本，英語可以十分地流行的，但是到了這兒，他們就發現自己的錯誤了！」

駱希眞道：「英語是世界語言，爲了與其他人種構通，學點英語並無損於民族自尊。」

空山笑道：「這一點我也不堅持，爲了職業的需要，語言的構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國際警探部門的同僚，差不多都可以懂得一些英語，我要聲明的是，我們並沒有因爲跟美國的關係密切，我們的人民就一窩風地都去學英語了，我們認爲美國人如果要跟我們構通，他們應該學日語，這不是狹窄的民族主義，但却是一種民族尊嚴。」

駱希眞不自由而然地點點頭，他在香港出生、長大，這兒最流行的是廣東話，香港人也不全會說英語，但那是一種其他的因素，至少，在香港人的意識中，很少人會有那種民族的尊嚴。

這是個不必繼續下去的話題，因此，他變更了談話問道：「山下長官對此行任務有什麼特別的指示沒有？」

「沒有，我們的任務是支援二位，我們奉到的指示是接受二位的指揮。」

「那怎麼敢當呢。」

美子笑道：「駱！你別客氣了，他們二位在國際警探的年資和階級都比我高，但是在這次的任務中，他們必須接受我的指揮，因爲我是行動的負責人，不過山下長官的指示中，連我也在你的指揮之下，你才是最高的負責人。」

「我怎麼行呢！我只是一個客人，不能負責的。」

「是我的措辭不當，我們並不要你負任何的責任，但整個行動，却由你作主，因爲你對狀況最了解！」

「任何行動都由我作主嗎？」

「是的！都由你決定！那個池田也是你找到的，救出我來，全是你的力量，這使我們很慚愧，山下長官對你十分佩服，決定授你以全權。」

「我沒這麼大的本事，找到池田是眞平師的力量。」

「那也是你的關係，我們可沒有這麼大的面子，請得動岩下眞平親自出馬幫忙。」

「憑山下長官的關係也不行嗎？」

「恐怕是不行，山下長官代表了官方，官方只能盡本身的力量去做應該做的事，無權去要求民間作任何協助的，因爲我們無法提供足夠的保證，保證協助者的生命或財產的安全，萬一他們有所損失，我們可賠償不起。」

駱希眞嘆了口氣：「聽妳這一說，我才意識到我欠了眞平師多大的人情。」

「眞平師肯幫你這次忙，的確是大人情，他在原宿開武道館，而赤鯨組的勢力在原宿十分強大，他居然不惜得罪赤鯨組而親身介入，實在不容易。」

「赤鯨組會對他不利嗎？」

「在赤鯨組中的其他人或許不至於，因爲眞平師在日本是個很受尊敬的人，不過直接受到打擊的人就很難說了。」

「妳是說鳩造議員。」

「我只是說那個支使池田綁架我的人，却沒有指定是誰，除非我們有直接的證據。」

「妳明明知道是他，一切都指向他。」

美子嘆了口氣：「駱！警方做事不能這樣的，知道是一回事，如何去證明又是一回事，我們不能憑知道一個人犯罪就逮捕他，必須還要證實他犯了罪。」

「他綁架妳，這還不能證明嗎？」

「綁架我的人很多，主事者是池田，他已經向你承認了，還扯不到鳩造身上。」

「可是鳩造却是眞正的主使者。」

「是的，但也僅是推測而已，沒有直接的證據，池田也沒有指證他，幸好池田去找他了，希望能夠在鳩造的家裡，一下子找到他們兩個人。」

「鳩造在他的家中嗎？」

從不開口的芳田秀吉發言道：「是的，他在他的寓所裡接待四位國會議員與幾位外國的使館人員舉行宴會。」

駱希眞道：「那不是有很多人嗎？」

「那是一定的，鳩造是個很狡猾的人，每次他有什麼行動時，總是要舉行一次公開的宴會作爲掩護，這是他的習慣，這次舉行宴會，我們已經猜測他的動機，接到你們的電話，才知道是他派人去暗殺池田滅口。」

「你們一直就在注意他的行動嗎？」

「是的，自從知道他可能就是『鳥』之後，我們就一直釘緊了他，每一分鐘的行動都在掌握中。」

駱希眞笑笑道：「這一來倒是幫了我們的忙了，池田去找他算帳，可能會因爲人多而暫時不敢動手，我們還來得及去找到他們。」

「應該是來得及，我們接到消息後，立刻就和監視鳩造的人員取得連絡，知道他那兒還十分平靜，我們已通知監視人員加強戒備，預防意外發生。」

「好！在我們到那裡，希望不要有什麼變故，而且最好先能逮到池田，才能使鳩造俯首認罪，他是唯一的人證，否則恐怕還是很難動得了鳩造的。」

「是的，駱君，國會議員是特權階敬，除了是當場的現行犯，否則要逮捕他，必須得到國會的同意，那就必須要提供相當的證據了。」

車子在一條路口停了下來，另外有個年輕的男子過來，是負責監視的探員青山，鳩造的寓所就在不遠的地方，是一所很豪華的花園洋房，從這裡可以用望遠鏡很清楚地觀察到屋內的一切。

「宴會還在舉行，屋內仍然十分平靜，也沒有人出入過，我們另外有兩個人在住宅附近監視門戶。」

青山的報告很簡單，駱希眞把望遠鏡借了過來，展開了瞭望，恰好看見一個人起身去聽電話，忙問道：「鳩造是不是穿着和服的那一個？」

「是的，和服是日本的禮服，習慣上主人都是穿着禮服的，尤其是在家的時候，他穿的是一件青色圖點的底的禮服！」

「他到另一個房間去接電話了，可惜看不見。」

青山忙道：「沒關係，我們已經在電話上接了線，可以把聲音傳過來的。」

他取出一台電唱體收音機似的傳話對講器，發出了一個要求接通電話的請求，立刻機內傳出了一個男子的咆哮聲：「八格野鹿，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你們的人太差勁了，快派人出去，務必要找到池田，把他殺掉，留在那兒的人質也被救走了，你們簡單是飯桶。」

「是的！先生，我立刻採取行動。」

「新次郎，我再告訴你一遍，把你能動用的人手都派出去，務必要在四個小時內辦妥這件事，否則你這個社長就不必幹了，自己給我切腹。」

「可是……先生……」

「沒什麼可是了，這是最後一次命令，四個小時，我在家裡等消息，我希望等到的不是你切腹的消息。」

砰的一聲，是電話機被摔回去的聲音，以後則是一片靜默，駱希眞已經由美子把電話中的內容翻譯給他聽了，他點點頭道：「這是狙殺失敗後，他手下報告的消息，在事發後，兩小時，他們就有消息來了，行動還很快。」

美子道：「我想在行事時，一定還有其他黨羽在後面監視着，所以這麼快就知道消息了，不過鳩造還不夠聰明，他以爲池田心急逃去，沒想到池田會來找他算帳。」

美子道：「鳩造是個很狂妄的人，一向發號司令慣了，根本沒考慮到有人敢冒犯他。」

駱希眞想了一下道：「鳩造的家裡有沒有保鏢！」

「有兩個人，是越南來的，是受過美國訓練的越戰叢林作戰的戰士，非常兇悍。」

「通知監視人員，假如發現了有人想偷入住宅，不必阻止，放他進去好了。」

美子問道：「駱！你想怎麼樣？」

「我想放池田進去，讓他們火拼去，這是驅虎吞狼的策略，我們才能抓住證據。」

「妥當嗎？萬一他殺死了鳩造呢？」

「那就省了很多麻煩，你們的目的是對付鳩造，有人殺了他不是很好嗎？」

「我們的目的是將他繩之以法，將他的罪行公諸於世。」

「你們還是可以做的，事實上搜集的證據也不少了，只差一個直接的證人而已，鳩造一死，他的手下失去了伏特，也都會招供了。」

美子想想又道：「假如池田被殺了呢？」

「那個傢伙身手不弱，人也很機警，要殺死他恐怕沒這麼容易！」

「駱！我們不能冒這種險的。」

駱希眞道：「我知道，但是鳩造有特殊的身份掩護，一定要在他犯罪時才能拘捕，他若

殺死池田，正好是個犯罪的機會，你們可以直接逮捕他了。」

美子看看幾位同僚，徵求意思，他們却都不開口，顯見得他們也同意駱希眞的辦法！

美子嘆口氣道：「好吧，山下長官的命令是一切由你作主決定，你說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

駱希眞笑笑道：「你們都是大行家，這件事本來就沒有我這個外行來插手的餘地，可是山下長官偏要我來指揮行動作決定，妳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那是因爲你的表現十分優異，山下長官對你十分的激賞和優異。」

駱希眞搖頭道：「這祇是給你們的理由，却不是眞正的原因，他之所以找上我，因爲我是個局外人，可以放開手做事，不受法律和規章的限制，也可以不理會鳩造議員的特殊身份，山下長官這次大概不計一切要把鳩造的問題解決了。」

「可是我們也不能越出法理的範圍。」

「這個妳放心，我會有分寸的！」

青山已接過了望遠鏡繼續瞭望，這時忽然道：「屋子裡在開始送客了，宴會結束了。」

駱希眞忙道：「那我們也快點過去，池田若要潛入屋中，這正是個機會。」

他們迅速地步行過去，剛好看見了鳩造送走最後一個客人，他的兩名保鏢則穿着僕役的服裝，木然地站在一邊，鳩造連連地鞠躬道：「今天這一聚實在很愉快，唯一遺憾的是兄弟臨時發生了急事，無法進行餘興節目，只有把錄影帶交給您自個兒去欣賞了，這兩套帶子是法國最新拍攝的，十分精采，尤其是担任表演的幾個法國女郎，個個都是第一流的面貌和身材，您一定會欣賞的。」

被送的客人也是位議員，他哈哈一陣大笑道：「鳩造兄，你眞能保證這些小妞兒可以請到日本來。」

「絕沒問題，這兩套錄影帶的價格高出市面十倍，在市面上並無發售，發賣者是法國一家最大應召站的主持人，他向我保證可以提供這種服務的。」

那位議員笑道：「法國妞兒的身材和性感是沒話說了，只要能夠弄了來，兄弟倒是不惜代價，弄兩個來開開洋葷。」

「可以！可以！到時我們都抽個兩天空，帶上她們出去旅行一趟，一定妙趣無窮。」

「可是我不會說法語，那該怎麼辦？」

「沒問題，她們都會說英語的，這些女郎都是大學程度，水準很高！所以收費才高。」

「錢不成問題，到了我們這種年紀，賺錢不花，難道還帶到棺材裡不成，那就一切拜託了。」

「可以！可以！老兄看過之後，把她們的號碼記下，兄弟立刻拍電報過去，叫她們立刻起程，二十四小時後，我們就可以在成田機場去接人了。」

「要我們自己去接嗎？那可不太方便，被記者們知道了，可成了花邊新聞了。」

「怎麼會要我們自己去接呢，兄弟會派人去接機的，一切都安頓好了，再來通知老哥去赴約。」

對方十分滿意了，在歡笑中大家告別分手，後來那些話，他們是以英語說的，駱希眞不待翻譯就懂了，皺皺眉頭道：「這就是你們的國會議會嗎？」

美子輕嘆了一口氣道：「每個國家的國會議員，都有這種人的，因爲國會議員是民選的，無法要求素質，只要老百姓選他們，他們就可以當選。」

「可是你們的老百姓也該作個理智的選擇呀！」

「他們都是一些大企業的老闆，本身的員工都有幾萬人，再加上眷屬和拉來的關係票，足夠他們當選了，日本的金權政治是最明顯的，所好是國會中這種人並不是多數，所以我們的國家還不至於由着這些人去操縱。」

鳩造送過客人後，迅速回去了，那兩扇厚厚的大鐵門也關了起來，駱希眞和千代美子，是以一對情侶的姿態，挽着臂慢步經過的，通過門口後，他們又繞着圍牆，走到一個不受人注意的地方，飛速地跳上了圍牆，進入到裡面，同時也向後面擺擺手，叫另外兩個人自由行動。

圍牆後是一座很大的花園，是日本式，有着小橋，池塘和石雕的燈座，環境很幽雅，駱希眞聽見有一陣低促的喘息聲，循聲過去一看，却是一條很壯大的篤賓犬躺在地下，口中流着血，奄奄一息，將近死亡。

他仔細一檢查，才發現這條篤賓犬的頸部穿了兩個洞，顯然是槍彈造成的。」

駱希眞低聲道：「這一定是池田殺的，看樣子他已經進去了，而且就趁剛才鳩造送客的時候，這傢伙倒是十分的狡猾，而且也眞會利用機會。」

美子點點頭道：「不錯，這是滅音手槍造成的，不久前我還聽見了兩聲狗叫，池田的槍法很準，兩槍都穿破喉管，鳩造這下子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好像宴會是鳩造自己要求提前結束的，他接到那個電話後，才結束宴會的！爲什麼呢？」

「池田的逃走，對他頗爲不利，他當然沒心情再舉行宴會了，光是派新次郎那一批人他還不放心，可能還要調動其他的人員來壓制呢。」

駱希眞不解地道：「那也不必要結束宴會呀，他用幾個電話就可以解決了。」

「鳩造可能也考慮到池田會找上門來，他在別人面前還要維持一個形象，所以才把宴會結束了，你看他不在也在作戒備嗎？」

他們已慢慢地掩近了房屋，從一扇窗子裡看見鳩造正在打開牆上的槍櫃，取出了兩枝散彈鳥槍，裝進了子彈，而他的兩個保鏢，則都持了一枝衝鋒槍，一片如臨大敵的樣子，駱希眞又問道：「日本私人可以恃有這種槍械嗎？」

「自然不允許的，民間的自衞武器，止限於用手槍，不過赤鯨組專事地下軍火買賣，他當然有這種武器。」

「那妳就可以進去，以非法持有武器的罪名，就可以逮捕他了。」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道：「沒有用的，持有衝鋒槍的是他的保鏢，跟他扯不上關係。」

「他是他們的雇主，怎麼能沒關係呢？」

「只要他的保鏢不承認武器是他供應的，他就不會有罪，法律的精神是寧寬毋枉，沒有直接的證據是無法入人以罪的，這有時雖然會放過罪犯，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好的，這可以防止警權的濫施。」

「明知道一個人犯罪，却因爲沒有採集到直接證據而眼睜睜地放過他，這種立法精神還算好？」

「是的，這是尊重人權的表現，有些國家看重自由心證，法官認爲一個人有罪，就可以憑心證判決他有罪，這是不公平的，那會形成很多冤獄，因爲法官的權力太大了，而法官不是上帝，不可能不出錯，法律的作用在消極方面是使有罪者受懲，但積極的意義却是保護無罪者不受冤屈，這一點尤其重要。」

駱希眞一嘆道：「總而言之，現在還是無法逮捕鳩造就是了。」

「是的，我們只有等下去，等池田來發動，然後在他們火拼時下手逮住人，固爲是現場的犯罪，可以不需議會的同意就能逮捕他了。」

「假如他只是被迫而自衞呢？」

「只要是當場抓住他，不管他是出之自衞或是防衞過當，我們都可以逮住他，由法庭去審理他，只要他被捕，我們也可以有很多的證據來證實他犯罪了。」

「我弄不懂你們是怎麼樣的法律。」

「現在重要的不是用那一條法律去制裁他，而是用什麼方法去逮捕他，假如不是直接逮捕，他就有足夠的時間，從容地湮滅證據，只要他一落網，失去了特權的保障，他就無所隱形了。」

「池田一定會下手嗎？」

「圓內警犬被殺，證明池田確已悄悄地進入，從鳩造他們戒備的情形看，他們這次會晤必然是很不友善，所以鳩造這次是插翅難逃了。」

正說着，忽然樓頂上發出了很重的隆然一響，好像是什麼重物墮地的聲音。

一名保鏢立刻舉槍向上，手扣槍機，噠……的射出一梭子彈，槍彈透過屋頂穿了上去，因爲這是木板造的樓板，強有力的衝鋒槍子彈是具有相當的殺傷力量的，一梭子彈打完，樓上似乎傳來了痛呼聲，沒多久，從穿破的彈孔中有血跡流下來！

那個保鏢歡聲道：「射中了！我去看看。」

鳩造忙道：「小心點，把子彈裝滿才上去。」

那個保鏢點點頭，換了一個新的彈夾；才從樓梯口上去，剛走到樓上，只聽見劈的一聲輕響，那個保鏢已滾了下來，額頭上一個彈孔，子彈射進了大腦，只動了兩下就寂然了。

鳩造和另一名保鏢都沒有上去檢驗死者，他們反而找了個掩蔽的地方躲了起來。

但是樓上也沒有動靜，鳩造等了一下，忍不住道：「八格野鹿，這是怎麼回事？」

另一名保鏢道：「也許他只是受了輕傷，還能行動，喬治衝了上去，受到他的狙擊。」

鳩造道：「輕傷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血。」

「有些部位受傷是流血很多的，但不會致命，也不影響行動，譬如說大腿上中了一彈。」

「」

「管它是那裡中彈，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池田這傢伙得過射擊俱樂部的冠軍，槍法準得很，我們總不能在這兒等他慢慢地收拾我們。」

「波士，你不必急，他已經受了傷，等待下去對我們只有好處，他的傷口不斷地流血……」

「正如你所說，他中彈的部位是無關重要的地方，一定可以自己設法包紮起來。」

「波士！他流的血不少，不管是那個部位，流了那麼多的血，自己是無法止血的，等下去絕對對我們有利。」

鳩造却搖頭道：「不行！我可不能等，你一定要設法去主動攻擊，你不是說你在越南時，曾經一個人殺死過六名美軍，現在才一個人，你就沒辦法了。」

「那個保鏢道：波士，我並不怕死，我也可以去找他，但萬一我又被他打死了，可沒人保護你了。」

「我不要人保護，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你還是去把他找出來的好！」

保鏢的被擠得沒法子，只有一滾身從掩蔽處翻了出來。

他的槍擊行動很俐落，經驗也很豐富，滾到樓梯口時，就舉槍朝上射出了一梭子彈，然

後又撈起了同伴掉下來的槍，一面射擊、一面向上衝，快到樓梯口時，他伏身在下不動，迅速地把兩技槍都換了彈夾，身上背好一支，手中握着一技，正待試探着向上推進！

忽然一個長長的黑影由牆角處滾了出來，看去好像是一個人要轉移位置，這個保鏢立刻對着那黑影扣下了板機，子彈連續射出，擊中在那個黑影上。

黑影在地上不動了，却是一具長長的睡袋，保鏢的發現上了當，却已來不及了，他看見牆角伸出了一技槍管，也看見了槍管中噴出了火光。

這是他在人世間最後的一瞥，然後他的身子就滾了下來，也是額上中槍。

池田彷彿有個習慣，喜歡在人的額頭上放槍，不過他的槍法也實在是準，一槍中的，被擊中的人也都是一槍畢命。跟着在這個保鏢滾落的同時，池田的身影也迅速地出來了，躲在樓梯口的一根柱子後面。

那根柱子差不多跟人體的厚度相似，平過身體來恰好被檔住，當然不能完全被遮掩住，但是鳩造手中是一技散彈獵槍，這種槍的刺擊面積很廣，却沒有太大的殺傷力，尤其是鳩造所處的位置，必須要全身露出來，才能準確地正面射擊，以池田的射擊準確度，鳩造是沒有這個胆子敢站出來的。

池田等了一下，乾脆站了出來，冷冷地道：「鳩造先生，你不是派人去要殺我嗎？我自

己送上門來了。」

鳩造躲在屋角慌忙地道：「池田，那是誤會，完全是誤會，我沒有這個意思。」

池田冷笑一聲道：「誤會？鳩造先生，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不必要說這種毫無意義的話了，你我都清楚，那是事實，不是誤會。」

「池田！你聽我說，我下過狙殺的命令，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你的辦事不力，身份也洩漏了，警察已經在追查你，所以你必須被滅口！」

池田生氣了道：「八格野鹿，在綁票的時候，你的形跡也敗漏了，警察查到了你的車子，查到了你在附近開了房間，也查到了你身上，知道你涉嫌，你爲什麼不自殺來滅口呢？」

鳩造道：「我是國會議員，沒有直接證據，警方是無法奈何我的，你却沒有這份特權。」

「所以我就該倒楣是不是？」

池田一面說話，一面往下走，這個時候，鳩連若是敢挺身出來開一槍，池田是很難倖免的，可是池田彷彿吃定了鳩造沒這個種，而鳩造也的確沒這個胆子。

一直等他走到樓下，而且轉到一個鳩造無法射及角度，慢慢地向前掩近，鳩造也不敢開槍。

兩個人十分接近了，池田把手伸過去，槍口已對準了角落中的鳩造道：「鳩造先生，把槍丟掉出來吧，現在我可一槍打死你了。」

鳩造的聲音發了抖，吃吃地道：「池田君，有話好說，一切都可以商量。」

他果眞把槍丟掉了，沒有了保鏢，他知道憑手中這技槍是無法與池田抗衡的。

跟池田正面相對時，他才發現池田全身都是完好的，不由驚道：「你……你沒有受傷？」

「當然沒有，你那兩個飯桶保鏢怎麼能使我受傷？」

「可是從樓上流下那麼多的血？」

「你樓上有一頭鸚鵡，我切斷了它的喉管，把血從槍洞中流下來，就把你們騙過了。」

鳩造苦笑道：「池田君，你實在很厲害，本人實在遺憾，以前沒有跟你好好合作。」

「如何合作法，做你的保鏢？那是奴才的工作，我池田可不幹這個的。」

「不！不！那太委屈你了，但是在狙殺部，可以請你負責，一定會有輝煌的成果的。」

池田冷笑道：「在你手底下做事，隨時都有被出賣的可能，我沒有興趣，而且現在你自身難保，談這些都沒什麼用，現在還是解決目前的問題吧！」

「目前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呢？」

「很簡單兩個字，第一個是錢，我現在是被你所累，需要逃去，手頭需要現款！」

「這沒問題，你要多少。」

「伍仟萬日幣。」

「伍仟萬！我手頭那有這麼多的現款？」

「折價成美金也可以，你可別再說沒有了，我知道你的保險箱中經常放着大批的現款備用的。」

「可是你要得太多了吧！這是勒索呢。」

「鳩造先生，這總比我在額角上打一槍好吧，以你對我的手段，我這樣回報你並不過份。」

鳩造被逼得沒有辦法，只有屈服地道：「好！我給你伍仟萬，你還有一個條件是什麼？」

「一本護照。」

「護照，你自己不是有一本嗎，每年你都要往外國跑幾趟的，還要護照幹什麼？」

「我自己的護照可能不能用了，我的名字已經被通知海關了，我要一本換個名字的護照，你也別說沒有，我知道你擁有一批空白的，貼上照片就行了。」

鳩造想了一下道：「可以，我立刻就拿給你。」

他向牆角移動，池田道：「鳩造先生，你最好老老實實地給我，別玩什麼花樣，你要知道，我的槍法是很準的，別逼得在你頭上開個洞！」

鳩造乾笑道：「怎麼會呢，池田君，綁架那個女探員是我所作的最拙笨的一個決定，連累到你，我應該負責的，我的保險箱中有二十萬美金，全部付給你，差額用日幣補足給你，出去避避風頭，以後我們再好好合作。」

他走到牆邊，撤開牆上的壁畫，露出一具保險箱，他開了保險箱，裡面放着一疊疊的紙幣，他倒是很大方，取出了二十疊美金道：「這裡是廿萬，以每元美金折合日圓二百四十五計，應該是四千九百萬元，我再給你一百萬元日幣，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替我找一個厚紙袋放進去，護照呢？」

「在底下的抽屜裡，那是我用來自備的，上面的年齡是伍拾伍歲，對你恐怕不適合。」

「鳩造先生，我不要你的那一份，你的保鏢們用的那一種就行了，他們的年齡跟我差不多。」

「那是貼好相片的，你拿去也沒有用。」

「這個問題由我自己去傷腦筋，我同樣可以找到門路的，鳩造先生，在黑社會圈子裡，我的朋友也很多。」

鳩造打開了抽屜，伸手去拿護照，却摸上了一技小手槍，回身急發，砰的一聲，池田的身子向後一頓，但同時，他的槍口也噴了火，劈劈劈，連續射出了三顆子彈，全部都射中了鳩造，鳩造雙手直向天，身子倒了下來。

池田的胸口上中了一槍，他還撐得住，上前又在鳩造身子踢了兩脚，怒聲道：「這是你自己找的，我警告過你，別在我面前玩花樣的！」

他上前拿起那堆鈔票，又想從保險箱裡多拿一點時，駱希眞和千代美子分開由兩個方向進入門中，美子喝道：「好了！池田，你被捕了！別試圖拒捕，你逃不掉的，我們的人已經包圍了這裡。」

池田轉過身來，還意圖開槍的，可是他看見又有兩名探員現身時，知道無法脫身了，苦笑着倒過槍柄，把槍交給了美子道：「小姐，妳來得可眞是時候。」

美子道：「我是來給你一個機會的，門外已經有下了天羅地網，你是逃不出去的，但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自首和投案，這樣子可以減輕你的罪刑。」

池田倒很上路，立刻道：「我投案，我給了鳩造三槍，却都不是要害，你們可以問他的口供。」

美子上前把鳩造的身體翻過來，發現他只是兩個肩膀上中槍，還有一槍則打在大腿上，果眞都不是要害，不由笑道：「你射得眞準，難道你是存心打他這些地方的？」

「不錯！我要殺死一個人時，他絕不可能活着，反之，我若不想殺他時，他也絕不會死，別忘記我是全日手槍射擊的冠軍，拿過奧運的銀牌。」

「爲什麼你不殺死他呢？」

「我知道你們要他，留下他，萬一我逃不掉時，可以憑證人的身份，減輕我的罪刑。」

「池田！你是個很聰明的人！」

「我本來就是的，我在赤鯨組只是個小角色，犯不着把性命也貼上去的。」

兩個探員已經把鳩造扶了起來，他的傷口在流血，立刻破口大叫道：「你們快送我上醫院去止血，我遭了槍刼，而且被刼盜打傷了……」

美子笑道：「議員先生，我們早就來了，你和池田的談話經過，都有小型的錄影機錄下來的，包括你們的每一句對話，所以你不必抵賴了！目前你需要的是作口供。」

「什麼口供，我現在需要的是急救，我要找律師來控告你們。」

駱希眞上前在他的傷口上打了一拳，雖只是輕輕的一擊，但已經使他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然後沉聲道：「鳩造，你已經不是國會議員了，只是一個現場被逮捕的現行犯，你還是乖乖他供的好，否則你的傷口雖不會致命，但血流多了還是會死的。」

美子也道：「你是赤鯨組中的主犯，我們寧可不要你的口供，放過其他的人，也不能放過你，假如你不招供，我就讓你流血而死掉。」

鳩造看看其他的探員，都沒有什麼表示，知道他們是眞的打算如此了，他還是怕死的，嚥了口唾沫，無力地道：「好吧，你們要知道什麼，快問好了，問完了，快點找醫生來爲我止血……」

□□　□□　□□

千代美子的任務順利地達成了，赤鯨組的販毒和販賣軍火的犯罪組織，在鳩造的指供下，大大小小的人犯都伏清了，這是一個轟動國際的大案子。

破案最大的功臣是駱希眞，然而他在新聞中却沒有露臉，功勞全屬於千代美子和她的國際警探同僚。

這是出於他自己的請求，雖然千代美子對他情熱如火，但他還是搭上飛機，單獨地回到了香港，因爲他的好友——鐵三角中的李志強，正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急需要他回去幫忙呢！

十四

鐵三角中最強的一環應該是李志強，他是個很有名的私家偵探，有着敏銳的觀察力，冷靜的頭腦、矯疾的身手和各類豐富的知識，更有着良好的社會關係，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是絕不會出問題的，可是他偏偏出了問題被涉入了一件謀殺案中。

他是個單身漢，雖然未婚，但身邊通常有美女作伴，而且都是淑女名媛，不過他的私生活都是相當嚴謹的，從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情。

這天他下了班回家，洗了個澡又更衣出門，是赴一位名媛的約會，對方是競選入圍的港姐，本來呼聲極高，可是這位小姐竟然退出了，原因是家庭的反對，她的家中是個古老而保守的家庭，對女孩子穿了泳裝，站在台上供人品頭論足的還不能接受。強迫她退出了決賽。

這位小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李志強，對他十分激賞，所以主動地約會他，這是他們第三次見面，約會是在一家夜總會中，他們相擁共舞，娓娓清談，共渡了一個極爲愉快的夜晚。然後就送她回家，還進去坐了約摸有十分鐘，就告辭回到寓所，休息睡覺。

早上十點多鐘時，警察就找到了他，說余金花被殺死在香閨中。

余金花就是那位與他共遊的小姐，她是被絲襪勒死在臥室中，現場中留着一枚金質的杜邦打火機，上面刻着李志強的名字。警察就是根據這個線索找到了李志強。

這眞是一場無妄之災，李志強是十一點半左右離開那兒的，余金花與家人共住，她家的人口簡單，只有她和父母共居，另有一個哥哥遠在美國，那天晚上，她的父母到澳門去了，女傭也出去渡假了，李志強送她回去時，她家中一個人都沒有。

屍體是他家的一個親戚發現的，因爲她的母親不放心女兒，在澳門打了個電話回家，因爲無人接聽，心中更不放心，才又打了個電話到鄰近的那個親戚家中，託他到家中去看看，因爲他們規定女兒出門，必須要在十二點以前回家，她母親是午夜一時打的電話，那位親戚到達余家時間是一時四十分，發現屋中燈火通明，大門是虛掩着的，一直進到樓上余金花的臥室，發現了余金花的屍體。

他立刻打電話報了警，然後又以電話向澳門的余氏夫婦報告了兇訊。

死者身上還穿着外出的衣服，室中略有掙扎的情形，經過驗屍後，證實死亡時間約模十二點半左右，行兇者孔武有力，那一隻絲襪是兇手在屋中隨手取到的，深勒進頸中，幾乎把頸骨都勒斷了。

他們所居是一幢獨立的花園洋房，鄰居還在五十公尺之外，所以沒聽到任何聲息。

警方找到李志強時，余氏夫婦已經包了水翼船，緊急趕了回來。

余金花由於家教很嚴，本身行爲也很規矩，仍然是處子之身。遺體也是完璧，沒有受暴的痕跡，余金花的皮包中還有着一疊百元的港幣和五千元美金，她的白金名貴手錶和鑽石項鍊仍在，證實這不是强盜殺人案件。

李志強的殺人嫌疑似乎最重，雖然他是十一點半離開余家的，但是却沒有時間證人，余家沒有人能證明他離開。他自己住的是一幢公寓大廈，回家時大廈的管理員也不在，沒人能證明他何時回家。

幸好，余老先生對他的印象良好，沒有認爲他是兇手，金質打火機是他的，他承認在樓下的客廳中抽過一支煙，取出打火機來點火，隨手就放在茶几上了，在客廳的茶几上也找到了他吸過的煙蒂在烟灰缸裡，抽剩的半包三5牌香煙也留在桌上，他也沒有到過余金花的臥室。

這些證據對他略爲有利，因爲他不可能留下香煙而單獨將打火機帶進余金花的臥室中。說他逼姦不從而殺人也缺少有力的證據，第一是李志強有着良好的記錄，他過去交往的一些女伴都可以爲他作證，說他是個十分君子的紳士，待人有禮性而有禮貌，尤其是對女性，不會用強暴的手段。

他寫字樓中有兩位女秘書，一位女助手，都是綺年玉貌的美麗女郎，她們對這位年輕波士的印象也極佳，說他是個很溫文謙和的人，即使她們犯了錯，他也只是和顏悅色的糾正，從沒有罵過她們。

這些證詞雖然沒有直接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證明李志強沒有暴力的傾向，不是一個喜歡以暴力達到目的人。

再者，就是遺體的完整，那輕微的掙扎，只是抓亂了床單，那是余金花在倒下來時，順手抓住了床單而拖亂的，死外，她身上的衣着都很完整，高跟鞋還有一隻穿在脚上，一隻脚踢掉了，假如是一個因色起意而強行殺人者，多少會對死者的身體有一番凌辱的。

再者，死者的穿着大方而有淑女風範，那不容易引起一個男人的色心，至少是對李志強這樣的男人，不會產生誘惑。何況，李志強並不缺乏女人，沒有爲此殺人的必要。

加上，他在社會上的良好關係，以及他的好友——名律師卓平的擔保，他在被偵訊了幾個小時後，就被保釋放了出來。

本來，謀殺案是由警方來偵辦的，死者的家屬也沒有委託他偵查，可是由於余金花是他的朋友，而且他也是涉嫌人，所以他自己要求加入偵查。

在一般的情形下，這是不被准許的，可是他跟卓平的社會關係不錯，再加上他過去辦案

的良好表現，警方不但允許他參與偵查，還指示主辦這許案子的人員，給予他充分的支持。

就在這時候，他在日本的另一個好朋友駱希眞也匆匆地趕了回來，駱希眞協助日本警方，將赤鯨組的販毒和販賣軍火的龐大組織瓦解後，本來還想跟他的密友千代美子再相聚幾天的，就因爲聽說李志強出了事，忙着趕了回來。

風流鐵三角又會齊了，這三個人在一起時，幾乎沒有什麼事能難得住他們。

當然，他們不是憑運氣，也不是憑蠻力瞎撞，任何行動，都要經過縝密的思慮。

駱希眞在聽完李志強的詳細報告後，展開了他的思索，約模過了五分鐘，他開始詢問了，志強，如果兇手不是你，一定是另外的一個人了，這個人殺死余金花的動機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了，否則我已着手去追查了。」

「不過我可以想像，兇手一定是余金花認識的人，而且到過余金花的臥室。」

「何以見得呢？」

「爲了那件行兇的工具，據他家的女傭阿金說那隻絲襪是余金花的，是放在衣櫥的抽斗裡的，假如是一個外來的陌生人，不可能跑到樓上的臥室裡去找殺人的工具，多半會在樓下的廚房裡或儲藏室中去找繩子或其他的工具。」

李志強點點頭道：「有道理，阿眞，你到了一趟日本，交上了一個警探女朋友，居然大有進步，分析案情大有進步了。」

駱希眞笑了一下道：「余金花是你走後，回到樓上的臥室再被殺的，這點已無疑問，問題是兇手什麼時候進去的，你走後，門都關上沒有。」

「她只送我到客廳門口，客廳的門是彈簧鎖，這是我爲她拉上的。」

「除了經過客廳，還有別的門可以進入屋內嗎？」

「有一扇後門，不過阿金在離開時已經閉死了，只有從客廳才可以進去。」

「這就是了，門鎖沒有被破壞，兇手若是在你走後才去，必然是余金花自己開門放進去的，若是在你之前就到達，就是他自己也有鑰匙，由此兩點都可以證明，兇手應該是她認識的人。」

李志強神色一動道：「你怎麼會想到兇手是在我離開之前，就已經進入到屋內呢？」

「爲了她的衣服，假如兇手是在你走後才到的，除非是你前脚走，兇手後脚到，她才來不及換衣服，那麼他死時，就不會還穿着約會的衣服，甚至於連手飾及鑽石項鍊都沒有卸下了！」

李志強想了一下道：「余家住在山頂的末端，只有一條路可以上去，我下來的時候，沒碰到一輛車子或是一個行人，那條山路在晚上行走時，車子開不快，我用了將近十分鐘才離

開山路，兇手若是在我之後到達，至少是我離開她之後的二十分鐘……」

「在那段時間，她應該上樓去更衣卸裝了，除非是兇手早就在她的臥室內等着她了。現在第二個問題，是她那天有什麼異狀。」

「你所謂的異狀，是指什麼樣的形相。」

「我也說不上來，比如說侷促不安啦，頻頻看鐘，希望你早點離開啦！看……」

李志強只陷入回憶，片刻後才道：「你這一提起，我倒是有點知覺了，她那天是有點不對勁，本來我只打算送她到門口就走的，是她再三堅邀我進去坐一下，我是盛情難怯才答應了，她還顯得很高興，剛進去的時候，她還顯得十分殷勤，又要煮咖啡，又要爲我調酒，甚至於還放了一張很具有情調的音樂，可是在我生下後十分鐘左右，抽完一支煙，她就顯得有點神不守舍，連連地打哈欠，我問她是否很疲倦，她說有一點，我就很識相地告辭了。」

駱希眞很興奮地道：「她在門口堅邀你進去，應該是十分誠意而不是禮貌的敷衍吧！」

李志強道：「阿眞，你是最近才交了個日本女朋友，我和阿千都早就女性交往了，對於小姐的邀請是出於那一種，總還分得出來的。」

「我知道你經驗老到，才能增加我推測的正確性，她在門口很誠意的邀請你進去坐坐，然後又很熱誠地招待你，大概是想跟你再聚一段時間的，大概後來又發現了什麼地方不對勁，知道室中已經有人在等她，所以才侷促不安，故作倦狀，希望你離去了！你再想想……」

「李志強沒有多想，就叫了起來，鬱金香。」

「什麼鬱金香？」

「那盒黑色的鬱金香！放在樓梯的第一級階梯上，靠近扶手，她見到那盆花後，微微地一怔，然後把它端起來，放在樓梯的柱子上，從那個時間開始，她就顯得臉色不平常了，我本來沒想到這件事有什麼意義，經你這一提起，我才意識到這有點不平常了……」

駱希眞的神情跟李志強一樣地興奮，緊接着道：「那麼這盆黑色的鬱金香對她一定有着某些暗示！」

「這不是廢話嗎，我也知道這是一種暗示，問題在和我們想了解是什麼暗示！」

「這很簡單，花是原來就在屋內的，並不是兇手自己搬來的，只不過換了個地方，那就是告訴余金花說，他已經來了，在她的臥室裡等着。」

很少開口的卓平這時才笑道：阿眞到了一趟日本，辦了一件大案子，居然變得能幹起來了，分析事情起來，頭頭是道，就好像他親眼目睹的一樣。」

駱希眞有點腼然道：「阿千，你別笑我，我知道在我們這個鐵三角裡面，我是最沒腦筋的一個，我也不是一個會動腦筋的人，就是在對付赤鯨組的事件中，也是用拳頭多用腦的時

間少。」

卓平道：「不！我從日本的警視廳借到全部的資料看過，他們對你推崇備至，尤其是最後偵辦千代美子被綁架的事件中你的表現簡直是可圈可點，他們準備把你的分析過程，當作教材來教育他們的刑事警察呢。」

駱希眞道：「你們這些當律師的最拿手的就是口蜜腹劍，你前面在誇獎我，後面一定是準備攻擊我。」

卓平笑笑道：「不是攻擊你，而是要補充你推論不及的地方，你說把那盆鬱金香換個位置來表示通知余金花，有人在屋中等她，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你說的簡單兩個字，我認爲這個舉動絕不簡單！」

「怎麼個不簡單法？」

「要表示人在屋中的方法很多，何以偏偏要選了搬移花盆這一種呢，而且這花盆也可能是女傭搬動的，怎麼會一見花盆移位就知道有人來了呢？除非是這一盆黑色的鬱金香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意義。」

「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卓平想了一下道：「鬱金香是荷蘭的國花，而黑色的鬱金香是特別名貴的一種，是一個囚犯在獄中以無限的心血和眼淚培植出來的新品種，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說，就是敍述這個感人的故事。」

「我沒有看過。」

「我看過了，因爲我以前承辦過一件案子，也是與黑色鬱金香有關，據我所了解，有一個很神秘的組織，就叫做黑色鬱金香！」

李志強也感到興趣了，好奇道：「是什麼樣的組織。」

「詳細的情形不太了解，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女性，而且是十分富有的女性，她們的標記就是在家裡有一盆黑色的鬱金香。」

駱希眞道：「那麼余金花會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了。」

「這個我就不敢說了，有角的動物不一定是牛，但是牛却一定長角的。」

「這話是怎麼話呢？」

「是回答你的問題，我知道那個組織的成員，一定有着一盆黑色的鬱金香，但是有着一盆那種花的人家，並不一定是那個組織中的成員，不過照阿強的說法，那個余金花在見到花盆移位後，表示過一陣震驚，因此這盆花對她有着特殊的意義，也許與那個組織有關連。」

駱希眞道：「應該和組織有關的，我們何不找余老先生談一下。」

卓平道：「問他們有關秘密組織的事很難，問她們余金花以前的交往情形，我以前承辦過的也是件謀殺案，當事人是個寡婦，認識了一個青年，兩人交往正蜜之際，那個青年被殺死了，那個寡婦自然涉嫌很重，可是經過調查後，證明她是無辜的，死者是被一名舞女殺死的，那個青年是個拆白，專門騙取女性的財物，那個舞女被他將積蓄騙取一空，求助於黑色鬱金香，在她們的幫助下，殺死了那個小拆白。」

「黑色鬱金香是個保護女性的組織了！」

「這祇是我了解的一部份，却無法深入了解，事後我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因爲我調查後，知道那個舞女與那名寡婦都是組織中的成員，但是舞女在殺人後自殺了，那個寡婦也出國去了，就此斷了線。」

李志強失望地道：「那就找不到人可問了嗎？」

「所以只有從余老先生那兒着手。」

駱希眞却笑道：「我有我的辦法，我有許多師弟和跟我練武的學生，我只要請他們留心一下，看看誰知道那一家有盆黑色鬱金香的，再去了解一下，結果還確實些。」

卓平道：「這兩點都是辦法，我們分頭去進行好了。」

卓平與李志強一起去探訪余老先生夫婦，他們對李志強的印象極好，也不相信李志強會是殺害他們女兒的兇手，反而爲這件案子牽累到李志強而致歉，因此對他們的問題有問必答。

但是他們對女兒的了解却太少，余老先生忙於事業，卓太太則忙於應酬搓麻將，對女兒的事極少過問，只知道她頗爲廣於交遊，男的女的朋友一大堆，却找不出一個有特殊交情的。

至於余金花爲什麼港姐競選的半途退出，余老先生倒是很坦白，也十分慚愧，因爲他收到了一封勒索信和一張照片，照片是在一個地下的架步中拍的，鏡頭上有許多男女裸體擁舞，余金花恰好照得很清楚。

勒索者要余金花付出五萬元港幣，否則就要公布這張照片來破壞群衆對她的形相，來打擊她的當選。

余家不在乎這五萬元，但是却想到事情的後果，萬一余金花當選了港姐，對方可能接二連三地不斷勒索，甚而造成轟動港九的醜聞。

所以他們決定不理會這件事，而且叫女兒中途退出競選來使對方死心。

余金花承認參加這種架步，那是在三年前，由於年青無知，受刺激，在朋友的慫恿下參加了，她並不知道被人拍了照，知道了也不在乎，她說她如找到一個可資托付終身的對象，

首先就自己坦白這件事，以免成爲被別人威脅的對象，而且她還打算遠來到美國求學，在那邊生活和定居，不怕人把這種事也追過去。

自從她宣布退出港姐競選之後，就沒有勒索信來了，似乎對方已死了心，事情過去了三個月，余老先生認爲沒事了，把信和照片都燒了，沒留下任何線索！

會不會是對方因爲勒索不遂而挾恨殺人呢？

這雖然有可能，却很難成立。

余家只是不肯付錢而已，說不上與人結仇，對方不至於因此而殺人，殺死被勒索的對象，是殺了鷄還取不到卵，何況余金花死時，身上還戴着名貴的首飾和手錶，皮包中有大額的錢鈔都沒失去，這都證明了不是一個窮兇惡極的匪徒所爲。

這番談話能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對案情的發展却沒有多大的好處。

倒是女傭阿珠的談話有點價值，她說這盆黑色的鬱金香是一個叫胡小姐的女孩子帶來的，胡小姐的年齡跟余金花差不多，是她在兩個月前認識的朋友，兩個人的交情很密，胡小姐有時就跟余金花住在一間臥室中。

阿珠有二十多歲了，雖然沒有正式結婚嫁人，但是對男女問事却懂得不少，她隱約地指出，胡小姐與余金花之間的關係，頗不平常，她們是所謂的同性戀，而且還利用一些道具互相慰籍，她曾經在胡小姐的皮包中發現有一組兩端可同時使用的男性生殖器。

胡小姐的姓名不知道，說話的聲音低沉沙啞，却極有魅力，她的身材健美、高大、皮膚黝黑，像個運動員，雙乳特別健碩，像一堆肉球。

胡小姐和余金花都很重視那一盆黑色的鬱金香，這一盆已經是第三盆了，第一盆在送來後的第十幾天，花朵凋謝，她立刻又換了一盆，過了一段時間，第二盆凋謝時，她又換了第三盆。

胡小姐可以自由出入余金花的臥室，有一天余金花不在，胡小姐也來住了。

總之，胡小姐這個人涉嫌的成分比李志強大得多，何以余氏夫婦會不知道呢？那是因爲她們平時太忙於自己的生活，認爲女兒大了，無須再照顧，雖然同居一屋，却極少能見到面。

胡小姐有時會打個電話來問余金花在不在，但余金花却很少打電話出去，所以沒有她的電話號碼留下。

現在重要的工作是要找到這個胡小姐了，不過光憑一個姓，連名字都不知道，要在一個幾百萬人中的都市中去找人，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李志強本身是個圖畫的能手，他把帶來的工具取出，在阿珠的協助下，開始畫了一張胡

小姐的相，却並不太相像，因爲她不分日夜都戴了付大黑鏡，幾乎遮去了三分之一的臉，看起來就像是美國卡通的女超人。

所好的是她的身材，根據阿珠的敍述，她差不多有五呎幾寸高，身段極爲惹火，而且喜歡穿很短的短褲，露出一雙健美的大腿。

這麼一個熱女郎，一定是很引人注意的，相信還不難找到她。

這一次訪問的收獲算是很大的，尤其是問出了胡小姐這麼一個人，李志強送余金花回去的那天，預先留在屋中的人極有可能是她，殺死余金花的也非常可能是她。

李志強把自己所繪的畫像交給警方，製成複份，標明身高特徵去找。

結果是十分驚人的，警方在四十八小時內，找到了三十多個與畫相近似的女郎，身材與條件也都符合，其中有九個是姓胡的，但是經過阿珠的指認，却沒有一個是那位胡小姐，連那些不姓胡的也經過指認了，仍然沒有一個是的，李志強頹喪地道：「我原以爲這是個很特出的人，那知道居然一下子出現了這麼多！」

卓平安慰他道：「在幾百萬人中只有幾十個人相似，這不算多，而且已經過濾了這麼多，剩下的就更少了，只要用心去找，相信不難找得到的……」

「我煩惱的也在這裡，爲什麼這三十幾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她們是有血統關係倒還可說，她們大部份都是毫無關係的……」

「世上完全相同的人也是有的，何況祇是相似的，尤其是美容手術進步後，把女人的臉型分成幾個型類，你看現在的歌星和明星，大都是頗爲相似的。」

李志強猛地驚醒道：

「對了！美容，我應該注意這一個因素的，好在現在還來得及調查，那三十四個女郎的資料還在，還可以追踪。」

他立刻打了個電話給刑事組請他們分別訪問一下那些女郎，看她們是否經過美容手術。

警局的辦事效率不慢，在四個小時後，就來了結果，那三十四名女郎有三十名是做過美容的，而且却是出自一家叫艷麗女子美容醫院的手術傑作。

李志強非常重視這一個結果，他立刻就趕到青山道的艷麗美容醫院去，這家醫院的規模很大，設備也很好，有不少的女性在這兒做美容手術。

李志強又看見了幾個類似的女郎，不禁有啼笑皆非的感覺，美容的手術固然可以巧奪天工，化醜爲姸，但是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模子了，那還有什麼意思了。

另一方面，駱希眞也在幫忙找線索，他專從黑色鬱金香的路子着手。

他武館的桃李衆多，分布到每一個階層，男男女女都有，尤其是有些女弟子，都是從事

貨腰女郎或無上裝酒吧的女郎，她們受男人欺凌的機會較多，習武防身的需要也就增大。再有就是公司的售貨員，女貨員等等，這一類女孩子在打聽消息方面就持別暢通。

他著手的重點在黑色鬱金香這個組織，沒有多久，他就有了結果，因爲他有兩個女學生也是這組織中的成員。黑色鬱金香是個保護女性的組織，也是專門對付男性拆白的組織。

一個女子若是受了男拆白的蠱惑，不僅失了身，而且還備受勒索之苦時，這個組織會透過種種關係，跟被害者搭上線，幫助她解決這個苦惱，也對那些吸血者展開反擊，報復的手段相當慘烈，多平是以兇殺的手段爲主。

前一段時間，香港出了不少懸案。死的多年是些油頭粉面的浮浪子弟，他們有的是被汽車撞死，有的是被水溺死，有被人從高樓推下跌死，也有死於各種意外。

因爲這些男的生前關係很複雜，還幸涉到好幾個女人，警方都以情殺案來處理，却又沒有結果，因爲那些被認爲涉嫌的女人，都有着良好的不在現場證明，找不到她們犯罪的證明，有時雖然推斷她們或許是買兇爲之，却也沒有進一步的證據。只有不了了之。

再者，那些死者也都是社會的寄生虫，人類的渣滓，沒有人會契而不捨地爲他們的死追索，因此警方也就樂得省點事，少去追索了。

組織幫助成員解決困難，唯一的條件就是要她們入會，入會的手續很簡單，買一盆黑色的鬱金香來細心培育，不得間斷，若有枯萎死亡，必須立刻換上大盆。

會員的會期是兩年，兩年後若本人願意，可以繼續而爲成員，否則就視爲自然脫離，此組織再無任何瓜葛。

在身爲會員的期間，有一項義務，就是幫助其他的會員，配合某些行動，或是支援一些費用，數字並不大，絕對是會員能負担的。至於配合的行動，也是她們能力所及，不會勉強她們做能力以外的事。

這樣一個保護女性的組織，自然是深受歡迎的，而且保密性也相當高，因爲組織幫助她們的手段是不合法的，犯罪的，秘密若是揭露，她們就會受到牽連，女人雖不善於保密，但牽涉到本身的厲害時，她們還是能守口如瓶的。

所以，這個組織雖已成立了四五年，却始終無人知道。

近兩年，組織的活動範圍又擴大了一點，不再限於對付勒索者了，對一些始亂終棄的薄倖男性，也深取了懲誡的手段，懲誡的手段也較多幾種，不一定是兇殺了，她們由於會員的層面擴充，辦法也多了，有時可以迫使對方破財，有的則是洩露對方的業務機密，迫使對方破產，有的則揭發對方的違法事實，使對方受到法律的制裁。

總之，這是一個女性替天行道的組織，而且組織在接受會員的申請時，一定先經過詳細

的調查，確實對方眞的需要接受懲誡時，才加以制裁，這一點是十分公正的，組織也是十分理智的，不會成爲那些無知女人的無理取鬧的工具。

組織其實也很單純，只有一個神秘的主持人，她認識一些很基本的會員，再透過這些基本會員跟其他的會員接觸，這些基本會員有多少無人得知，至少是兩三個人以上則毫無疑問，而且每一個基本會員都是主持人的最忠實擁護者，她們絕不會出賣主持人。

再者，恐怕這些基本會員，本身還都是很有地位的人，也太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擾。

駱希眞的這兩個女學生雖是跟他學的功夫，但道場的名義是以他老太爺的名義開始的，她們只是他的師妹。

這些師妹們對大師兄是十分尊敬的，而且尊敬到近乎崇拜的程度，所以才能挖出這麼多的秘密，否則她們是寧死也不開口的。

駱希眞也很上路，他這兩個師妹都是當舞女的，他不問她們是如何取得組織的幫助，只是出示了胡小姐的畫像問道：「妳們的介紹人是不是這個女人！」

一個叫尤清芬的女孩子道：

「不是！不過這個女人好像很眼熟，彷彿見過似的。」

「在那兒見過！」

尤清芬遲疑未答，另一個叫圓圓的女孩子較爲坦率，立刻道：

「在莫阿姨那兒，告訴眞哥沒關係，這個女的所以受我們的注意，是因爲她很美，尤其是她的身材，美得惹火，我雖然是個女郎，也很受她的吸引！」

「她就是那個主持人嗎？」

「這就不知道了，我們也沒見過主持人！」

「那個莫阿姨又是誰呢？」

「是我們舞廳的大班，不過早就不幹了，她自己有了一家公司，好像很賺錢，以前她當大班時，對我們這些小姐妹十分照顧，所以她退出了這一行，我們十分懷念，要不是她離開了，我們也不會……」

說到這兒，她警覺地住口，駱希眞笑笑道：

「說來很慚愧，我這個大師兄應該照顧妳們的，其實，妳們有了困難，可以來找我，相信我也有能力爲妳們擺平的。」

尤清芬有點惚恍地道：「那是我們認識眞哥以前的事，以後自然會向眞哥求助了。」

圓圓更笑着道：

「以後也不可能找眞哥了，自從我們在眞哥那兒出了師，已經沒人敢欺負我們了，連收

保護費的小流氓也不敢惹我們，因爲我們師兄弟放過話了，亮出門戶的招牌，就令他們退避三舍了。」

駱希眞微微皺了下眉頭，他知道自己的師弟妹們都很團結，但是形成一股力量，擋人財路，這將引起很多麻煩，不過駱希眞不怕麻煩，他也認爲這是一種行俠濟世的手段，使善良的人不受社會上惡勢力的欺凌，何嘗不是他開設道場的目的之一。

他担心的是他的師弟們會不會仗勢去欺負別人，雖然他一再告誡，而且對入門學藝的人品德心性已經過審愼的觀察，他仍然怕有疏忽的地方。

不過，目前他不想討論這個問題，祇是在莫阿姨的身上追問下去，他心中由於余金花的事件與已知線索，多少有了個底子，所以他問話也很有技巧：「莫阿姨多大了。」

圓圓笑着道：女人的年齡是個秘密，不過我猜測她至少總有三十五歲了。」

「她也長得很漂亮吧。」

「是的，據說她以前也是個紅舞女，不但人漂亮，而且身材也好。」

「一個紅舞女，幹嗎要退下來做大班呢？以收入而言，紅舞女較之大班高得多吧！」

尤清芬又遲疑了一下：「那是由於她的興趣，她的心理不平衡，她討厭男人，喜歡跟女孩子在一起，以前是爲了生活，她不得不敷衍那些眞男人，因爲她要養兩個孩子跟一個重病的丈夫，她的丈夫一死，她的負担也減輕了，她就不伴舞了。」

「她是個同性戀患者。」

圓圓的臉紅了一下，終於點點頭：「以前她也是個正常的女人，後來是被她的丈夫拖的，她的丈夫年紀比她大了一大截，又得了血癌，每星期要換一次血，費用貴得驚人，而且疑心病又大，醋心更重，她對丈夫很忠心，但她也是個人，只有在同性那兒求慰情了。」

她看見駱希眞在盯着她，連忙道：

「莫阿姨跟我們只是偶而一兩下逢場作戲，我們也是不好意思拒絕她，她也很上路，沒有一直纏着我們……」

「這樣很好，希望妳們別弄成那個毛病。」

兩個女的都有點不好意思，連忙辯解着：「沒有啦，我們很正常，也不喜歡那種事。」

「好！那我們再回到莫阿姨身上，她是怎麼加入那個組織的？」

「不知道，每個人的遭遇都是保密的！除了幾個人之外，就是參與支援的人也未必知道。」

「那就不談這個，那位莫阿姨是屬於那一種性別的！」

圓圓笑道：

「她當然是個女人，而且也生過孩子，不會是個陰陽人。」

「我的意思是她屬於那一種性別趨向。」

「眞哥！我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駱希眞只有担牽地道：

「她要妳們陪她時，表現的是那一種性向，雖然妳們都是女的，但是在行動表現上，總有一方是呈現異性傾向的。」

圓圓紅着臉道：「眞哥！你懂得還眞多。」

駱希眞笑道：

「以前我也不懂，可是這次我認識了一個日本女刑警做朋友，跟她相處了兩三個月，學了不少！」

「你們也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什麼問題都研究，交換心得，彼此都得益非淺，所以智識學問不怕多，也許有一天就會用得上。」

這位大師兄跟兩位小師妹談這些問題總是有點尷尬，所以他擺出一付談學問的態度，圓圓却沒有這麼嚴肅，笑着問道：「你問莫阿姨的這些習慣只有什麼用呢？」

「爲了畫像中這個女郎，她跟被殺的余金花有着很親密的關係，既然她也跟莫阿姨來往過，我希望多了解一點！」

尤清芬想了一下道：

「我跟莫阿姨時都是她採取主動，好像她是個男的。」

圓圓却道：「不！她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她只是指點我如何去主動，感覺上她似乎是個女的。」

駱希眞一皺眉道：

「她竟是個雙重性徵的同性戀者，那我祇有去找她談一下了。」

兩個女孩子都有點爲誰，駱希眞道：「我只是找她了解一下這位胡小姐，我相信命案跟她無關，也不會說出妳們的名字，牽涉不到妳們的。」

圓圓嘆口氣道：

「這樣最好，我們實在不願意傷害到莫阿姨，她實在是個好人。」

□□　□□　□□

莫阿姨叫莫娟娟！開了一家進出口公司，業務很不錯，她用的職員都是年青美貌的妙齡

女郎，而她的秘書李秀玲小姐更是美麗非凡，她對駱希眞的來訪是充滿敵意的，很不友善地道：

「你找莫董事長幹什麼，有沒有預約！」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沒有經過預約，但是我也希望能立刻見到她。」

「不行！莫董事長很忙，不能隨便接見人物，你要先登記，說明來意，然後我再安排時間。」

「小姐，我不能等，妳最好去通知她立刻接見，否則我會陪同警察一起來找她，那時候她就無可推托了。」

李秀玲的臉色變了一變：「你是什麼人？」

駱希眞取出一張名片遞上去：「我是個找麻煩的人，假如你常看報的話，也該知道我最近是個很出名的人。」

駱希眞爲了陪伴山下美子去對抗日本的赤鯨組，在香港已經成了新聞人物，到了日本後，又發生了許多事情，消息傳到香港，也登得很熱門。

李秀玲看了他的名片，態度上改變了許多，連忙道：

「原來是駱先生，失敬！失敬！你跟董事長之間……」

「我是爲了另外一件事，這件事跟他的關係很大，我跟她談談，只要她合作，就可以沒事了，如果等警方找到她，事情鬧開來，就對她大大的不利了。」

駱希眞已是個很有名的人，那麼他找上了莫娟娟，顯然是事態不平常，李秀玲連忙去通報了。

駱希眞心中暗笑，他知道自己此刻的態度很不對，但若不唬她一下，很可能莫娟娟會避而不見，或者多方推諉，一問三不知，所以駱希眞裝出了知道很多的樣子。

不知道李秀玲跟莫娟娟是怎麼說的，反正莫娟娟立刻接見了他，而且邀他到辦公室後的小房間中密談，關上了門，吩咐李秀玲不得作任何干擾，取消預訂的約會！

那是莫娟娟公餘休息的地方，有一組沙發，長度可以躺下來，也有着一些零星擺設，駱希眞眼睛前，首先發現的是一盆黑色的鬱金香，正在盛開。

花盆旁邊的立几上擺着一具相檯，裡面的照片是莫娟娟親密地挽着一個泳裝的健美女郎，那赫然正是想像中的女郎——胡小姐。

駱希眞心中更有把握了，不等她用口就道：「我是爲着這個姓胡的女郎來的。」

他遞出了畫像，同時緊迫地道：「妳別說不認識，我知道妳們的關係很親密……」

莫娟娟被他唬住了：「是的，我認識胡綺，不過已經很久沒見到她了！她怎麼樣了。」

「她涉嫌謀殺了一個叫余金花的女孩子。」

「余金花！我知道這回事，報上登過這回事，她不是被一個私家偵探殺死的嗎？」

「那是報上的誤傳，那個私家偵探叫李志強，是我的朋友，案發那天，他先送余金花回家，幾個小時後發現她被人勒死了，所以他才蒙嫌，不過後來查出，最後見到余金花的是這個姓胡的女孩子，因此她的罪嫌最大。」

「我不知道胡綺會殺人。」

「當然妳不會知道，也沒有人預先知道，否則就會加以防範了！但妳總是認識她的。」

「我……我們只是普通的朋友。」

「不是普通的朋友，是很親密的朋友，她跟余金花也是，所以我才會找到妳，莫女士，希望妳別再推托和隱瞞了，否則事情會牽到妳的身上。」

「我……我又沒殺人，我跟余金花完全不認識！」

「但妳們却是一個很神秘的組織中的會員，那個組織就叫黑色鬱金香，妳們已經做了很多事，包括殺人在內，不過，妳放心，我不是警察，對妳們這個組織的行事，我並不反對，對付那些人，的確是不宜經由法律的途經的。」

莫娟娟的臉色又變了一陣，囁嚅地道：「駱先生，你已經知道了這麼多。」

十五

「關於妳們這個組織，我了解得相當多了！」

「你是從那兒知道的。」

「對不起，我必須保密，不過我對妳們的確是很同情的，有許多壞人必須加以制裁，但不適合公佈他的罪狀，否則受害人將蒙受到更大的傷害……」

「駱先生能諒解就好，我們祇是爲一群可憐的弱女子解脫困境而已！」

「不過不足爲法，而且妳們是運氣好，沒有碰上一個有力的拆白集團，若是對方也有組織，妳們只除掉了一個嘍囉是不夠的……」

「我們碰上過了，我們也是很有辦法的，知道那是一個專以拆白爲手段的集團，我們花錢買動了另一個職業兇手集團，一下子把他們全部解決了。」

駱希眞哦了一聲道：「一年前有以黑社會大內閧，有一個集團被人集體殺死，原來是妳們的傑作。」

「我們只是出錢而已，殺人的是另外一個集團，這件事我只是知道而已，却沒有加入。」

」

「我不是警方人員，不管這種事，那次一共殺了十一個人，妳們花了不少錢吧！」

「實際的數字是十五個，還有四個因爲罪大惡極，被捉外海上，餵了鯊魚了，所以他們祇是失踪，有人以爲他們是逃亡到別國去了，其實一個都沒放過，我們做事是講究徹底，那次一共花了三十萬美金，每個人兩萬。」

「妳們付得起嗎？」

「付得起的，我們的成員中有的很有錢，那次的費用只由兩位成員全部認捐，根本沒有驚動到別的成員。」

「妳們有多少成員？」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個連絡人而已。」

駱希眞笑笑道：「黑色鬱金香是一種很名貴的花，香港的氣候也不適宜發展種植。」

「是的，那都是從荷蘭進口的。」

「進口的業務却是由妳的公司代理的。」

這是駱希眞眼睛尖，在李秀玲的桌上看見了一張貨單，這時說了出來，倒像他早已知道似的。」

「我們只負責進口，却不管銷售。」

「但至少妳從進口的數量上有個底子嗎？」

「我們公司每月的進口量大約是三千株，但實際上的是每株都能賣出去，來買的也不全是會員，從這上面去了解是不夠的，眞正的會員有多少，只有總部知道。」

「妳們還有總部？這個組織很大嗎？」

「駱先生，我是眞的不清楚，我這連絡人只負責接受新的會員，報給總部，其他的事都由總部接手了。」

「總部的負責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習慣上我們稱她爲瑪當，在法文中那是夫人找女士的意思！但我也不知道她是什麼人！」

「妳跟總部又是如何連繫的。」

「透過執行秘書，那就是胡綺。」

駱希眞發現接近到問題中心了。

「這個胡綺在那兒？」

「不知道，我要找她時，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她有事情找我時，才會直接來找我。」

「那個電話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的！」

莫娟娟很落檻，她知道不告訴也不行，最主要是駱希眞近一陣的風頭太健，跟這樣的一個人作對是很難的事。

駱希眞又問了很多胡綺的事，知道她今年可能是二十八歲左右，具有美國身份，五年前來到香港。

她的身材健美，面龐美麗，可是她却厭惡男人，沒有男友，是個極端的同性戀者。

她的性徵却是男性化的。

她的空手道和跆拳道都很有造詣，全身的勁道很足，可以把兩三個大男人打得東倒西歪。

她有點暴力傾向，喜歡流血，不過她痛恨男人，保護女性，也愛惜女性。

駱希眞的收獲實在很多了。

但是駱希眞最大的收獲却是一個可以找到胡綺的電話和胡綺的照片和知道了胡綺這個名字以及一些背景。

當他把這些資料放在李志強和卓平的面前時，那兩個人驚奇地望着他，簡直難以相信。

李志強叫道：

「阿眞，你眞不得了，看來我這個偵探社該由你來主持才對，資料是從那兒弄來的？」

「一個跟胡綺有關係的人，不過我已經答應她，不把她牽涉進來，所以我暫時不宣布她的姓名和一切，我可以保證，她跟余金花的命案絕對沒關係。」

「那麼除了這個電話外，沒有任何的線索可以幫助找到胡綺了！」

駱希眞嘆了口氣道：「這個電話也未必能找到胡綺，那個人一共打了四次電話，每次都沒有直接找到她，都是留下了話，然後胡綺自己找來了，這祇是一個連絡電話。」

卓平道：

「我來查一下吧，說不定從電話上可以找到一點線索，照號碼看，這似乎是離島的電話，不在香港或九龍的範圍內。」

他動手撥了個電話出去，是找電話局的一位主官，卓大律師的面子不小，居然立刻就有了回音。

那的確是一個離島的電話，不過這個電話倒並不秘密，而是島上的一間「士多」而已。

這座島的一半是私人產業，由一位商業鉅子的夫人所有，她在島上開設了一所美容健身院，專門爲一些名流貴婦作減肥式美容整形的手術，收費很高，但是設備新穎，手術極佳，

更因爲香港氣候溫和，四季如春，有許多國際知名的權威醫師也應邀前來醫院施術，他們再投入股份，吸引了不少國際知名的富婆也前來求診，所以那兒已經是一所國際知名的美容健身醫院了。

醫院在香港和九龍都有專設的碼頭辦事處，備有水翼船來往交通，島上還有直升機停機坪，安全而快速。

由於島上另一半住着許多漁民，也有一個小小的漁港，所以才有幾家小小的「士多」專門爲漁民所服務，胡綺的聯絡電話就是一家「士多」的！名家叫天福，販賣食品雜貨。

得到了這個結果，卓平皺眉道：

「胡綺不會是住在島上的漁民區，那個地區的居民很保守，沒有這種新潮的女孩子，她多半還是健身醫院的人員，只是利用那間士多對外連絡而已。」

駱希眞道：「那我們就上健身醫院去找。」

卓平道：

「這恐怕不容易，他們的門禁森嚴，根本進不去，由於這是一家國際知名的醫院，股東全是些知名之士，警方拿他們也沒辦法。」

「他們總不能窩藏罪犯吧！」

「那當然不行，可是警方必須掌握了充分的證據，開出拘捕令，才能向院方要人，院方如果不承認有這個人，就必須要檢察官出具搜查狀，才能進去找人，以目前的狀況看，沒有一個檢查官會開出搜查狀來。」

駱希眞道：

「胡綺只要住進醫院，就拿她無可奈何了。」

卓平道：

「恐怕是如此，因爲那間醫院的後台太硬，有一個國際知名的女罪犯，爲了避風頭，找到了關係，到醫院去作整形治療，警方雖然掌握了證據，却因爲院方的不合作，無法進去逮人，眼睜睜地看他們把人放走，那塊私人產業是不容許人侵入的。」

「警方難道不能等人出來時，再加逮捕嗎？」

「警方是作了這個打算，可是他們用小翼船，把人悄悄的送上公海，搭乘貨船離開了！」

「該在未達公海前加以攔截呀。」

「沒那麼容易，那家醫院有超高頻的通訊器材，騙過警方的通訊檢查網跟公海上的貨輪連絡好了，他們把人送走了，警方都還不知道。」

「這不是存心包庇罪犯嗎？」

「這是你的解釋，他們的說法却不是這樣的，他們要保護病人，醫院的地位是超然的。」

「他們只是美容健身院，可不是醫院。」

「不！他們是以醫院的資格登記的，除了美容、健身、整容外，他們也有醫療設備，和心理治療部門，也有許多知名人士前去休養身心，只不過他們只收女性病人，所以範圍較小，但是也相當有名，因爲女性的名人，心理不平衡的較多，他們的業務很好，正因爲全是女性病患，他們也振振有詞地拒絕干擾。」

「這不公平，也不民主。」

卓平苦笑道：

「阿眞！我不跟你抬槓，越是民主的國家中，特權的運用也越多，倒是那些獨裁的政權中，統治者的一句話就是命令，反而沒有多少特權階級了，而且一般人對特權也視爲當然，就沒有所謂的特權問題了。

駱希眞也知道香港雖是所謂民主的櫥窗，但特權仍然是存在的，就是他們這幾個人，有時也難免會利用到特權，這倒是不能太責怪社會的不公平。

他只有嘆口氣道：

「偵查到這裡，又要攔截了。」

卓平道：

「慢慢想辦法吧，目前先去調查一下那家士多，看看胡綺究竟是不是醫院中的人員再說。」

這個工作李志強自己去做了，他搭乘漁船到了島上，找到了那家天福士多，却也碰了壁，那個胖胖的老闆娘一口不認識胡綺，也不承認爲胡綺轉過口訊。

李志強沒辦法，幸好他有個以前辦過案子的當事人，在個親戚在島上的警所服務，透過那個客戶，找到了這位警員，又出示了照片，這個警員倒是很合作，他辨認了一下，承認在島上見過胡綺！這個女郎可能是醫院中的職員，常常到漁民區來逛，但不是住在漁民區，警員也祇知道她姓胡，到漁民區來，往往是買些新鮮海產之類的，醫院的伙食是直接由香港供應，但有些中國病人口比較刁，喜歡吃新鮮生活的魚蝦，尤其是大龍蝦，差不多全被醫院中以高價收買去了。」

這些資料顯示了胡綺確是醫院中的人員，但也確定了一件事，胡綺保有的是美國護照，除非她是現行犯，否則警員也無法逮捕她。

在警方的記錄中，胡綺也只是可能涉嫌，却無法確定，因爲只是憑着推測，余金花死時她可能預藏在屋中，却沒有直接的證據。

李志強實在很頭痛，照警方的習慣上，他才是涉嫌最重的人，應該加以拘禁偵查才對，警方完全是看在他平素爲人以及卓平的保證，才讓他交保在外，協助偵查，他不能證實胡綺是兇手，也無法要求警方逮捕她。

他也觀察了一下醫院，甚至於向警員打聽了一下醫院的規矩，才知道那兒不但門禁森嚴，而且還謝絕會客和探訪，即使在診療期間，也只能利用院中的通訊設備和外界連繫，實在有重要的事情，就由院方把人送出去，在香港或九龍會晤，總之，除了病人之外，任何非院方人員都不准進入院內。

醫院的一半面海，用水翼船來回交通，靠漁民區的這一邊，用五公尺高的圍牆隔開，只有一道門戶可通，那道門是一直關着的，牆外有武裝的警衞巡邏着，想接近圍牆那是不可能的，他們似乎想造成一個完全隔絕的世界。

李志強還有另一項收獲，就是打聽到醫院的主持人徐夫人，她的丈夫也是很有名的整形醫師徐子東，那家艷麗女子美容醫院就是徐子東開設的。

徐子東雖然有名，但還不如他的夫人罩得住，這家名叫安琪兒的女子美容醫院是國際性的事業，在名人錄上，徐夫人的芳名排在她丈夫前面很多。徐夫人的芳名叫安琪，這家醫院顯然是以她命名的。

聽過李志強的報告，駱希眞道：

「那個黑色鬱金香組織的主持人也是一位夫人，會不會就是徐夫人呢？」

卓平道：

「這個却不知道，我們手上沒有任何證據，連去找徐夫人問話都不可能，我已經作過努力了，希望能跟徐夫人碰一次面。結果只能跟她的秘書連繫，她問我的來意，我說不上來，只好隨便編了一個，結果人家回答我說徐夫人很忙，她記錄下來，看看徐夫什麼時候有空，再回我電話約定見面的時間！」

駱希眞笑道：「你這位大律師也有碰壁的時候。」

卓平苦笑道：「律師雖是受尊敬的行業，却不是很受歡迎的人物，人們只有在求助於我們的時候，才會對我們尊敬，平常總是希望保持點距離的好。」

駱希眞想了一下笑道：「還有一種人，比你們更不受歡迎，却比你們更受人尊敬，我用那種身份去榨一榨他們或許會有效些。」

卓平詫然道：「是那一種人？」

「流氓！要狠玩兒命的流氓。」

「阿眞！別開玩笑了，他們的後台很硬，不會怕威脅的，說不定還會把你關起來。」

「阿平，別教我法律，我也懂得一些的，我不是去威脅，也不是去勒索，只是去找胡綺，叫她把人交出來，我只是探取流氓的手段，却不是眞正的流氓，她拿我無可奈何的，要抓我也沒理由，何況那些差館的警員們，多半跟我學過功夫，他們也不好意思來抓我這個老師吧。」

卓平想了一下笑道：「你倒是可以去試一下，倒不是要你去要流氓，而是你最近的名氣很大，在日本和香港，你是出了名的大英雄，而且是專門對付罪惡的英雄，他們可能不大敢惹你。」

駱希眞笑笑道：「我就是這個意思，我不是以警方的身份前去，不必提供什麼證據，我一上去就栽定了她，說胡綺是她的職員，要她交出人來，而且不給她抗辯的機會。」

卓平道：「那恐怕她不會承認的。」

駱希眞道：「我不會要她承認，但是我能叫她不敢再包庇那個女的，只要她把胡綺擠了出來，我們就可以找到胡綺，叫她供認行兇了。」

「她會承認嗎？」

「應該沒問題，事實上警方所搜集到的證據也不少，余金花死時，項練被扯斷了，寶石墜子上有指紋，死者手中有幾莖頭髮，那是掙扎時被扯下來的，指甲中還有一些抓破的皮膚，是屬於一個女子的。」

卓平和李志強同時驚道：「眞的，我們怎麼不知道！」

駱希眞笑道：「這是警方掌握的秘密證據，自然不能輕易洩露的，警方早就判斷阿強不是兇手了，否則縱然你卓大律師的面子大，他也不可能獲得交保的。」

卓平道：

「是啊，提出交保的請求時，我並沒有存多大希望，因爲阿強的涉嫌實在太重了，沒想到警方居然會准了，我也在奇怪他們何以如此大方，原來他們已經掌握了如此重大的線索！那他們早知道兇手是胡綺了。」

「他們祇能判斷兇手可能是個女的，却沒敢確定是什麼人，這要找到胡綺後，取得她的頭髮和皮膚的樣品去化驗比對，不過我們都認爲胡綺的可能性很大而已。」

「你是怎麼知道的？」

「承辦這件案子的警方是我的師弟，他是私下向我透露的，希望我保密，但也希望我協助破案，這是私人的協議，他的上級却一再吩咐保密。」

李志強憤然道：「警方簡直是豈有此理，壓住重要的線索不讓我知道，却又逼着我去破案緝兇。」

「你提出了有個女子可能涉嫌，警方也是如此判斷，於是就不必告訴你那些證據了，他們怕你知道後，對破案就沒有那樣熱心了。」

「豈有此理，這簡直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們的顧慮也有道理，你辦案的收費太高，警方出不起那筆費用，讓你當成自己的事來辦，他們就不耽心費用的問題了，這件案子已經成爲社會注目的焦點，警方受到的壓力很大，他們自己破案的能力不夠，讓你這種好手來偵查，自然是最好不過了。」

李志強憤然道：「我不幹了。」

駱希眞笑道：「那你還是得回到拘留所去，在兇手未就逮前，你還是涉嫌最重的人。」

「笑話！他們沒有證據證明是我殺人。」

「但是你也無法提出證明你沒有殺人，照案發的情形來看，你涉嫌不輕。」

「可是警方搜集的那些線索，指明兇手是個女人。」

「那祇是在他們內部的作業，可以加以湮滅的，在必要時，他們或許會這樣做的。」

「那就使我成爲代罪的羔羊了。」

駱希眞道：「警方也許不會起訴你，因爲你絕口否認，他們也沒有辦法使你入罪，但他們也不會提供出那些證據來找自己的麻煩，把偵訊經過往法院一送，由法院決定你是否有罪，你有阿平這樣一個好的辯護律師，相信被判罪的機會也不大。於是這就成了一件未破的懸案。」

「警方的責任並未取消呀！」

「是的！不過社會的注意力已經給平了下去，有許多很重大的刑案都沒有破，還不是這樣拖着。」

李志強道：「可是我就慘了，即使法院不起訴我，案子不破，人家始終認爲我涉嫌……」

「那是你運氣太差，誰叫你要跟死者約會呢，爲了挽救你自己，你也得把案子作個明確的交代。」

卓平笑笑道：「阿強說不幹只是氣話，他不是那種半途而廢的人，就爲余金花是他的朋有，他也會把案子辦到底的，何況余老先生已經委托他偵查了，他也不可能罷手。」

駱希眞道：「阿強，這倒好，我們都爲你跑腿，你却坐收費用。」

李志強道：「這件案子我接受委託，只收了一元錢象徵性的費用，余老先生不過意，提

供了十萬元作爲破案緝兇的獎金，我也不會收受分文的。」

「我們可不是爲了錢才幫助你的。」

「我知道，不過你還有一些師弟們幫你跑腿，打聽消息，他們的境遇並不十分好，這筆獎金是爲他們爭取的。」

「我的師弟們也不會把錢看得很重。」

「但沒有理由要他們貼錢辦事，阿眞，你多費點心，把胡綺給找出來，我也好早點脫身，這件案子把我困住了，我手頭還有不少的事務呢。」

駱希眞這才道：「我準備要狠的，但是不能到安琪兒健身醫院去，總要等徐安琪出來的機會。」

卓平道：「這倒有，每星期二四，她總要到香港辦事處去處理一些事務，明天上午你可以去找她，她的車子是一輛寶藍色的平治房車，五〇〇型的，很起眼，看到車子就知道她一定在了。」

駱希眞笑道：「好！明天上午我去碰碰運氣，平治五〇〇型房車，又是寶藍色的，全香港恐怕也找了出第二輛來，這個女的倒眞會出風頭。」

「可不是，她是從歐州原廠訂製的，指爲了要這種顏色，就是爲了要與衆不同！」

駱希眞笑了一笑，他並不恨有錢的人，但是很討厭有了錢就場感作痛的人，所以他在心中盤算着，明天一定要好好地折一下那位氣勢萬丈的名女人！

第二天上午，他來到了海邊的辦事處，安琪兒健身醫院很有氣候，這僅僅是一個接待病的地方，却也美輪美奐，有着私人碼頭，也有着很漂亮的辦公室。

辦公樓前就停着那輛漂亮的平治房車，車身擦得雪亮，有個穿着制服，魁梧身材的司機正在擦着玻璃。駱希眞今天穿了西裝，鱷魚的皮鞋，都是名貴的歐州貨，是千代美子在日本選購了送給他的。

這一身名貴的衣着使他受到了相當的尊敬，所以在門口的兩名警衞也沒有阻攔他。

特別辦公室在樓上，他已經聽卓平說過了，所以直闖上樓，那兒有個打扮人時而漂亮的女郎已在辦公室前的桌子前，顯然她就是那個女秘書吳玲達小姐。

駱希眞走到辦公桌前，取出一張名片，微一彎腰道：「吳小姐，我想見一面徐夫人。」

吳玲達看見了名片上的名字，顯然頗受震驚，抬頭詫然地看着他：「你就是駱希眞駱先生！」

「是的，假如妳還要進一步證明，我也可以提供出生紙和駕駛執照！」

「不！我在報上見過你的照片，我認識你，駱先生是鼎鼎大名的除暴英雄。」

「那倒不敢當，希望徐夫人也像妳一樣的了解我，那麼我們的會面就會愉快一點。」

「駱先生要見徐夫人，你有預約嗎？」

「沒有！我見人很少有預約的習慣。」

「那恐怕很抱歉，徐夫人正在處理重要公務，未經預約，她無法安排接見你。」

「我要找她的事情很重要，請她把手頭的事擱一擱。」

駱希眞的口氣很倨傲，倒是使吳玲達有點難以作主了，她這份工作使她了解，有些人是不便得罪的，駱希眞的表現恰就是這種人，因此她頓了一頓道：「駱先生，能否將你的來意先告訴我一下，我可以向夫人請示。」

「不能，我要談的是一項非常機密的事！」

「那我向夫人請示一下。」

她拿起電話，駱希眞一手按住了道：「妳無須請示，只要帶我去找到她，我要找的人是非見不可的。」

他左手強迫地把吳玲達一把抓了起來，連推帶拉地向後面走去，忽然，辦公室的門開了，出來了兩個女的，身材都很高大，穿着白色的工夫裝。

一個女的劈手就是一掌，砍在駱希眞的手背上，勁道很足，駱希眞感到一陣疼痛，不自由主地放開了吳玲達，另一個女的發出了一聲吼叫，運掌對他的肩上砍落！

駱希眞發現她們的身手很俐落，功夫也很着實，但是他不在乎，他是世界級的技擊冠軍，自然不會把這些打手放在眼中的，所以輕輕一舉手就架開了，可是那個先前砍了他一掌的女保鏢又飛身踢了過去。

駱希眞微微一笑，仰身避過了她的脚攻，跟着順手一撥，使她在空中翻了個身，平着掉了下來！

但這個女的還眞能挨，居然一挺身又跳了起來，繼續向他攻擊，駱希眞這次不再客氣了，他原本是抱着生事之心而來的，運起手臂，五六個回令，他在每人的頭上擊了一拳，把她們都擊昏了過去！

然後他拍拍手，向驚慌失措的吳玲達笑笑道：「這兩個人很不錯，至少有五分的功力，不過跟我動手還差得太多，現在我可以見到徐夫人了嗎？」

吳玲達嚇呆了，不知如何是好，駱希眞却瀟灑地整整衣服，推開了辦公室的門進入裡面。

辦公室很大，很豪華，也很舒適，全套傢俱都是純皮的家俱，閃着亮光，給人一種眩目的富貴氣。

徐安琪年近半百了，但保養得很好，看不出她的實際年齡，她是那種從三十五歲到五十五歲都適合的模樣，你不會感到她平素，但也不會感到她年老，戴着金絲眼鏡，穿着高貴而雍容，皮膚潔白，身材適中而不失魅力，她當年是個美麗的女人，而今是個成功的女人，從她的外表，就可以看出她的典型。

她正慌忙地對著對講電話機吩咐什麼，駱希眞却禮貌地一鞠躬道：「徐夫人，假如妳要召人來，似乎不必費心了，這兒的幾個警衞知道我是什麼人之後，都不敢得罪我的，因爲妳給他們的待遇不夠高，不夠叫他們拼命。

「你知道我們的待遇是多少。」

不必問也想得差不多，因爲我進來時還看見門旁貼着徵求新警衞的通告，所以我知道你們這兒換人了，假如妳給的待遇很高的話，他們就不會難找了。

徐安琪的臉色很難看，啞着嗓子叫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吳玲達忙上去低聲地介紹了駱希眞！

吳玲達在介紹的時候，徐安琪的臉色一直陰睛不定，等她把駱希眞的身份介紹完了，徐安琪的臉上傲氣才收斂了一點，勉強擠出了一絲笑容道：「原來是駱先生，駱先生既是警方的名人，就不應該用這種方式闖入！

駱希眞微笑道：「恐怕吳小姐沒有很正確的介紹我，我不是警方的人，祇是一家武館的教練師父。」

徐安琪又露出不屑的神態，但駱希眞又傲然一笑道：「不過我這個好管閒事很出名，連日本最大的犯罪集團赤鯨組也敢硬碰，所以請徐女士考慮一下，得罪我這個人是否很聰明，因爲我要搗起蛋來，無休無止。」

徐安琪沉下臉來道：「駱先生，我可不受威脅。」

駱希眞也針鋒相對地道：「我知道妳很有辦法，是黑色鬱金香的主持人，曾經整垮過不少拆白浪少，也利用職業兇手火併掉一個拆白集團，可是妳只要惹上了我，就沒有那麼容易打發了，妳應該知道，赤鯨組用來對付我的全是國際知名的職業兇手，也全被我擊敗了……」

他很大胆，一開口就把一個罪名硬安在徐安琪的頭上，果然嚇得她臉色一陣大變，連忙叫道：「你胡說什麼，我怎麼會是主持人……」

駱希眞在心裡面笑了，他本來就是唬人的，但對方這一否認，他反而心裡有數了，徐安琪祇否認她是主持人，却間接地表示了她知道這個組織，多少還有點關係。

所以他繼續地唬下去道：「妳否認也沒有用，我有充分的證據。」

「你有什麼證據？」

「徐女士，妳別衝動，我原是抱着友善的態度，來跟妳瞭解一下，澄清某些誤會的，因此我們最好還是平心靜氣地談一下。」

徐安琪還有考慮，駱希眞又道：「希望妳不要自誤，假如等到警方來找妳，事情就沒有這麼容易解決了。」

徐安琪沉吟了半天，才用手一比道：「好，我就跟你談一下，免得你誣賴我！」

她把駱希眞請到裡面，却把吳玲達趕了出去，而且吩咐道：「我不接電話，不見任何的人，有客人來，妳就說我不在！」

吳玲達道：「可是夫人的座車在這裡，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夫人在這兒，而且十分鐘後，有位喬治律師要來代表他的當事人辦理入院手續！」

「叫阿王把車子開走，一個小時後再回來，辦理入院手續的事妳作主好了！把申請表交給她，叫他填好了再送過來，我們審查合格後再通知他。」

「可是他說要參觀一下病院。」

「不行！病院除了病人之外，禁止任何人入內。」

「但是喬治律師是六位病人的代表！」

「管他是什麼，一切照規定，在安琪兒健身醫院中，沒有任何特權！」

吳玲達顯得很好奇，徐夫人以前從沒這樣子的，她很重視這次約會，而且也準備了陪喬治律師參觀的，因爲喬治律師所代表的六名當事人都是歐州的名女人，兩位爵士夫人，三位上議員夫人，一位大電影明星，如果能爭取到這六個病人，將會增加不少國際聲譽。

現在居然爲了駱希眞，徐夫人改變了態度，但她是個很稱職的秘書，只忠實地執行命令而不過問內情，所以她答應了退出，而且還關上了門，拿出鑰匙把門鎖上了。

徐夫人請駱希眞在沙發上坐下後，沒有開口，却在她的抽屜中拿出了一疊信封找尋，終於找到了一封，抽出裡面的紙張，交給駱希眞道：「駱先生，這是一位病人付給我的費用，保證兌現，却沒有指名，你可以存入任何一家銀行戶頭而沒有瓜葛，這能使你滿意嗎？」

駱希眞一看面額，居然是港幣十萬元，而且是恒生銀行的本票，因此笑笑道：「在未明它的用途前，我無法說出它是否能令我滿意！

徐夫人一變臉色道：「駱先生，你要明白，我不是怕你勒索，只是我現在不願意找麻煩！

「夫人措辭太失當了，我從沒有開口向妳要求什麼，這勒索兩個字用得不太妥當吧！」

「但你的目的不是要錢嗎？」

「徐夫人，妳的事業很成功，但妳的習慣太不好，老是喜歡替別人決定一切，至少妳也該問問我的來意。」

他知道對一個十分驕傲的人，只有比她更驕傲，才能壓得住她，尤其是對這種成功的職業婦女。

果然，徐夫人窒了一窒，然後道：「駱先生，我不知道你從那兒打聽來的消息，我只知道你的消息錯了，我不是黑色鬱金香的主持人。」

「那麼妳屋角的這盆花又作何解釋。」

他指指屋角花架上放着的一盆花，赫然也是黑色的鬱金香，正在盛開。

徐夫人一怔道：「那祇是一盆花，點綴用的！」

「但我知道不這麼簡單，它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代表一個特殊的組織。」

徐夫人咬咬牙道：「你知道得不少，我也不必否認了，我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曾經委託她們解決過一點問題，但事情已經過去了，就是翻出來，最多使我難堪一下而已，所以我才願意出十萬元港幣，就是這麼多……」

駱希眞一笑道：「夫人弄錯了，我找妳不爲這件事，我要的也不是錢。」

「那你要什麼？」

「一個人，一個女郎，就是她。」

他遞出了一張照片，經過複印的，已經把邊上的莫阿姨切掉了，只剩下胡綺的泳裝照片！

徐夫人的臉色又是一變道：「我不認識她。」

駱希眞笑道：「夫人，你說這話就太不上路了，這個女的是你丈夫所開艷麗美容院的模特兒，他作了很多的美容手術，都是以這個女郎做標本的！」

「那是我丈夫的事，我們的事業是分開的。」

駱希眞冷笑道：「徐先生管不到妳的事是不錯的，他的業務妳却要插上一手，妳不但是艷麗美容醫院的執行總裁，而且還是董事會的主席。」

「這祇是宣傳上的需要而已，因爲我這邊比他有名，祇是這邊收費高，不是一般人能負担的，所以我才在那兒担個名義，幫他招攬生意。」

駱希眞道：「我不管這些事，祇是了解到妳對那邊也能作十分的主！所以對這個女的，妳不能說不認識，她是艷麗美容醫院的活標本。」

「事實上我是眞的不知道，我從不干預那邊的事，我這邊的事情已經夠忙了！無法分神

去管那邊。」

駱希眞笑道：「徐夫人，妳還是沒說實話，胡綺是妳的秘密，妳們的關係非常密切。」

「這是誰說的？」

「胡綺自己，她經常在島上出入，是她告訴別人的，島上的警員可以作證，也有很多人知道，徐夫人，妳再否認也沒有用。」

徐夫人臉色十分蒼白，咬牙道：「我就知道這個雜種遲早會給我找來麻煩的。」

「徐夫人，妳終於承認知道這個人了。」

「她是徐子東前妻的女兒！是美國人，原名叫愛麗思，胡，我們的關係如此而已。」

「她是徐先生的女兒？」

「不是的，徐子東在美國留學時，跟一個叫胡麗安的女人結過婚，那女人有個私生子的女兒，就是愛麗思，他們的婚姻關係只維持了三年，徐子東取得了美國身份後，又跟她離開了，五年前愛麗思到香港來，基於以前的一點關係，有時幫我們一點忙。」

「她是安琪兒健身醫院的職員。」

「不是的，她沒有正式受雇，只是客串性在地醫院中担任健美操教師，因爲她的身材很好，除了英語之外，還會法文和西班牙文！」

「這個女的倒是多才多藝。」

「法文是她在大學裡學的，至於西班牙語文，則因爲她跟波多黎各的一批混混兒鬼混時學來的，不過這已經是半年前的事的，我早已把她逐出了醫院，這半年來，她從沒有到島上去過，去了也不讓她進門。」

「是眞的嗎？」

「絕對眞實，你一定到島上去調查過了，應該知道我沒有騙人。」

「正因爲我問過了，前一個星期還有人見過她。」

「這我不知道，反正我吩咐過，不准她進入醫院，那座島我只有一半產權，因此我不能禁止她到島上去。」

「妳們之間爲什麼會決裂呢？」

徐夫人看了他一眼，輕嘆道：「駱先生，你爲什麼要找這個人？」

「那是我的事！反正我找她是很重要的事，妳怎麼說也會受到牽連。」

「駱先生，對你，我可以說出來，但是對外，我絕對會否認，愛麗思有同性戀傾向，在醫院中跟我的病人不乾不淨，所以我才把她趕了出來。」

駱希眞一笑道：「在歐州，同性戀是很時髦的流尙，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但是在我的醫院中却不信這一套，我們追求的理想是身心的健全！」

「但是妳們的關係就不尋常！」

徐夫人臉色變了一變，駱希眞道：「妳是『黑色鬱金香』的會員，她是組織中的執行秘書，妳也許提出一些問題，是她幫妳解決的！妳們的關係並不單純。」

徐夫人居然呼了口氣道：「是的，我不怕你笑話，我曾經中過別人的圈套，被人擺下了仙人局，還拍了照片，拿來向我勒索，被她知道了，她幫我擺平了這件事，使我成爲黑色鬱金香的成員，我爲組織損過一筆錢，可沒有參加過其他的活動！」

「到現在爲止，妳也沒有中止會員的身份。」

「這是一個合約，接受組織的幫助後，三年內必須是義務會員，三年後是否繼續參加則由人自決，我一直是會員，因爲我覺得這個組織還不錯，幫助一些弱女子，擺脫社會上吸血蟲的剝削，我認爲很有意義。」

「胡綺離開妳已經半年了？」

「是的，我也不否認，我跟她有點不正常的關係，那是她主動誘惑我的。」

「她主動誘惑妳？」

「是的，她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孩子，尤其是身段之健美，不愧是上帝的傑作，我雖是女人，也難以對她不動心，我們的關係斷續維持了四年，有一段時間，我們是很親密，可是我發現她跟我的女病人也有了苟且行爲時，我認爲不能再容她在身邊了，駱先生，我把愛麗思的一切都告訴你了，希望你能夠爲我守秘，至於這張支票，還請你收下來！我們的談話也到此爲止，出了門，我會否認一切的，因爲我現在鬧不起醜聞。」

「有關胡綺，妳只能告訴我這麼多。」

「我所知道的祇有這麼多，她是個很活躍的人，在外面也有很多交遊，我也不便干涉，所以我一直不讓她成爲醫院中的正式成員。」

「妳知道她會帶來麻煩？」

「是的，以她那種不安份的性格，又有這種不平衡的心理狀況，我知道遲早會鬧出點事來，但是爲了外子的那層淵源，我又不忍心趕她走。」

「只怕妳自己也捨不得吧？」

徐夫人臉上一紅道：「開始時是的，但是那一段時間過去後，我也有了覺醒，這種關係不能再延續下去，否則會把我拖得身敗名裂，我是一間國際知名的女子健身醫院主持人，她是我丈夫前妻的女兒，這若是傳出去，豈非是一個大大的醜聞，所以我正好借看女病人藉口，跟她斷絕了關係。」

「當時她作何反應呢？」

「她根本不在乎，她這個人心理很不平衡，抱着遊戲人間的態度，聳聳肩膀，挾起行李就走了，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連絡過。」

「那麼『黑色鬱金香』又是如何跟妳連絡呢？」

「那是透過另一個會員，駱先生，對不起，這是我們的機密，我不能洩漏，而且這與愛麗思也無關。」

「好吧！我也不想探聽有關貴組織的機密，妳們能夠伸張正義扶助被迫害者，我十分尊敬，最後我只有一點要求，夫人能否告訴我，如何才能找到胡綺。」

「這個我也愛莫能助，愛麗思一向行踪無定，以前她高興時來幾天，不高興時連影子都找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找她。」

「島上的警察說，一星期前還見過她，夫人對這點作何說明呢？」

「這個我也無法說什麼，因爲我不知道她到島上去過，但是我可以保證，她絕沒有進醫院，也許她到島上是找別的人。」

「夫人能否回去調查一下。」

「我可以問一問，不過我想沒多大用處，因爲我已經向醫院中的人宣布過，不准任何人跟她來往的，就是有人在私下跟她來往，也不敢讓我知道。」

「夫人認爲有人會跟她私下來往嗎？」

「這個我可不敢說，她在醫院中出入來往也有幾年了，除了我之外，總還有幾個認識的人……」

「我能不能去問問那些人。」

「駱先生，很對不起，那是絕不可能的，醫院中的員工絕對禁止與外人接觸，我不能破壞了規定。」

「難道貴院的員工一直就與世隔絕。」

「那倒不是，他們一年有兩個月的假期，可以離開醫院，回家和家人團聚，但是回到醫院工作，就不能再跟外人見面了。」

「假如他們家中發生了特殊事故呢？」

「那可以用電話連絡，假如事情緊急，可以請特別事假，醫院會送他出去，反正在醫院中是不准人探望的。」

十六

駱希眞收起支票笑笑道：「我不會對外人道及夫人的一切的，假如夫人問出了胡綺的下落，能否通知一聲。」

「這當然可以駱先生留個電話下來好了。」

駱希眞留下了電話，然後告辭了，徐夫人很客氣他送他出來，那個秘書吳玲達很詫然地看着他，駱希眞也向她作了個微笑，只有被駱希眞要倒的兩個女打手，瞪大了眼睛，露出了仇視的眼神。

駱希眞回到了李志強的辦公室，卓平也在，他是被駱希眞的電話叫來的，說有重大的案情檢討。

駱希眞把交涉的經過說了一遍，兩個人都目瞪口呆，李志強呼了口氣道：「眞想不到她們是如此複雜的關係，阿眞，還是你有辦法，居然把胡綺的身世給探訪出來了。」

卓平道：「可是沒什麼用。」

李志強道：「怎麼會沒用呢？」

卓平道：

「我到移民局去調查過了，胡綺在香港領有居留證，她的資料很齊全，她原名叫愛麗思胡，曾在舊金山美容醫院担任過職員，一九八三年離職，目前無業，我還拍電報請美國的朋友調查她在美的生活情形，但我們的目的是要找到這個人。」

駱希眞笑道：

「我能找到她的。」

「上那兒去找？」

駱希眞含着那張支票笑道：「從這上面去找。」

卓平道：「這張支票可以領到錢，而且不能掛失，却不能證明什麼，對了！阿眞，你怎麼可以向人家要錢呢？」

「爲什麼不可以，這是她買我不開口的錢。」

「可是你這種行爲形同勒索。」

「我沒有開口，是她自動給我的。」

「那你也不該拿，這種行爲……」

「我知道這種行爲不對，可是我若不拿錢，她反而會不放心，也許會叫胡綺秘密出走，

她那個地方有自備的交通工具，把人送上公海，搭上一條船，天涯海角，再要找這個人就難了。」

「你認爲人在她的醫院中。」

「我有相當的把握。」

「爲什麼！你有什麼證據？」

駱希眞一亮支票道：

「還是這些錢。」

卓平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這些錢不是徐安琪自己具名的，只是她客戶付給她的費用，那不能證明什麼？」

「這筆錢並不算小數目。」

「十萬元港幣也不是大數目。」

「但她沒理由要給我錢呀。」

「她是爲了請妳保密！」

「可是我並沒有掌握她多少秘密，只是詐了她一下，說她是主持人，其他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告訴我的。」

「她以爲你知道她很多秘密了！」

「那些秘密並不能威脅她什麼，有關黑色鬱金香的內情已經不是秘密了，警方也有了一些檔案，這個組織雖然違法，但她們的行爲却是保護自己，打擊罪惡，使人既尊敬而同情，而且牽涉到很多知名人士，警方也無意敞開手來辦，我相信徐安琪自己也有數！至於她跟胡綺的那些關係，她知道瞞不住人，有意透露給我知道的。」

「那些事情公開出來，倒底很丟人。」

「但她不必說，我也沒證據，即使我眞的對外公開了，她還可以找律師及告我毀謗！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給了我錢，却沒有問我爲什麼要找胡綺！」

卓平一怔道：

「這倒是個漏洞，她好像已經知道胡綺牽上了什麼麻煩，而且也知道我們對胡綺知道得已相當多，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說出她與胡綺的關係，然後給我一筆錢，要求證實她跟胡綺已經斷絕了關係，這完全是做賊心虛，所以我也收下了錢，安安她的心。」

卓平嘆了口氣：「可是你收下了她的錢，就難免會惹上勒索的嫌疑！」

駱希眞笑道：

「阿平！你別唬我了，勒索的罪名不能亂加的，一定要有威脅對方的事實，然後又乘機向對方開口索取金錢，那才算勒索，我沒有對她說過一句威脅的話，也沒有向他要過一分錢，就算她把我們的談話全部錄音了下來，也無法構成控告我的罪狀的！」

駱希眞不怕對方錄音，因爲他自己也錄了音，而且放給他們聽了，那是他的細心，唯恐在談話中漏了什麼重要的線索記不起來，所以才錄音存照！

李志強笑道：

「阿眞有了個刑警女朋友，做事情也謹愼多了，照錄音的記錄來看，是不能構成勒索罪名的，而且徐安琪也不會說出她付錢的事，甚至於她給的是一張客戶的票子，就是不想把自己牽涉進去……」

「可是這筆錢收下來又算是什麼？」

駱希眞道：

「我也不會要這筆錢，但是爲了搜集胡綺的資料，我出動了許多人，有人放棄了兩三天的工作，再加上了交通費用，可以用這筆錢開銷，我會開列一份清單，將來寄給徐安琪，使她沒話說。」

「這筆錢沒理由要徐安琪出。」

「有必要，因爲徐安琪是她名義上的庶母，胡綺也是她醫院中的雇員，怎麼她都脫不了關係，這是所謂的民事賠償……」

卓平忙道：

「慢來！民事賠償可不是這麼解釋的。」

駱希眞笑道：「你們當律師的就是死腦筋，我知道我的說法不合法律規定的解釋，不過那只是在我提出了賠償的要求，而對方不願意承認時，才需要你們律師的解釋，現在對方沒有異議，而且也付了錢了，因此已經用不到律師的解釋了。」

卓平道：

「對方可沒有說這是民事賠償的款項。」

「徐安琪根本沒說明這筆錢一定要作何用處，她只是用來使我滿意而已，我認爲任何一種滿意的理由，她都不會拒絕的。」

卓平嘆了一口氣，他知道跟駱希眞抬槓是沒有結果的，他有我不認輸的毛病，只有道：「阿眞，你不是個愛錢的人，也不會爲了錢而改變本衷，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要接受這筆錢。」

「有很多理由，第一，我接受了錢，她會以爲我接受了妥協，疏於戒備，我才能繼續偵

查下來，第二，我討厭那些以爲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的人，我要叫他們明白，有些事是錢解決不了的，第三，我需要一筆錢來繼續從事監視的工作。」

「監視！你要監視什麼地方？」

「安琪兒健身醫院！」

「那是私人產業，你根本無法進去！怎麼監視呢？」

「我想胡綺身在裡面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怕他們會利用機會把人偷送出公海去，我要人等在島上，截聽他們通訊，發現有這種可能時，立刻以快艇攔截住他們！」

「那要多少的裝備？」

「裝備是現成的，千代美子的爸爸在她的住宅中就有一批最新式的電子通訊裝備，我們可以拆下來，運到島上去，那些裝備她已經送給了我們，我可以動用的，我也有一些很權威的業餘人才！」

李志強道：「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否則胡綺一跑，余金花的命案就永遠沒有破案的機會了！費用方面不必考慮，余老先生已經委託我偵辦他女兒的謀殺案，順意負担任何的費用的。」

「但是能夠替人家省一點總是好的，人家已經失去了一個女兒，你也不好意思叫人家再花費太多的錢。」

李志強道：「這倒也是，我接受這件案子完全是義務的，現在警方掌握的證據，我的嫌疑已經減少了很多，但是我也樂於把它弄個水落石出。那就請你多費心了，人手上沒問題吧？」

「沒有，電子通訊人員，快艇駕駛人員都有，却是我的師弟，只要找個理由，把他們弄到島上去。」

「我可以安排，島上警所的巡官會充分合作的。」

卓平道：「但是其他地方也不可以放棄，我們只是猜測胡綺藏身在醫院裡，却不能確定。」

「那當然，好在我們已經有了胡綺的照片，我會設法去找這個人的，把照片也分給警方一張，請他們幫忙我，胡綺是個較爲特出的人，不容易藏身的。」

卓平道：「跟她臉型相似的人不少，艷麗美容醫院以她爲標本，作了幾十個美容手術呢？」

駱希眞笑道：「但她的身高有一七三公分左右，像她這麼高的女孩子却不多，再者，她的身材十分健美，那是別人少有的，根據這兩項特徵來找人，她就不易遁形了。」

卓平道：「好，警方的連擊由我來辦，我的關係可以釘得他們緊一點，其餘方面就要你們去了，不過胡綺若是一直藏在醫院中，那就很討厭了，外面的風聲緊，她就不敢出來，難道我們還要一直耗下去。」

駱希眞道：「那就用捉老鼠的方法，把她趕出去。」

「這話是怎麼說？」

「我們追打一頭老鼠，牠躲進洞裡去了，假如這是個兩頭通的洞，我們埋伏在另一頭，然後從這一頭佈根棍子去捅牠幾下，牠就會從那頭出來了。」

「假如這個洞不通的呢？」

「那就一直搗下去，不是在洞裡搗死牠，就是把牠從洞裡趕出來。」

「胡綺是老鼠，健身醫院是洞，這個洞却不准你用根棍子去亂搗的，警方也沒這個權利。」

駱希眞笑道：「我可以有辦法的。」

其他兩個人正待開口，駱希眞道：「我向你們保證，這個辦法一定是合法的，而且不會引起他們注意的，我找千代美子幫忙，她住進去做美容手術去，這樣他們不會起疑，然後從裡面把胡綺找出來！」

李志強笑道：「這倒是好辦法，她肯幫忙嗎？」

「她本人是絕對沒問題的，她的上司山下長官欠了我一個大人情，給她幾天假期，應該沒問題，何況她本身也有兩個星期的特別假，隨時可以動用的。」

李志強道：「不過你們都是名人了，健身醫院不會懷疑嗎？」

「千代美子是很出名了，但是國際警察可以爲她設法安排一個僞裝身份的，你們不必管這件事，由我來跟她連繫好了！」

李志強笑道：「你們正打得火熱，正好也借這個機會一解相思之苦。」

駱希眞道：「阿強！你這個人太沒良心，我們是在幫你的忙，你却在一邊說風涼話，那我就不管了。」

李志強知道他的脾氣，一件事他只要管開了頭，就沒有辦法使他停手了，正如先前幫千代美子對付赤鯨組一樣，千代美子的繼承權辦好，那些秘密文件也交出去給國際警探了，他們就會對駱希眞放手，因爲對付赤鯨組那樣一個犯罪組織是警方的事，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對付的。

可是駱希眞不死心，硬是護送山下美子回到東京，在那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硬是跟暴徒們周旋，把赤鯨組擊潰爲止。

現在這件事又引起了他的興趣，他不會罷手的。

果然，第二天，他就開始着手了。首先把弄電子的小王找到，折下了別墅中那套新穎的裝備到島上去了。

然後他又找了李美芳、候小君和陳龍三個人，以渡假遊客的身份到了島上，這三個人都是潛水協會的會員，李美芳有着一條高性能的私人快艇，候小君和陳龍則是李美芳爸爸公司中的職員，大小姐要出海玩，調兩個職員去作伴，這是很自然的事。

他們來到島上，借了兩間漁民小屋子，跟先到的小王配合好了，展開了作業。

小王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捕捉到了醫院中對外電訊連絡的頻道，試聽無誤後，只要聽任機器監聽就行了，只要醫院中對外有電訊連絡時，他都能一絲不差地截下來。

另外三個人則繞着島，展開了潛水刺魚的活動，倒是十分輕鬆。

外面，駱希眞的師弟們展開了找人的工作，他們拿着胡綺的相片，利用各種的關係找這個女郎。

警方把相片覆印了很多份，也開始在找胡綺，移民局的資料也找出了胡綺的檔案，她的英文名字的確是叫愛麗思胡，然後卓平利用他的關係，也調查到了胡綺的個人資料，却是相當多姿多采的。

她在高中時就是個很特出的女孩子，曾當選學校的選美皇后，不過她從小就不喜歡男生，拒絕一切男生的約會，在她高三時，曾經受到一群男同學的強暴，使她十分憤怒，雖然沒有報警，但她却糾合了一批女同學，對那幾個男生施行報復，把每個人都打成了重傷。

她一直是同性戀的傾向者，在史丹福大學中很出名。

舊金山是同性戀活動很活躍的地方，有一條街更是同性戀者公衆聚合找尋對象的地方，愛麗思是那條街上的名人，她在大學中的成績很好，不過在四年級時，因素行不檢而被學校開除的。

那是因爲一個女孩子跟她很好，後來又交上了別的男朋友而疏遠了她，她居然在嫉妒心的驅使下，把那個女孩子毆成重傷！

由於極度的心理不平衡，律師以她精神不健全爲理由，使她免於罪罰，判決她必須接受心理治療，她就離開了，有一度她的生活很潦倒，在夜總會中當過脫衣女郎，是大麻煙的吸食者。

令人不解的是她居然因爲賣淫而破判拘留過，而她賣淫的原因則是她要錢來交好別的應召女郎。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女郎。

這些資料對李志強的幫助不大，只能因此了解兩點：

A她的同性戀傾向中，有過暴力事實；

B她的嫉忌心很重，不准她的女友交正常的男友。

這兩點分析可以推測她殺死余金花，也許是因爲余金花約會李志強的原故。

但是在沒有找到胡綺之前，這一切都只能屬於猜測而無法加以證實。

倒是駱希眞對醫院的監聽產生了作用，因爲從外面有一個無線電話進來，報告說外面倒處都在找胡綺。

另一則報告就更爲奇特了，居然是找夫人的。

接聽的人也是個女的，聲音沙啞而富有磁性，却不是徐安琪的聲音，徐安琪的聲音尖銳，聽過後令人很難忘記，絕不是電話中的聲音。

倒是根據一些接觸過胡綺的人敍述，那聲音與胡綺的語音十分相像。

電話是一個黑色鬱金香的成員打來的，報告說有兩個人想加入會員，請求救援。

電話中的指示是可以接受，吩咐對方把詳細的情況做成書面報告，正本交給SA帶上，副本交給LC立卽展開調查，證實後再由總部指示行動。

小王他們是立卽向駱希眞展開報告的，駱希眞接到消息後，只有李志強跟他一起等候消息，因此兩個人立刻就加以研判。

報告是給夫人的，但夫人不是徐安琪，這個夫人很可能就是黑色鬱金香的主持人，但爲什麼會在健身醫院中呢？接受報告，發出指示的是一個聲音很像胡綺的人，但究竟是不是她還不能確定。

就算證實是她，也並不出奇，因爲她是執行秘書，凡是會員有事情請求或報告，都要透過她的，這份截聽的報告至少證實了一件事！胡綺的確是藏身在醫院中。

知道她在醫院中，却沒有辦法進去找她。

駱希眞嘆了口氣：

「我已經打長途電話給千代美子了，她答應幫忙，而且她正好想去墊鼻樑，因爲她一直遺憾自己的鼻樑太矮，順便割雙眼皮，只是爲了要安排她另一個身份，必須要三天之後，才能到香港來。」

李志強也無奈地道：

「等五天倒沒關係，看樣子胡綺一時還不打算離開，她還要處理兩件申請案子呢！」

駱希眞道：

「但我們也不必枯守，不妨在這兩件案子上着手偵查一下！」

「那恐怕不容易，香港這麼多人，祇有兩個縮寫字母，上那兒去調查去。」

「我想並不難，已經確定總部是在健身醫院，我們只要守住醫院，看看是誰送給報告文件來就行了。」

「怎麼釘法，醫院自己有水翼交通船，自己有碼頭，根本看不見是誰前來。」

「我有辦法，李美芳他們可以在海上監視，在醫院的碼頭外，看看進來的是什麼人！」

「據我所了解，他們的碼頭是伸入醫院裡面的，特闢了一條水道，可以把船駛進醫院的後院中去！」

「我也調查過了，但難不住李美芳他們，他們是很優秀的潛水人員，可以悄悄地潛入碼頭，用長距離攝影機拍下對方來。」

「這樣會侵犯到私人權。」

「李美芳不在乎的，這位富家千金最好刺激，她認爲這像〇〇七的電影故事一樣，幹得很起勁。」

李志強道：

「我總覺得不太好。」

「我也知道不太好，但這是唯一的辦法，我找李美芳去，有兩個原因，第一、她父親是香港聞人，萬一被人發現了，她老子抗得住，第二、她和余金花是書院同學，兩個人私交很不錯，她對余金花的慘死也很憤慨，自頭協助追兇，第三、她對私家偵探這個行業很感興趣，現在正在準備領執照，將來可能會開業，這是個學習的機會。」

李志強若笑道：

「這些時髦的小姐們以爲私家偵探很好玩，完全是受了電影的影響。」

駱希眞笑道：

「但她倒眞有點本事的，在我的女學生中，她是功夫最好的一個。」

「光靠功夫並不能做私家偵探的。」

「這個她也知道，所以她正在努力充實自己，我倒是頗爲贊成她的志向，因爲她有錢，如果投身這個行業，也不會是爲錢，倒是眞正能做些事的！」

「好吧！由你去安排吧，我就是反對也沒有用，反正你這方面也不會讓我插手的。」

駱希眞去安排了，他的安排倒是很科學化的，居然也有無線電遙控對講機，而且他在健身醫院的兩處辦事處，都留有人監視，那邊有船開出，立刻通知島上，李美芳他們也立刻出動監視。

另一方面，他又去找莫阿姨莫娟娟，向她請教ＳＡ和ＬＣ兩個代號的意義。

莫娟娟對駱希眞是十分合作的，她對參加了黑色鬱金香這個組織也頗後悔，組織雖然幫

她解決了困難，却也有時要她作一些違法的支持，有時也要她作金錢的支援，錢倒還好，她很害怕有些事會牽涉到她。所以她很想擺脫。

對SA她一無所知，因爲她有事是跟胡綺連絡的，根本不知道總部在那裡，也不知道夫人是誰？

但是LC，她却知道是一個會員的名字縮寫，那個會員叫陳玲，在一家大的微信公司裡担任電腦作業員，也是黑色鬱金香的調查員，有關申請的案子，都是由陳玲負責調查的，她送過兩次件。

莫娟娟提供了線索，只要求不把她牽進去。駱希眞自然滿口答應了，而莫娟娟提供的這個線索非常有用，駱希眞相信從陳玲那兒，至少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陳玲的辦公地點是門禁森嚴的，那關係着許多業務機密，上班時間，絕對禁止會客，所以駱希眞也沒有莽撞地找了去。

陳玲是個單身女郎，在一家女子公寓中住着一個小單位，戴着近視眼睛，三十來歲，相貌平平，身材瘦長而沒有曲線，是那種完全不吸引人的典型，再加上她的生性孤癖、內向，也很難交到男朋友，至少，目前沒有。

她的生活很刻板，早上八點鐘上班，早餐及午餐都在公司裡叫，晚餐則在宿舍附近的一家小餐廳中吃。

莫娟娟兩次交件，都在那家餐廳裡跟她碰頭，所以駱希眞也在餐廳中等她。照時間計算，截取到電訊正是上班時間，不可能把文件交給她的，最可能也就是這段時間。

駱希眞在六點鐘時就進了這家餐廳，叫了一份晚餐，慢慢地吃着。

六時三十分，陳玲進來了，像機械似的生到她習慣的桌子上，她吃的東西也很固定，侍者連問都沒問，就端來了她約晚餐，很簡單，一份湯、一片魚排、一點生菜，她吃完了之後，付了帳，加了兩成的小費，雖然也不多，但至少證明她用錢並不小氣！

她要離開時，收銀員才招呼她：「陳小姐，有人要交一個信封給妳。」

陳玲很自然地收下了一個厚牛皮紙大信封，捲了起來向皮包中一擠，根本不看內容，收銀員也很自然，似乎常見這種事，倒是駱希眞很着急，他原本以爲在這兒可以碰到來連絡的人的，但是人家早已來過了，把東西留下了。

陳玲出門了，駱希眞忙追了上去，丟下一百元，連找零都來不及，他吃了不到三十元，却付了時近七十元的小帳，但他不能失去陳玲，如果她進了女子公寓，就沒法追進去了，那個地方是謝絕男賓的。

駱希眞在十多丈後，快跑追上了她，開口道：「小姐，如果妳不太忙的話，我們能否談

談！

陳玲看了他一眼，似乎頗感驚訝，因爲駱希眞衣着整齊，相貌英俊，不像是在路上吊馬子的浮浪青年，因此她祇冷淡地道：

「我不認識你。」

「我也不認識妳，但是我希望跟妳談一下！」

陳玲打開皮包，取出約模有一千元的樣子，朝前一遞道：

「拿去，我只有這點錢！」

「小姐，這是做什麼？」

「這不是你所想要的嗎？否則你沒有找我的理由。」

駱希眞不禁有啼笑皆非的感覺，他做夢也沒想到會被對方看成一個伸手要錢的打劫者，因此他窘迫地道：「小姐，妳誤會了，我不是向妳借錢！」

「我知道，你不想借，而且也不準備還，可是我身上祇有這麼多，你就是拔出刀子來殺了我也沒有用。」

駱希眞剛要開口，陳玲的神色一冷，把錢塞進了他的外套口袋中道：「我看你不像個壞人，也許是第一次幹這種事，所以才幫助你一下，錢你先收着，我叫陳玲，現在告訴我你有什麼困難，也許我可以再幫助你一點，假如眞有必要的話，我可以到家裡去拿給你。」

她的口氣雖冷，但已經擺出一付可以交談的樣子，因此駱希眞倒不急着把錢還給她，只想跟她多談一下。

他頓了一頓才道：

「陳小姐，我姓駱，叫駱希眞！」

陳玲大方地伸出了手：「駱先生！」

駱希眞也伸手跟她相握，但是陳玲握住他的手後，突地一個過肩摔，把駱希眞摔出老遠去！

因爲是猝不及防，再者也沒想到對方會是個柔道好手，駱希眞這一跤摔得很着實，他還沒回過氣來，陳玲又上前，在他身上踢了兩脚，然後才冷笑一聲：「你這種採花蜂我見過多了，你以爲一個單身女子是好欺負的嗎？這次給你一個教訓，下次把眼睛放亮一點！」

說完一調頭走了，她那兩脚很重，踢得駱希眞一時說不出話來，他的頭腦也昏昏的，再也沒想到，她會在這個瘦竹竿似的女人手中，吃了一個大虧！

這一天駱希眞是十分沮喪的，他所受的挫折並不大，但是十分丟人，他那一跤摔得毫無防備，而且根本沒想到對方擅於柔道，還是位高手。

不過，他究竟不是個氣量狹窄的人，習武的人首先就要養成輸得起的度量，第一回合他願意認輸，但他希望在第二回合翻本。

於是，他找到了自己的電話本，打出了一連串的電話，在第十九個電話上，他才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那也是他道館中的一個女學員，不過恰好是住在那棟女子宿舍中，於是他得到了自己的資料，然後，他就祈禱明天不要下雨。

他的運氣總算不錯，第二天是個大晴天。

香港地貴如金，這所女子宿舍雖然蓋了許多屋子供人寄宿，却沒有一塊可供活動的場地，幸得附近有一所公園，於是早起愛活動的人都到公園中練身體了。

駱希眞知道陳玲每天清晨五時半起床，必定到公園裡來練練拳脚，差不多七點半才回去沐浴、換衣服，八點半再出門，步行上班，每月生活都是如此刻板，只有下雨天才不出門，在室內做體操、練瑜珈。

駱希眞一大早就等在公園中，五點五十分，陳玲準時來了，看見了駱希眞倒是一楞，冷笑道：

「你陰魂不散，怎麼又纏來了，莫非昨天的教訓不夠！要知道昨天我是客氣的，否則可以扭斷你的脖子。」

駱希眞笑笑道：

「我這人有個好處就是不怕打，昨天領略到小姐身手不凡，十分佩服，今天想再領教一下。」

陳玲看他身上穿了功夫裝，笑笑道：「你學過？」

駱希眞道：

「我學過好幾年，却很遺憾沒有得過名師指點，始終不入門。」

陳玲冷哼道：「所謂名師，最多只能教援一些花拳繡腿，只是好看而已，我練的却是眞正的搏擊技術，出手就可傷人，所以我看你不必討打了。」

駱希眞道：「我打人的功夫不行，但是挨打的本事却不小，所以我一定要領教一下。」

「你別以爲昨天沒受傷就了不起了，昨天我是沒認眞，不想傷害你。」

駱希眞道：「陳小姐，等妳打過了再說。」

陳玲看了他一眼道：「看樣子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是的，我這人好武如命，如果妳能再摔我幾跤，我就眞心認輸，拜妳做老師。」

陳玲又打量他一下，然後笑道：「看你的骨架很不錯，假如你眞是可造就之材，我倒可

以教教你，而且介紹你一份很好的工作。」

駱希眞鞠了躬道：

「請老師多指教。」

陳玲微笑道：「別這麼早喊老師，我是否收你這個學生還沒決定呢?!」

駱希眞擺了個姿勢，陳玲一看微笑道：「看來你倒是眞學過兩招，不過在我眼中却不算回事，我在三個回合中就可以打得你跪地求饒，好吧！在這個地方比起來太引人注意，我們到冷靜一點的地方去！」

她領先在前走着，來到一個角落上，那裡有一片草地，却沒有什麼人。於是她回身道：

「你準備好了？」

駱希眞點點頭，陳玲隨便一站道：

「現在你可以開始攻擊了，不必顧忌，我不怕你傷到我。」

駱希眞用平實的打法，對她的肩頭一掌劈下，陳玲抽身輕轉，就是一脚斜踢，用招很險，果然像她所言，她的身法是專爲打人的，一擊就可以致人於傷。

可是駱希眞今天已有了防備，突然化掌爲抓，擒住了她的脚尖往上一撥，陳玲已一斜倒地。

她的腰腿很靈活，在地下一跳而起，臉泛異色道：

「你的反應還眞不錯！我們再來過。」

這次她主動採取攻擊了，二個雙飛踢，分攻駱希眞的面目，取招十分狠毒，駱希眞一矮身、伸手一翻，把她在空中翻了個身，又跌了下來。這下子摔得較重，但因爲地下是草地，倒是沒受傷。

陳玲又跳了起來，拳脚齊施，打得十分猛烈，不過碰在駱希眞手中却倒了楣，每次駱希眞都能避開她的攻擊。而且把她摔在地上。

摔到第十次時，陳玲服輸了，躺在地下，伸出一隻手道：

「不來了，你的功夫很高，比我還高出很多，看來我要教你功夫之說實在太狂妄了，你該做我的老師才對。」

駱希眞含笑仰手去拉她，可是陳玲用手一帶，又把駱希眞拉了過來，正想扭腰把他摔出去，那知駱希眞已經有了防備，將勢就勢倒過去，手掌却扣緊了，陳玲沒能及時擺脫，反而被駱希眞拖了過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駱希眞沒有就此作罷，反而把她俯在地上，劈劈拍拍。連打了七八下屁股，落手很重！陳玲怎麼也沒有想到駱希眞會揍她這個地方的，她的人雖瘦，屁股上的肉却很厚，打上

去不至於受傷，但痛可澈心，連眼淚都掉了下來。

駱希眞笑道：

「陳小姐，昨天我已經上過一次當了，今天不會再上當，不過妳也實在該打，當人家對妳伸出善意的手時，妳却乘機暗算人，這不是一個練武者應有的行爲，妳學的功夫太惡毒。」

這幾下屁股反而把陳玲打服了，她擦擦眼淚，困難地爬了起來道：「好了，我承認你行就是了，大男人欺負一個弱女子，有什麼好神氣的。」

駱希眞一笑道：「妳這個女子可不弱，三五個普通的大男人都打不過妳。」

陳玲道：「三五個算什麼，七八個大漢也被我打成一堆呢，不過碰到你我認輸，你的功夫實在不錯，喂！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駱希眞！駱駝的駱，希望的希，眞假的眞，今天我不是已經報過姓名了嗎？」

「昨天我以爲你是個無聊打劫的匪徒，根本沒有去聽你的姓名……啊，你叫駱希眞，就是那個國際技擊冠軍。」

駱希眞一笑道：「我僥倖在那一次比賽中奪魁，却不敢自認爲國際冠軍，因爲眞正的高手不會參加那種比賽。」

陳玲却眼泛奇光道：「不！我看過你的比賽，身手俐落，出招精猛，不愧爲國際名家，我一直希望能討教一下。」

「我們切磋了。」

「我差得太遠，你如存心傷我，第一回上就可以把我擺平下來。」

「習武旨在防身，不在傷人。」

「可是昨天晚上，你怎麼那麼差勁。」

「那時我根本沒有防備，我是很誠心誠意地跟你握手，而且我也沒料到妳的功夫很高。」

「就算第一次你不備，可是我踢你兩脚時，你爲什麼不反擊呢。」

「那個時候我不好意思反擊，因爲妳給了我一千元錢，我不能恩將仇報打傷妳，而且那是在馬路上，如果我把妳打倒在地，也很難對旁觀的人解釋，打女人總不是件光采的事。」

陳玲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昨晚的事我很抱歉，可是駱先生，你不會是打劫的暴徒呀。」

「我本來就不是，我的武館收入很好，我如要錢的話，一個電話，在半小時內，立刻能等到十萬八萬的。」

「可是你並沒有拒絕我的錢呀！」

「我沒機會還給妳，再者，我也有點好奇，世界上像妳這樣的女孩子並不多，出手就是一千元，妳常這樣慷慨大方的嗎？」

「我……也不是經常如此，最多只有兩三次，對於那些窮兇極惡的匪徒，我是毫不客氣的，有兩回我退到了兩三名匪徒持刀打劫，我都是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後，再召警把他們送進監獄！我只是對一些初出道的年輕人客氣一點，給他們一點教訓，也幫助他們一下。」

「爲什麼要對這種人客氣呢。」

「因爲我有個弟弟，他也是不學好，交了批壞朋友，有天爲了急用，他也是向一個女郎行劫，那是他的第一次，却因爲那個女郎叫了起來，剛好警察巡街碰上了，他動手反抗拒捕，被警察當街打死了。」

「這……可不能怪警方。」

「我沒有怪他們，我弟弟的死是咎由自取，但是我想到他的罪不至死，只是沒有機會，所以我對類似的年輕人，總希望能給他們一個機會。」

「妳的心意很可佩，可是妳判斷對象的能力却太差了，我昨夜可沒有開口要錢。」

陳玲道：「你在餐廳中就盯住了我，出來後又跟着我，我知道自己不漂亮，不是色狼們下手的對象，除了要錢外，不會有其他的目的。」

「妳太武斷了，我却是專誠來找妳的。」

「專誠找我了爲了什麼？」

「爲了黑色鬱金香的事。」

陳玲神色一變！駱希眞又道：「妳別緊張，我不是警方人員，不是來追究你們的內情，而且我對你們的作爲，還非常的尊敬和同情。」

陳玲道：「我們是專爲對付那些勒索者的，特別是拆白黨，世界上最可惡的莫過於這種人，玩弄了女性的感情，還要壓榨她們的金錢，吸她們的血……」

「我也很痛恨這些人。」

「我們也知道自己對付這些人是不對的，可是別無選擇，這件案子如果經過警方，就是將歹徒繩之於法，當事人的名譽也毀了，對受害者太不公平。」

「可是妳們往往出之以暴力。」

「駱先生，跟那些人能以善言解決嗎？有些人已經是坐過幾次牢，一再犯同樣的罪，法律只判了他們幾年監禁，可是受他們迫害的人，却不是自殺，就是家庭破碎，幸福斷送，忍辱偷生，這種吸血蟲絕對該死，法律不能夠公平地保護我們女性，我們只有保護自己。」

駱希眞感到詞窮了，頓了一頓：「可是妳們救了一個被害者，却要強迫她成爲會員。」

「沒有強迫，每一個入會者都是事先塡妥志願表，表示願意以後無條件幫助後來的人。」

「她們並不是眞心願意，只是無從選擇。」

陳玲笑道：「我知道有人會如此的，人是最忘恩負義的，當她們有困難時，什麼條件都肯答應，可是在事後要她們幫助別人時，她們又推三阻四了，所以組織才給她們一點約束的力量。」

駱希眞剛要開口，陳玲又道：「我是管檔案的，我絕不偏袒那一方面，組織對她們十分寬厚，以前她們受迫害時，對方要擠乾她們每一滴血，組織替她們盡了力，要她們的回報却絕對是她們能負担的，而且這也是爲了幫助另一個受迫害的人，她們應該盡力的。」

駱希眞倒是沒話說了，他所知道的情形也是如此，沉吟片刻才道：「我不管你們的組織，但是我要找一個人，她是妳們組織中一個重要的人員，她犯了罪。」

陳玲道：「你知道我不會幫你的，組織中的成員在法律上都犯了罪，但這些罪行却是可以憑諒的！」

「但這個人她的罪却不可愿諒，她殺了一個人，不是爲了妳們的組織而是爲了她私人的理由，她殺的人不是一個勒索者，而且也一度是你們組織的成員。」

「有這種事情嗎？告訴我是誰？」

「殺人兇手是妳們的執行秘書胡綺，愛麗思胡。」

陳玲啊了一聲道：「愛麗思，她殺了誰？」

「余金花！前幾天的報紙登過。」

「我記得這件案子，不過兇手是個叫李志強的私家偵探，怎麼會是愛麗思呢？」

「李志強只是初步涉嫌，後來已經證明他完全沒了嫌疑，反倒是那個叫胡綺的女人涉嫌重大，警方在找她，李志強也在找她！」

陳玲受到的震驚很大，幾乎難以相信地道：「怎麼可能呢？」

「爲什麼不可能，陳小姐，妳是從事電腦工作的，也是管理檔案資料的，那麼對胡綺，妳是否有一份資料呢？」

「當然了，我們那兒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很詳細的資料，因爲我們接下一件申請時，一定經過十分詳細的調查，認爲合乎我們的規定，才肯接受的。」

「妳們用什麼方法調查呢？」

「透過我服務的那家徵信社，他們屬下有百多名調查員，調查的路子非常廣，差不多的案子，到了他們手中，一定可以調查得十分清楚！」

「那麼對於胡綺過去的資料，妳也十分清楚了。」

「是的！她是個很重要的人員。」

「妳也知道她有同性戀的傾向，獨占慾很強，而且她喜歡暴力，犯過傷害罪，把一個對她不忠的女孩子打成重傷，她就是因此離開美國的。」

「你怎麼知道的？」

「從警方得來的資料！」

「警察已經確定是她行兇了嗎？」

「很多證據顯示她涉嫌極重，但一定要找到她才能確定，所以我們都在找她。」

陳玲默然片刻後才道：「妳是想從我這兒找到她。」

「是的，我知道她最近才跟妳連絡過。」

「我是跟她有過連絡，但是不知道她在那裡。」

「陳小姐，妳怎麼可能不知道她在那裡呢？」

「我是眞的不知道，我知道她在總部，因爲有兩件申請案子要我調查，我才接到她的通知。」

「她是怎麼通知妳的。」

「電話，一個秘密的通信號碼，我接到通知，連絡員送來文件副本，我經過調查後，把分析結果再經由電話告訴她，但是我不知道總部在那裡，事實上我連這個人都沒有見過，我只熟悉她的聲音。」她的答案跟駱希眞的了解倒是能吻合的，所以他相信陳玲說的不是謊話。

他很技巧地撇開胡綺的問題，又從側面試探道：「陳小姐，妳在那家徵信公司中担任什麼職務。」

「檔案室副主任。」

「妳不是管電腦的嗎？」

「也對，看來你已經對我作過調查了，所以我對你完全不必秘密，一切都担誠相告，我這個檔案室副主任不管公司的事，我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一台電腦副機，獨立製作檔案，儲存在主機的記憶中。」

「妳製作的檔案都是黑色鬱金香方面的。」

「是的，這才是我的工作。」

「當然是人事上的關係，我們的組織是很有潛勢力的，有幾個常務委員在公司中佔有很大的股份，她們可以給我很大的方便。」

「妳所謂的常務委員是什麼人呢？」

「是一些熱心本會的人士，她們有些是熱心的支持者，有些是曾爲會員，兩年期滿後，認爲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而願意繼續留在會中的。」

「妳大概不肯透露這些人的名單了？」

「是的！駱先生，這有關業務的機密，是絕對禁止外洩的！」

「那麼有關妳們的主持人是誰也不能宣佈了。」

「沒有主持人，只有一個委員會，由七個人組成，這七位常務委員都是主持人。」

這個答案倒是駱希眞意料之外的，他一怔道：「這與我所知的不同，據我所知，主持人是一位夫人。」

「七位常務委員都是夫人，這夫人可以是任何一位，在一般的會員了解中，她們都以爲有一位主持人，但實際的情形却並不如此，我是負責人事檔案的，開於組織的事，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七位委員中，總有一位主任委員吧？」

陳玲笑道：「這不是一般的委員會，而且全是女人，女人的氣量總是比較窄的，誰也不願意低下別人去，也不願意別人高出自己來，所以她們七個人，每個值一天，那一天輪值，就是那一天的主任委員，有權決定一切！」

「那個徐安琪是委員之一吧？」

陳玲神色一動道：「你的確有本事，居然打聽到其中的一個了，你說了，我不能否認，她是七個人之一。」

「可是你們的總部設在她的安琪兒健身醫院裡。」

陳玲十分驚奇地道：「你怎麼知道的。」

「我有我的偵查路線！」

「那你比我知道得還多，我只知道總部的電話號碼，却不知道總部在那裡。」

她的態度也不像騙人，而且她接着道：「說來你也許不相信，但事實的確如此，這是一種安全措施，我們也知道黑色鬱金香這個組織總會有被人揭開的一天，而會中人很多是有身份地位的名流，不能受到牽連，所以才把安全措施做得很好，萬一有所洩漏時，不會牽連得很廣！即使有一兩人被牽進去時，只要別的人不受牽連，她們還是可以在一邊爲之設法盡力彌縫。」

「那個被牽連的人有這份義氣不咬出別人嗎？」

陳玲道：「這個誰也不敢保證，可是沒有多大用，現在的法律講究證據，只要我這兒不洩密，就沒有任何證據，所有的證據都掌握在我手中。」

「假如警方找到妳呢？」

「我會否認一切的。」

「但妳的電腦資料會留下一切證據的。」

「駱先生，你對電腦的作業不夠清楚，電腦的程式是我做的，密碼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警方即使找到了我的電腦，我可以讓一切的記錄都消失了，什麼都不存在了。」

「妳的地位有這麼重要嗎？」

「是的，在整個組織中，我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人。」

「她們都這麼信任妳嗎？」

「我的忠誠是她們每個人都信得過的，因爲我不是會員，只是雇員而已，我每月支取一萬元港幣的月薪，而且我還有一筆二十萬美金的離職金。」

「這份離職金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我在必要時，毀棄一切資料後的酬勞。」

駱希眞不禁怔住了，陳玲無奈地道：「駱先生，你是一個眞正的武者，所以我相信你的道義和人格，告訴你這麼多，我很滿意我的工作，我也尊敬這個組織，我知道自己的人長得既醜，也缺少女性的魅力，很難找到一個合意的對象……」

十七

駱希眞忙道：「陳小姐大謙虛了，妳有很強的能力，也有很深的內涵，這些都是很好的美德……」

陳玲居然笑道：

「我還有一身很不錯的功夫呢，我並不是說我嫁不掉，但我說的是一個合意的對象，我對自己的評價並不低，只是我也不狂妄到認爲我是個絕世的美人，我要挑對象，但是能合我意的對象却實在難找。」

駱希眞道：「凡事都有緣份。」

陳玲却笑着道：

「我不考慮這些，我也作好一輩子獨身的打算，我能賺就賺一點，然後作一次環遊世界的旅行，這是我畢生的願望，因此，那二十萬元美金對我十分重要，駱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訴你了，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強迫我做不願做的事了。」

駱希眞對這個女孩子倒是十分的尊敬，她雖然長得不漂亮，外形不夠吸引男人，但是她有思想、有內涵、有尊敬，最重要的是她講道理，明是非，因此，他很客氣地問道：「妳不

願意做的事是什麼？」

「在目前而言，就是摧毀這個組織，它不但給我一份優厚的收入，而且也使我生活得很有意義！」

「但是那二十萬元妳却隨時可以領取到的。」

「話雖然不錯，但是我希望幹得久一點，我還年輕，至少還可以再幹十年再退出，那時二十萬元的利息累積就有四十多萬了，那是筆很大的財產了。」

駱希眞道：「我對妳們的組織也同樣的尊敬，我不是警方，對妳們執行的法外之法寄與無限的同情，我絕不想摧毀它，如果妳們有必要，我還可以幫助妳們。」

「是眞的？」

「自然是眞的，遇上一些窮兇極惡的歹徒，我可以在人手上給妳們支援，我的師兄弟們對打擊罪惡都很熱心，他們的武功身手都很高，可以對你們有很大的幫助。」

陳玲高興地道：「謝謝你，駱先生，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輕易作承諾的人，也知道你的支援對我們的幫助有多大，以前我們曾經買動了黑社會進行一些必要的活動，雖然達到了目的，但是我很耽心，因爲我怕他們以後會因此來要脅，勒索我們。」

「是不是有這可能呢？」

「非常可能，幸好我們設計時十分小心，暗中拍攝了一套完整的記錄影帶，錄下了全部的經過，記錄了他們犯罪的過程，在他們提出非份的要求時，我們把錄影帶的拷貝給了他們一份，事情抖出來，他們的罪責更重，這才打消了他們勒索的企圖，可是我們再也不敢找他們了。」

「你們倒是很有腦筋的。」

「駱先生，我們是一群弱者，必須設法保護自己的。」

駱希眞的神色一正：「但妳們不能包庇兇手，胡綺殺了余金花，你們包庇她就不對了。」

陳玲陷入了沉默，片刻後才道：「她眞的殺了人嗎？」

「許多跡象顯示是她，余金花死前經過掙扎，指甲中有抓破的皮膚和血跡，血液O型的，與胡綺同型，還有幾根頭髮，經過指證後也與胡綺的相同，還有很多其他的證據，陳小姐，如果妳眞想爲妳們的組織着想，妳也應該把她交出來，如果警方找到了她……」

「我相信她不會招供出組織的情形的。」

「她也許不會，但組織包庇她，就難逃關係了，爲了組織，應該要她出來自首，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那裡。」

「我知道，她躲在健身醫院裡，徐安琪不准人到醫院裡去找她，就是包庇她。」

「駱先生，你眞能確定嗎？」

「百分之百！」

「好！我設法叫人把她趕出來。」

「妳做得到嗎？」

「我相信可以的，雖然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但是我可以把情形告訴七人小組委員，由她們共同對徐夫人施加壓力，則愛麗思離開醫院，然後你在別的地方找她，我可以幫忙到這個程度，要我們把她交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駱希眞點點頭道：「好！我希望的也是如此，並不要妳們交她出來，而且那也很不容易，聽說這個女孩子很野，不但力氣大，空手道的造詣也不差。」

陳玲微笑道：

「那倒不盡然，我就可以制住她，她在我的手下吃過虧。」

「妳們衝突過？」

陳玲笑道：

「是的，交手過一次，她的心理不平衡，性格上也有點畸型發展，而且她仗着有點武功，有時也會欺負女孩子，她找到我，我拒絕了，我是個很正常的人。既沒有她那麼新潮，也不喜歡她那種違反自然的行爲，就在這個地方，我摔了她十幾跤，也給了她幾下重擊，使她知難而退，以後再也不來找我的麻煩了。」

「那倒是不容易，據我了解，她是個心胸很窄的人，不大甘心認輸的。」

陳玲一笑道：

「我知道，她也曾想過別的方法打擊我，但我不在乎，在組織中，我的地位比她重要，支持我的人也比較多，她對我無可奈何。」

「陳玲，妳是個好女孩。」

「謝謝你！駱大哥。」

他們換了稱呼，有點惺惺相惜，這是一種感情的昇華，沒有任何的綺情！

兩個人談得很愉快了，一起漫步走回女子宿舍，駱希眞很自然的攬着她的肩膀，倒使別的人很驚奇，他們却認得陳玲，很訝異這個老處女怎麼認識了一個英俊的男伴，有些女孩子甚至還很羨慕。

在門口，他們殷勤地互道再見，駱希眞還補充了一句，陳玲答應了，而且還約定了明天

這時候在此地見面，她會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她也有把握在一天內辦好。」

駱希眞輕嘆道：「其實妳要想維持組織長久，就該早一點把胡綺踢出去的，她是個惹禍精，遲早會出麻煩的。」

陳玲苦笑道：「我們都想到過，可是不容易，因爲這個組織，她是最早的發起人，七人小組，差不多有一大半是她拉來的，她對組織的貢獻很大，十分熱忱，最重要的是她的策劃能力很強，很多案子都是她分析計劃的，辦得都十全十美。」

她嘆了一口氣道：「我們的目的是要消除被害人的威脅，那不但要消滅勒索者，還要澈底地找回那些勒索的證據，加以銷毀，不落入第三者手中，這一點，胡綺是有她的辦法，她出馬後，事情都辦成了。」

「她是如何達成任務的。」

「大部份是用美人計，無疑的，她是個尤物，很少有男人能逃過她的誘惑，也很少有男人能在她面前藏住秘密。」

「美人計，她不是很討厭男人嗎？」

「是的，她在內心中討厭男人，但是她喜歡掩飾，尤其是執行任務時，她能夠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把男人迷得如醉如痴，然後，她又能狠起心來，毫無猶豫地毀了那個男人。」

「那麼她殺過人了！」

陳玲頓了一頓才道：「殺過幾個，爲了使我們的工作進行順利，保持秘密不外洩，殺人是必要的，不過我們所殺的人，却是絕對該死的，我那兒有資料，也調查得十分清楚，駱大哥如果不信，我可以把資料檔案給你看。」

「那不是你們的秘密嗎？」

「對你而言，我相信已不是秘密了，你很清楚我們在做什麼的，對一個同情我們，幫助我們的盟友，我認爲有些秘密是可以共享的。」

駱希眞想想道：「我只要知道一下胡綺親身參與的事情，了解一下她這個人。」

「可以，明天我會把那些資料打字後給你過目，但是我要立刻收回燒掉，這不是對你不信任，而是我的職責，這種檔案資料是絕不允許有副本的。」

「那當然，我也不想掌握你們的資料，可是那不太麻煩了嗎？打成文件要很多時間呢，又不能經由別人的手。」

陳玲笑道：「不麻煩，一份文件只要十分鐘，我的辦公室中有一架電動打字機，接受電腦信號，打出所需資料，非常便利的，這是科學文明進步的好處，從前管理我這份資料，十

個人也不夠的，現在我一個人就行了。」

「如果電腦能打出文件，你們的秘密還守得住嗎？」

「密碼之ＫＥＹ掌握在我手中，只有我一個人才能把密碼投入電腦命令它工作，所以我的薪水才有那麼高。」

駱希眞親親她的鼻子，抱了她一抱笑道：

「妳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希望妳能很快地找到妳的意中人，再見。」

他瀟灑地擺擺手，離開她走了，陳玲望着他的背影，倒是呆了，眼中漾起一片霧樣的光彩，這個男人就是她理想的典型，可是陳玲知道，駱希眞雖然對她頗爲欣賞，但彼此之間，只能成爲很好的朋友，無法再進一步的了。

第二天清晨，駱希眞來到公園的樹林裡，陳玲在那兒約好跟她見面的，可是她却失約了，駱希眞等到十點鐘，才確定她不會再來了。

她先打電話到那家徵信社，指名要找陳玲，照規定，電腦部門的人員在上班時間是不接電話的，但是駱希眞找到了一個在裡面工作的師弟，請他去知會一下陳玲，回答却是陳玲沒有上班。

「是不是生病了呢？」

「不知道，她也沒有打電話來請假，就是沒有來，這是從所未有的事，陳玲進入這家徵信公司有三年多了，工作非常刻板，從沒請過一天假，更不可能無故缺席了。

駱希眞再打了個電話，找到那個住在女子宿舍的師妹詢問，她受託注意陳玲的活動的。那個師妹很盡責，據她的回答說，陳玲在昨晚十點鐘左右時，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地外出了，却一直沒有回到宿舍過。

這也是一件反常的事，宿舍裡的人正在談論這件事，因爲昨天早上她跟駱希眞很親密地相偕步行，大家都以爲她交上了男友，幽會未返。

駱希眞隱隱地意識到事情不太尋常，一個是叫他的那個師妹回去設法，打開陳玲的房間，找一找有什麼文件。第二個就是打電話到警察局，找到了在那兒當巡官的師弟，看看今天有什麼什麼刑案，尤其是關於單身女郎被害之類的案件。

他在警局中的關係極好，因爲很多警方人員都是他的同門或學生，尤其是因爲他跟國際警探建下良好的關係後，警方人員都跟他相當合作。

有一名女郎，被人發現案屍在太平山荒草中，根據穿着和大概的輪廓，極有可能是陳玲，因爲屍體身邊沒有任何身份證件。

駱希眞立刻要求那名巡官陪她一起去認屍，說他可能認識死者，這對警方的破案也有幫

助，那個巡官自然一口答應了。

屍體是早上七點多鐘才被發現報案，尚未經過偵察，所以還留在原處。

他們趕到時，法醫也到了，周圍的環境也做出了各種樣示，開始作初步的偵查和檢驗！

死的果然是陳玲，她是被利器刺死的，身上、手足，都有被割裂的傷痕。最重的一刀是刺在腰部，直透腎臟，那才是她致命的原因。

三十公尺的山頂附近有一所涼亭，那兒是第一現場，石凳、桌子和欄杆上染有血跡，死者死前經過了打鬥，很多的草都被壓平了。

在死者的手中，身上發現了一些金色的頭髮，很長，是屬於女子的。但顯然不是陳玲本人的。

駱希眞在悲憤中指認了死者的身份，也請警方將這些頭髮和余金花案中所發現的證物比對，他相信是同一個兇手所爲，也就是那個胡綺。

只可惜陳玲是個練武的女郎，又担任電腦操作，指甲剪得很短，所以無法採集得皮膚或血肉，不過有了那幾根頭髮，已經足夠了！

駱希眞請警方將所有的血跡却採樣化驗，他知道陳玲的功夫如何，相信在決鬥中，對方可能也會受傷，尤其她的手背指骨表皮，有淤青的痕跡，這證明了她的重拳擊中過對方。同時在現場儘量搜集一切的線索和證物，如衣鈕或衣衫碎片，髮夾等物，那都可以幫助指認兇手。

這些工作是要時間的，駱希眞却沒有時間，他匆匆地趕到海島和碼頭上的監視站去。

知道昨晚七時許，有一艘水翼船由島上開出來，到了碼頭上，有一個西方男子駕車離開。

那個西方男子有一頭金髮，也有一蓬金色的大鬍子，身材中長，因爲要找的胡綺是個女的，所以監視的人沒有注意，不過他們仍然很盡責，留下了錄影。

錄影上只有兩三秒鐘的時間錄到那個西方人的正面，居然有了一個很清晰的影像。

這個形像經過了仔細而審愼的比對後，幾乎可以確定了是胡綺化裝的。

這個狡猾的女人又幹下了一件兇案，殺了一個人。

陳玲是很幫忙的，她一定把胡綺殺死了余金花的事通知了七人小組的常務委員，要求她們撤消對胡綺的庇護，以免危害到組織。

危害到黑色鬱金香組織並不足以使那些人緊張，但可能會因爲這件事爆出了她們的醜聞，因爲她們都是受過勒索，靠着組織的幫助才消除了威脅，警方窮追胡綺不得，可能會調查到她們頭上，那才使她們不安！

於是她們共同地對徐安琪施加了壓力，強迫她將胡綺逐出了健身醫院。

胡綺也因此挾恨陳玲，化裝逃出了島上，就去找陳玲算帳，約了陳玲在太平山頂上會面交涉。

陳玲依約而去，她自恃藝高，毫無準備地去了，那知道胡綺早有異圖，身懷兇器，乘她不備時先給她致命的一刀，陳玲在負傷之後，展開了反擊，但是因爲傷勢而影響了體力和動作，終於被胡綺殺死了。

陳玲也許是帶着皮包去的，那是她的習慣，有一隻鱷皮的手袋，但是胡綺帶走了那隻手袋，造成了她無名女屍的形相，阻撓警方很快地發現了她的身份！然後胡綺才有機會從容地躲藏起來。

這是駱希眞的推斷，大致是不會錯的。

警方證實了陳玲的身份，很快地找到了，她服務的那家徵信公司，但公司拒絕警方動那部電腦，這是屬於人家的業務機密，他們是有權拒絕的。

在陳玲的辦公室內，找不到任何的東西，甚至於連私人的用具都沒有。

警方倒是進入了那間女子宿舍，搜查陳玲的房間，那也十分簡單，除了一些衣服之外，只有幾封信，是從義大利寄來的，那是陳玲的妹妹，在那邊學音樂。

陳玲的銀行存數有廿幾萬元錢，那也不算很多，但是一個女孩子能儲蓄起這筆錢，也不算少了，儲蓄是她進入公司後開始的，三年多，每個月一萬元，她能存下二十多萬，證明她是個很節儉的人。

陳玲是他殺的，已殆無疑問，在被殺現場採集到的血液標本經化驗後，證明是兩個人的，陳玲是A型的，還有一種是O型，跟余金花指甲的殘餘比對，一切都符合，那些頭髮也可以證明是同一個人的。

兇手是胡綺，已殆無疑問。

新聞對這件血案沒有大事渲染，那一方面是某些有力人士的側面要求，一方面也是駱希眞的直接請求。

他對陳玲的死，感到十分內咎，這也可以說是他一手造成的，怎樣也不找上陳玲，不對她施加壓力，陳玲是不會被殺的。

「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駱希眞發誓要把這個女兇手抓出來，繩之以法。

駱希眞不希望事態擴大，主要是不賴意打草驚蛇，使胡綺躲起來雖以找到。警方則在稍稍了解到眞相後，感到事態的嚴重，一旦案情爆發，牽連到黑色鬱金香這個組織，影響就太

大了，那將使香港成爲舉世矚目的地方。他們也盡力地平息其事。

但駱希眞沒有放棄緝兇的工作，他要陳玲死得瞑目，才能減輕自己心靈上的負担！

陳玲的驗屍工作告一段落後，遺體却必須等她的妹妹從意大利趕回來處理，所以只有放在警方的停屍間中。

每天有很多人來獻花，大部份都是年輕的女人，每人所獻的花都是相同的——黑色的鬱金香。

她們有的是會員，有些却不是，但多半是有點關係，或是受了委託而來。只有駱希眞的那一束花，却是以一個眞正的朋友的心情獻上的。

駱希眞現在捉到胡綺的心比李志強還切，只不過如此一來，胡綺躲到那兒去就更不知道了。

幸好，他手頭還有一點線索，那是一個牛皮紙袋，袋中有着幾份文件，是胡綺經手參與的每一件案子，陳玲把它們譯印了出來，準備給駱希眞看的。

駱希眞在一知道陳玲徹夜未歸，就叫那位寄住在宿舍中的師妹趕回來，由於那個時間宿舍中空無一人，幾乎所有的住宿者都是職業婦女或在學的學生，這時都去上班或上課去了，她才可以趁機警方之先進入到屋中，取走了那一袋文件，避免落入警方的手中。

資料袋中共記錄了七件案子，案情很簡單，女方多半是良家婦女，中產階級的主婦，或是大戶人家的小星。丈夫忙着事業，忽略了閨中的嬌妻，在偶然的機會中，被這些折白們沾上了。

在有計劃的行動下，被留下了照片或是錄影帶，接着是意中人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一次次的勒索，數目雖然不是很大，却也逼得她們張羅乏力，乃求助於黑色鬱金香。

胡綺對付這種人也很有辦法，她施展了美人計，引誘對方入彀，使們以爲釣到了另一條大魚，就在對方安排了陷阱要誘她入伏時，她反施煞手，制住了對方，有時是一個人，有時還召了幾個女伴。都是會奉脚的。

那些男的落入她們手中很悲慘，先是一頓狠揍，打得遍體鱗傷，然後再強迫他們交出勒索人的證據來加以毀滅，甚至於反留下一些可以制住他們的證據，運氣好的，能留下半條命，運氣差的在嚴刑酷傷之下送了命。

七宗案子裡死了四個人，都是棄屍荒郊，由於這些人多數跟黑社會有些關連，而且在警方也有些案底，所以案發後，由於身上有嚴重的毆傷，警方總以爲是黑社會的尋仇所致，死的是社會的渣滓，雖然是一條命案，但輿論顯然不會爲他們的死寄於太多的同情和注意，破案的壓力不大，警方在偵查沒有結果後，也樂得輕鬆，不了了之。

這更證明了一件事，胡綺有施行暴力的習慣，雖然她將施暴的對象，移在這些該殺的男人身上，但無可否認，她的脾氣在無法控制時，是會殺人的。

這祇是增加了她殺死余金花的可能性。對找到她毫無幫助，祇不過，駱希眞手上有了一批名單，名單上的人直接受到了她的幫助，她就可能去向她們求助，要求她們直接或間接地庇護她，這些人值得去訪問一下。

駱希眞首先選中了方以文，她是一個舞女，後來被一位南洋的富商看中了人，藏嬌金屋，單人住了一幢別墅，還替那位富商管理着一家貿易公司。

這個人是比較容易去庇護胡綺的，所以駱希眞在當天的傍晚就去拜訪方以文了，他帶了當天的晚報，上面已經載有陳玲被害的消息，而且也刋出了圖片，並且說出了一個姓胡的女子涉嫌重大，因爲陳玲昨夜就是接到一個自稱姓胡的女子的電話外出才被害的。

方以文約模三十歲，家中還有兩個女傭，她薄施脂粉，姿容秀麗，氣質絕佳，很難看得出她以前曾經倫落風雲塵，在客廳裡接見了駱希眞，等女傭獻上了飲料後，她才客氣地問駱希眞的來意。

駱希眞先遞過了報紙，陳玲遇害的消息已用紅筆框了起來，她接過看到標題，已是悚然一驚，接着很仔細地細讀內容，讀完後淚珠盈眶，哽咽着道：「消息確實嗎？」

方以文抹抹眼淚，傷感又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兩個人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叫我說什麼好。」

「方小姐，雙方都是妳的朋友，現在已不是妳衡量那一方面友情輕重的問題，而是妳本身良心的問題，妳不能夠去庇護一個兇手。」

「我也沒有庇護過胡綺呀！」

「但至少她跟妳連絡過，找妳幫她躲起來。」

「駱先生，你不能無中生有。」

「方小姐，我絕不會寃枉妳，因爲我有證據的。」

他又取出一份文件，上面的說明是英文的，那是因爲要從電腦打字機上直接翻譯下來的原故，那架電腦還沒有華文翻譯的設備。

方以文的英文不怎麼好，駱希眞逐句地翻譯給她聽了，那是她求助於黑色鬱金香的全部資料。

方以文聽了臉色就變了，駱希眞道：「資料是陳玲給我的，全世界這此一份，我現在交給妳，妳願意保存也好，毀了也好，反正沒有人會用這份資料來威脅妳。」

「她爲什麼要給你這份資料？」

「她不是給我，只是給我過目一下，幫助我研究一下胡綺，她是個是非分明的女孩子，對胡綺殺死余金花這件事頗不以爲然，她希望我能找到胡綺而繩之以法。」

他看見方以文的臉上仍有耽慮之色，又加以安慰道：「方小姐，妳可以放心，陳玲的資料都在電腦中，但是密碼却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因此有關於妳的記錄，不會落入別人手中的，目前看過這份文件的，也只有妳我兩個人，妳可以相信我，絕不會用來攻擊妳的。」

「駱先生，我在報上看到你的事跡，相信你是個見義勇爲的人。不過你對我仍是有所要求的，對不對。」

「對！我要求妳的幫助，逮捕到胡綺，但只是請求，而不是要脅。」

「換句話說，我也可以拒絕你的要求。」

「是的！妳如拒絕幫助，我對妳也毫無辦法，至少我不會利用這份文件來要脅妳。」

「但你仍然有對我不利的威脅。」

「不利的情形是妳自己造成的，因爲妳包庇了一名兇手，所以妳也難逃法律的責任，不過不是我來找妳，而是警方來找妳了。」

「你怎麼能肯定是我庇護她呢？」

「方小姐，我不是胡亂說話的，我所知的有關資料共有七個人，但是她找妳的成分最大，因爲妳跟她有直接的連繫，她若要找人求助，第一個就是找妳。」

方以文爲難地道：

「駱先生，她對我有恩，我如出賣她，豈非是恩將仇報了。」

駱希眞道：「這麼說來她眞是找對妳了。」

「這不是你說的嗎？」

「我祇是判斷她可能來找妳。」

「可是你一見我的面，就立刻肯定地說我包庇她。」

駱希眞笑了一笑道：

「我必須說得逼眞一點，才能使妳無法否認，假如我開口問妳有沒有見到胡綺，妳一定會矢口否認的，現在妳總可以告訴我她在那裡了。」

方以文搖搖頭道：「很抱歉，駱先生，我實在不能說，因爲胡綺警告過我，若是我出賣了她，她就要把我的一切都咬出來。」

「咬出來後，她本身的刑責更重。」

「她說她不在乎，她反正已經犯了不少罪了，不怕再加上一項。」

駱希眞沉吟片刻才道：「她什麼時候來找妳的。」

「今天早上，她打電話來，向我借了一筆錢，然後要我幫她找個暫避風頭的地方。」

「妳都答應她了？」

方以文低下了頭：「是的，我沒有辦法，等銀行開了門，我提了五萬元港幣給她。」

「她要這麼多的錢幹嗎？」

「不知道，她只告訴我，她出了點事，需要暫避一下風頭，躲起來幾天。」

「妳有沒有問她出了什麼事？」

「我問了，但她沒告訴我，反而警告我說，但如她落入了警方手中，勢必要把黑色鬱金香的事咬出來，我們都會受到牽連。」

駱希眞道：「這個女人太可恨了。」

「沒辦法，她說她是女人，女人是很少講道義的，她說我們如果想要平安無事，最好是幫助她渡過難關。」

「妳們？難道她還施了其他人進來？」

「我不知道她還找誰，想來一定還有的，因爲她一開口要的錢是二十萬，我說我的存款沒這麼多，她說沒關係，可以找別人再湊一下，叫我儘量爲她籌措，結果我把五萬元全部提給了她。」

「妳還主管了一家公司，可以動用的錢該不止此數吧？」

方以文道：「是的，公司中的公款有不少，但是由會計人員經手，我若動支較大的數目，必須提出說明，那五萬元是我的私蓄……」

「她有接受嗎？」

「她聽了我的說明後，倒是接受了。」

「目前她藏身的地方是妳提供的。」

「是的，不過我不會說出來，駱先生，這一點務請你原諒，如果她知道是我洩漏了她的行踪，把我咬了出來，我的一切都完了，目前我的生活很平靜……」

「這是妳所追求的生活嗎？」

「這並不是我所嚮往的生活，但是有個希望，老頭子說他死後，這家公司就整個屬於我。」

「他今年多大了？」

「七十歲，他要我守五年，等他七十五歲後，即使不死，他也要宣告退休了，那時就會放我自由，這家公司現值是一千萬，可是業務很正常，每年將近有兩百萬的收入，是一個很穩定的保障。」

「公司的价值可不是固定不變的。」

「我明白，還要加上人爲的管理，不過我已經漸漸摸熟了門徑，再過一兩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了。」

駱希眞想了一下道：「既然妳有困難，我當然不能強迫妳，不過我也希望妳能夠作一個心理的準備，萬一我自己找到了她，她是否會放過妳呢。」

方以文痛苦地道：「那我只好認命了。」

「我實在很抱歉，從報上看，妳該知道警方也在找她，即使我放手也沒有用的，何以她殺了陳玲，完全是因爲我的關係，我絕不能放過她，萬一我或警方找到她，我可以推荐一位律師給妳，他能幫妳把妳的責任減到最輕。」

他又補上了一句：「那當然是指胡綺把妳咬出來的情況下，否則沒有人會傷害妳的。」

方以文連連道謝，也很珍重地收起了卓平的電話號碼，以備必要時委託之用。

駱希眞道：

「方小姐，現在妳還可以做一件保護妳自己的事，告訴她我來找過妳的事，讓她明白她的處境已很危急，趕快搬走，免得牽連到妳身上。」

方以文道：

「你們找得到她嗎？」

「我相信找得到的，我們會側面從妳的關係人身上去追查，最後一定會找到的。」

方以文憂慮地道：「那不是會影響到我嗎？」

駱希眞嘆息道：「方小姐，我本人是絕對同情妳的，但我不敢保證警方也會如此，因爲妳確實是在包庇一個兇手，妳是難逃責任的。」

「你認爲警方會找到我嗎？」

「我不知道，警察不是飯桶，對黑色鬱金香這個組織，他們已有所風聞，胡綺和陳玲都是組織中重要的人員，雖然缺乏直接的證據，但是由側面的線索判斷，他們找到妳的可能非常之大，因爲妳所牽上的那個折白蟲莫如風是個前科累累的傢伙，莫如風的被殺，警方已經掌握了部份的資料，也曾調查過妳了，那次因爲沒有證據，才沒有牽連到妳，却也注意到有一個像胡綺那樣的女人牽涉其中，最近兩件命案都有胡綺的份，警方一定會重新調查資料中的涉嫌者的。」

方以文憂心如焚，駱希眞却狠心地告辭了。

莫如風被殺，警方的確調查過方以文，因爲在莫如風的筆記本上有方以文的電話和名字。

那次的調查沒有結果，方以文只承認見過莫如風，連如何被莫如風記去電話都不知道。

由於莫如風是前科累累的敲詐犯，筆記本上有些名單只是被他列爲可能敲詐的對象，所以警方對這一部份人都沒有再深究，尤其是莫如風被殺時，方以文有不在現場的證明，那沒時間，她正好陪着她的戶頭上日本去了。所以方以文沒有涉嫌。

這些資料都記在文件上，駱希眞故意說得嚴重一點，好加重對她的壓力。

離開方以文的寓所，他感到有點歉意。

他相信方以文一定會跟胡綺再連絡的。

在離開方以文寓所後，他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小王，悄悄地接上了方以文的電話綫監聽，那當然是違法的，但駱希眞却是憑良心做事，我出了原諒自己的內咎。

方以文在兩個小時後才打出一通電話。

伏着電子分析器，他們找出了對方的號碼，查到了地址，那是在沙甸一家新建的公寓中。

屋主是母女兩個人，媽媽叫羅阿巧，女兒叫羅新妹，母女兩人都在附近的一家工廠中做車衣工。這母女倆都是方以文的親戚，三年前由廣州出來，受到方以文的資助而安居下來，她們對方以文是十分感激的，方以文要她們做什麼，她們自然會遵守的。

公寓是方以文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的，現在每月的攤還款也是方以文在繳，只是借給她們母女免費居住。

這是一幢較大的公寓，有三間臥室，所以方以文把胡綺安插在這兒。

方以文打電話去時，胡綺沒在家，由女兒羅新妹接的，只說胡綺已經來過了，放下一點簡單的行李，隨卽又離開了，她們的公寓中有電話，却比較麻煩，要透過公寓的總機打出去和接進來，胡綺沒有使用她們的電話，她都是出去打電話，可見胡綺是很小心的人。

方以文打電話是晚上十點鐘，胡綺的電話則是十二點鐘打來的，也是在公共電話亭中打的。

方以文照駱希眞交代的說了，駱希眞去找過她，是陳玲那兒供應的資料，她沒承認跟胡綺有過連絡，但是駱希眞不相信，說還要在她身上澈查，她很耽心，叫胡綺自己要特別小心，因爲她購買那棟公寓，登記了產權，很可能會查到那兒去的。

胡綺叫她放心，說在短時間內就會離開的，叫她以後凡事都推不知道，也不必再打電話來了。

在截聽電話時，駱希眞還沒查到地址，因爲那是在夜間，他倒底不是警方人員，只是憑私人的關係，不能連夜澈查一切的。

十八

第二天，他輾轉地查到了一切，也沒有貿然地就去找人，他不想打草驚蛇，當然主要的還是怕牽涉到方以文而連累到她。

駱希眞是個很有耐性的人，他懂得如何利用守株待兎的策略，也知道胡綺遲早會回到那間公寓去的，所以盯死了那個地方，只要胡綺一回去，就會立刻通知他，好在他有的是人手，找了一批師弟們，日夜地看住了那個地方。

可是他沒想到胡綺的狡猾也相當出人意外，她居然偷偷地回來了，半夜十二點多鐘後，那幢公寓中大部份的住戶都已入睡，羅新妹她們住的屋子也一樣，她們母女倆第二天都要上早班，十點多鐘就熄燈睡了，在十二點多鐘時，她們屋子裡的電燈怎而又亮了。

監視的人連忙打電話給附近的駱希眞，等他駕了車趕來，進入到羅宅一問，才知道胡綺已經回來過，而且早就離開了。

她是十點鐘回到公寓，耽了三十分鐘後，取了一包衣物走了。

走時還把一具電動記時開關插好，定時在十二點半，使客廳中的一具桌燈自動開亮。

從羅新妹的口中，知道胡綺是化裝爲一個老婦人回來的，而且還是位西洋老婦人，坐了一架輪椅。

胡綺本來就有西方人的血統，鼻子很高，帶上一頂銀色的假髮，架上眼鏡，略略畫上幾條皺紋，再坐在輪椅上，自然很容易就騙過了所有的人。

那個監視的人還幫助她把輪椅推上了計程車。

羅新妹母女倆已經得到了方以文的招呼，對駱希眞等人非常合作，見到他們就把胡綺的一切情形都說了，胡綺原本是打算在這兒住些日子的，可是接到方以文的電話後，她又改變了主意，把東西又搬走了。

臨走時，她却開了這樣一個玩笑，將駱希眞要了一頓，或許她也在注意着，看是否眞有人會找了來，駱希眞這一撲個空，她必躲在暗中竊笑不止。

駱希眞到胡綺住的那間屋子去看了一下，她其實一夜都沒住，祇是作了住的準備，帶了不少的衣服來，走時也未能完全帶走，還留下了一部份，她對羅新妹說暫時寄存在這兒，過幾天她會來拿走的。

駱希眞只有苦笑一下，向羅新妹母女倆道了別，告辭離開了。

這一次撲了個空，還被人擺了一道，駱希眞心中不無失落之感，但他也頗爲佩服這個女

郎，她表現的機智，實在出人意外。

線索又斷了，胡綺當然不會再回來了，這一跑不知她又會躲到那兒去，找她就困難了。

駱希眞把監視的人撤走了。

但更沒想到胡綺的胆大包天，她居然直接找上了李志強。李志強爲了胡綺，也弄得焦頭爛額，他沒有駱希眞那麼多的人手，但是也憑着自己一些關係，找到了兩個黑社會的大阿哥，請他們幫忙，也在找胡綺。

他的路線也沒走錯，找到的這兩伙人，以前都跟胡綺接觸過，黑色鬱金香曾經有兩件案子，牽涉到折白黨，胡綺出頭接洽，出了筆鉅款，硬是火拼掉那兩個折白黨。

李志強出頭找到了一位父執的老前輩，打通了關係，請他出頭講情才商得那兩位老大哥的幫忙找胡綺。

他們之所以肯插手，是因爲他們也要找胡綺，因爲他們爲胡綺出力時，胡綺答應的款額沒有付清，出力的代價她倒是付了，但在火拼的過程中，他們有幾個弟兄掛彩受了傷，要求胡綺付醫藥費時，脚綺却不肯認帳了。

當然，在道理上，胡綺可以不認這個帳，雙方在談斤兩時，並沒有談到要醫藥津貼，不過在人情上，事主們多少會有些道義上的表示，但胡綺却很不上道，除了議定的數額外，一元錢都不肯多給。

黑社會是不怕人賴帳的，但對胡綺却沒有辦法，一來她是個女人，二來她有頗爲強硬的後台，三來，她雖然不上道，却也沒少一文，道理上站得住脚，四來，這種交易究竟是見不得光的，所以那兩位老大哥也祇好認了。

黑色鬱金香一共有兩票案子，却找了兩幫人來做，就是這個道理，做了一票案子，就斷了一票交情。黑社會圈子裡已經流得著這件事，胡綺若是再要找人幹這種事，大家都拒絕受理。

因此，他們聽說李志強是爲了另外的命案要找胡綺倒也很熱心地幫忙。

這一手頗爲厲害，胡綺曾經透過關係，想弄一本假護照，結果被人拒絕了。

她也接洽過偸渡，也沒人敢受理。

這兩幫黑道人物都很有勢力，他們擺出了話，再加上警方也追得緊，自然更沒有人敢招惹麻煩了。

駱希眞祇是追得急而已，李志強却迫得她走投無路，因此，她找上了李志強。

首先是一通電話，打到李志強的寓所。

□□　□□　□□

「我找李志強先生。」

「對不起，李志強先生不在家，這是電話錄音裝置，有什麼貴幹，請留下話來，李先生會跟你連絡。」

一陣短暫的沉默。

「今天晚上三點鐘，我在電話薄上第三八七頁，十二行的地址等他，告訴他一個重要的消息，那是他非常想知道的，希望他一個人來，否則我就不會見他。」

□□　□□　□□

李志強在一點半鐘回家，先淋了個浴，兩點鐘時才聽錄音機，發現了這通電話。

一聽聲音是胡綺，他就一震。

胡綺要見他，這個女人在搗什麼鬼？

找到電話薄，一查所說的地址，却是一座修車廠與廢鐵工廠，地點在郊區，十分荒僻。

李志強足足考慮了十分鐘來決定是否要去。最後的決定是赴約。

他要找胡綺當面談一下，弄清很多事。

不過，他也知道這是個危險的女人，自己作了些準備，却沒有通知任何人。

這是一個能找到胡綺的機會，他不能冒險，如果胡綺發現有他人在場而不出現，恐怕就很難再摸到她的踪跡了，這一趟不得已非去不可，而且也必須要照着對方的條件前去。祇是李志強也考慮到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他要一點準備。

首先，他撥了個電話給他的秘書李玉芬，告知她急着找到駱希眞，把自己要去的地點與時間告訴他，然後他自己也作了一些自衞的裝備，立刻就駕車前往了。

他有點後悔自己若是一回家立刻就打開話機，就可以較爲充分的時間作更周密的安排了。

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剛夠他趕了去，所好是在夜間，車子較少，他可以開個快車。

那座修車廠是專門處理廢車的，把報廢的舊車拖來，拆下堪用的零件，車架就堆着作廢鐵處理，很佔地方，所以只能設在郊外荒涼的地方。

在一片廣場上堆滿了廢棄的車架，也沒有電燈照明，只靠着天上隱約的星光照明，大致可見一點輪廓。

李志強來到廢車場，不見半個人影，看看錶，則是三點過兩分，世界上的時計，極難有完全相同的，兩三分鐘的差距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而且還掏出打火機，抽了一根煙，用火光表示他已來到。

他相信胡綺必然已經來到在等待着，大概是想了解他是否一個人前來而已。

足足等了有二十分鐘，看還沒有動靜，他不耐煩了。

對着空中大聲地道：

「我是李志強，遵約前來，約我的那位女士，請出來見面。」

叫了三聲，他仍然得不到回音，心中很火，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回到自己的車子旁邊，打開車門，正準備坐進去時，忽然車子的另一邊，射來了兩道強光，也是一對車燈，是發自另一輛車子的。

對方早已來到了，只是把車子停在一堆廢車中間，使他一時不察而已。

然後是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李志強，站在那兒不要動，手就放在車頂上，不准移開，這樣我們才可以談話。」

強烈的燈光照得李志強很不舒服，但因爲是胡綺的聲音，使他很興奮，乖乖地把手放在車頂上，同時開口道：「妳是胡綺？是妳約我來的？」

對方略一沉默後才道：

「不錯，我就是胡綺，李志強，我找你出來談一下，我與你無寃無仇，你爲什麼要迫害我，處處跟我過不去。」

「胡小姐，這話可實在不憑良心，我從沒迫害過你，倒是妳使我蒙上了殺人的嫌疑。」

「胡說八道，我怎麼使你蒙上殺人的嫌疑？」

「妳殺了余金花，却使我揹上兇手的名義。」

「那你怎麼沒被警方扣起來呢？」

「那是警方後來調查留下的證據，證實了兇手另有其人，才准我交保開釋！」

「你不是已經沒有嫌疑了？」

「不是沒有嫌疑，只是嫌疑較小，而且我又有良好的保證，警方才沒有扣押我，一直要等到找到眞正的兇手，我才能完全擺脫嫌疑。」

「假如找不到兇手，是否還會把你抓起來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不過以目前的證據，還不足以證實我行過兇而已。」

「但你們却認爲我是兇手了？」

「妳跟余金花過從甚密，而那天晚上，妳就留在她家中，余金花被勒斃時，一邊強烈的掙扎，指甲間留下了些抓落的皮膚和血液，還有幾根頭髮，都證實是妳……」

「李志強，你太武斷了，你怎麼知道那些頭髮是我的，又怎麼能證明那天我在她家中，有人看見我嗎？」

這個女的很厲害，但李志強決心唬她一下道：「是的，有一個認識妳的人，在那天晚上看見妳進入余金花的家門，直到我送余金花回去，都沒看到妳出來，在我走後，才看見妳離開。」

「胡說，絕不可能有人看見我，那人是誰？」

「是警方的一個秘密證人，警方不肯宣布，也因爲那個人的指證，警方才判斷我的嫌很輕。」

「你告訴我那個人是誰？」

李志強却不開口了，胡綺似乎也發現自己的失態，冷哼了一聲道：「我不相信會有這樣一個證人！」

李志強道：

「證人是有的，我不能告訴妳，妳心狠手辣，很可能又會去殺人滅口。何況現在妳的罪名更重了，妳又殺死了陳玲，這次妳更難狡脫了，因爲陳玲在被害的那天，留下了一張字條，說是去赴妳的約會。」

「她留下了字條？不可能吧？」

「她已經知道妳殺死余金花的事，對赴一個兇手的約會，自然要謹愼一點。」

胡綺十分暴燥地道：

「好了！就算這兩個人都是我殺的好了，但那是警方的事，要你們那麼起勁幹嗎？尤其是你那個姓駱的朋友，處處對我緊迫。」

「本來他只是幫我找妳，可是妳殺死陳玲，就變成是他自己的事了，陳玲是他的好朋友。」

「胡說八道，他們一共才見過兩次面。」

「可是他們一見面就十分投機，互相欣賞……」

「姓駱的會欣賞陳玲那個醜八怪？」

「他們是一種純眞的友誼的激賞，而且陳玲的內涵很美，是個很好的女孩子。」

胡綺哼了一聲道：

「她好什麼，居然幫着駱希眞逼我出去投案，我不答應，她居然想強制我，我當然要殺她了，在這世界上，沒有人能強迫我。」

「陳玲學過武功，她可能會想強制妳做些什麼，但余金花却不會武功，妳爲什麼要殺她。」

「因爲她被你迷昏了頭，居然想離開我！」

「聽說妳們的關係很不正常。」

「什麼叫不正常？」

「違反自然的事就是不正常。」

「這是最狗屁的觀念，歐州有些國家已經承認了同性戀的合法地位，甚至於承認了同性戀者的婚姻關係。同性相戀，同樣可以得到情慾的發洩而沒有懷孕的威脅，對這世界上日益澎漲的人口而言，更是一種良好的政策，祇有你們這些愚蠢的人，才否定它的价值和偉大意義。」

「小姐，我不跟妳抬這種槓，不過人總有選擇的權利吧，余金花放棄同性戀逆向，是她的自由……」

「但是她要背叛我，甚至於她揚言要揭發我們黑色鬱金香的內幕，忘記了她受人威脅勒索時，是誰幫她解脫的了，這種忘恩負義的人，難道不該死。」

李志強嘆了口氣，她知道跟這種狂人是沒有道理可說的，因爲她們都無可理喻。

胡綺繼續憤然地道：

「最不可原諒的是她要揭發我們的組織，黑色鬱金香完全是一個我們女人保護自己，反抗罪惡壓迫的組織，她身爲女人，還受過組織的恩惠，她居然想加以破壞，我能不殺死她嗎？」

「她說要揭發，不過是說說而已，而且也是妳逼她的，最主要的是她想擺脫妳。」

「這更該死，除非我自己放棄她，此外沒有人能背棄我，所以她就該死。」

「不管她多該死，妳却不能殺她，妳殺了人，就是觸犯了法律。」

「黑色鬱金香就是違抗法律的，我們無法在法律的途徑上取得應有的保護，就必須運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爲了保護自己，我們必須採取防衛的措施，好了，這些廢話都不說了，我約你見面，只是請你們停止對我的緊逼……」

「現在不只是我們在找妳，警方也在找妳。」

「那是另外的一回事，被警方抓到了算我倒楣，但你們湊在裡面却使我很光火，我向你們提出警告，若是再對我這樣糾纏不清，我就要採取反擊了。」

「胡綺，我們不會被妳嚇怕了的。」

「那就別怪我對你們不客氣了。」

李志強聽見了拉槍機的聲音，那是一支衝鋒槍，李志強反應很快，連忙滾倒在地下，對方的槍口已經噴火了，射出了一梭的子彈，李志強平臥在地，一動也不敢動，子彈在她的車子上打得破屑亂飛。

等那一梭子彈打完，只聽得一陣引擎急嚮，一輛車子衝了出去，衝向了黑暗，揚長而去。

李志強跳了起來，要去開車子追趕，可是車子已經無法發動了，那一梭子彈不但打破了他的檔風玻璃，也打爛他的引擎，巧不巧的打在發電機上，根本無法發動了。

老遠的地方有修車廠的老闆居住，聽見槍聲，過來看看究竟，看見了李志強，竟把他當歹徒了，要扭他送警，李志強只有掏出自己的私家偵探執照，總算使他相信了。還幫他修好了車子。

胡綺出現了，但又跑掉了，李志強很沮喪，他連胡綺的面都沒見着。

不過李志強却也深信這個女的確實是胡綺，他記得胡綺的聲音，而且他知道胡綺也被逼得走投無路了，否則不會來約他見面的，雖然此舉是爲了示威警告，但是也是色厲內呈的表現了。

胡綺能夠投靠求助的人不多，而且全是所謂黑色鬱金香的會員，這些會員也一定是跟她有過直接關係的，才會給她這種幫助。

今天胡綺駕來的這輛車子，李志強並沒有看清楚，但是那匆匆一瞥的印象，却也夠了，那是一輛賓治四五〇〇型的敞篷跑車，黑暗中的判斷可能是紫紅色。

這種名貴的車輛，在香港爲數極稀，因此，要查到車主人並不難，只要查到車主，胡綺就無所遁形了，因爲這一類的車子不會停在露天，車主的家中一定有停車房，這種車子的鎖構造很精細，尋常的偷車賊也無法偷到手，胡綺不懂得偷車，要偷也不會偷這種容易辨認的車子，多半是借來的，找到主人並不難。

可慮的是這個女人已經橫了心，她手中有一枝槍，而且是犀利的自動機槍，也就是所謂的衝鋒槍，這種槍的火力很足，子彈數也多，那是越戰時最通行的武器，美軍在越南時大批使用，以至於流失了很多在外。

現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的黑社會組織中都擁有這種武器了，香港是走私者的天堂，但要找到這種武器也不是太容易，想不到胡綺却弄到了一枝。

胡綺今天不顧一切地對李志強開了槍，這個女人就深具危險性了，捉捕她時將會很困難。

李志強想了一下，還是先到警方去備個案，打聽到實在的消息後，他認爲還是由警方去逮捕她較好。

警方與李志強的關係一向十分良好，因爲李志強是個很守法的私家偵探，凡是牽涉到犯罪性的案子，他一定與警方密切地合作，所以警方的幾位探長都是他的好朋友，他雖涉嫌余

金花的命案兩警方肯讓他自由活動，這也是原因之一。

果然警方得到他的報案後，又看了他那輛彈痕累累的車子，十分緊張，胡綺涉嫌殺死了兩個人，又兼具了黑色鬱金香中重要的角色，這本來已是警方列爲要犯了，現在知道她擁有了殺傷力極強的武器，自然也極力想找到這個女人。有了警方的幫助，尋找車子就方便多了。

警方直接找到了賓治車的總代理，查過四五〇跑車的買主，才知道全香港地區，一共才只有十輛此類車型，其中有三輛是乳白色，兩輛是銀灰色的，那自然不可能是胡綺所駕的車輛，剩下的五輛倒全是深色的，三輛寶藍，兩輛紫紅，李志強看見的是紫紅色的，實際上只有兩輛。

清查的時候更容易，其中的一輛由於機件故障，留在廠中待修，只有一輛是在外活動的。

可是調查到那輛車的車主時，却又使李志強傷腦筋了，那居然是位商界的大閒人，近來因爲風濕病出國治療去了，本人根本不在。

這位大閒人在港九兩地有七八項大企業，資財多以億計，在港九商場上，提起雷聲鳴三個字，幾乎無人不知。

雷聲鳴雖然有這麼大的產業，但私生活十分嚴謹，髮妻早逝，只有一個兒子在英國唸書，這樣一個家庭，照說不可能跟黑色鬱金香搭上關係，也不可能認識胡綺的，怎麼胡綺能用到他們的車子呢？

警方更再度查證了一下，確知那輛車子沒有申報失竊，於是就登門拜訪了。

去的是一位警官，姓李，跟李志強是同宗的族兄弟，李志強也一起去了。

在雷公館中，他們會見了那位姓余的管家，直接就問那輛車子，金管家道：

「車子是雷家少爺開出去了。」

「雷家少爺是誰？」

「是我們家的少爺，從英國回來的。」

「現在不是假期，他回來幹嗎？」

「這個就不知道了，他說是聽說老爺身子不舒服，回來探訪老爺的，可是老爺瑞士治療去了，他該到瑞士去才對，不過他是少爺，我們就管不到他了。」

「雷家少爺現在在那裡？」

「也不知道，他回家才三天，第一天就開了車子出去了，以後就沒回來過！」

「也沒有跟家裡連絡過。」

「連絡過一次，叫人送了二十萬元現款給他，以後再也沒有連絡了，他今年已經二十五歲了，有他自己名下的事業，所以他要用錢，我們都不便過問。」

李志強想了一下才問道：

「這位雷家少爺平素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金管家嘆了口氣：「有錢人家的子弟都是被慣壞了的，他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本來在美國讀大學，在那邊玩得太厲害，老爺子設法把他送到劍橋去，在英國也是一樣的花天酒地。」

「劍橋可不容許學生胡來的。」

「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不受這種拘束，他在英國認識了一批同學，都是貴族子弟，日子過得很逍遙，而且他絕頂聰明，過目不忘，學校的課程是難不倒他的，在劍橋兩年，成績單上都是A，老爺也就不管他的，反正他自己名下有好幾項都是賺錢的事業，足夠他揮霍的。」

李志強很細心，又向道：

「他在美國唸那一所大學。」

「舊金山的史丹福大學。」

李志強心中又是一動：「他回來後，有沒有一個女的來找過他？」

「少爺的女朋友太多了，一回到家就有七八個電話來找他，其中大部份都是女的，我也弄不清楚。」

「他有沒有特別好的女朋友。」

「每一個女的跟他都特別好，他在外國唸書，還有些女的找上門來，說她們在外國跟他的感情如何深厚，甚至於還有說爲他懷孕的。」

李志強笑道：

「這倒是麻煩了。」

金管家笑笑道：「這倒不麻煩，我們少爺已經成人了，一切行爲他自己可以負責任，所以那些想來敲一筆的人都碰了一筆子灰，老爺有着最好的法律顧問，就是不怕打官司。也不怕人敲詐勒索。」

他的語言中有着一種暗示，似乎認爲李志強等人上門也是爲了這些的原因了。

那位李警官氣不過地道：「這就好極了，你最好通知那些律師一聲，爲你們少爺想個脫罪的方法吧！」

金管家這才着急地道：

「我們少爺犯了什麼罪。」

「他目前的罪嫌是包庇藏匿兇手，而且還涉嫌幫同行兇殺人，這兩項罪名最重可以被控判七年以下的監禁。」

金管家道：

「他回來共才四天，怎麼可能犯這種罪呢？」

「他就是爲了包庇幫助一個女罪犯而回來的，那個女罪犯叫愛麗思胡，跟他在美國同學。」

金管家一震道：

「愛麗思胡，我好像記得有這麼一個名字，少爺在史丹福大學時，跟一批不良少年胡天黑地，其中就有這個女的，可是少爺到了英國，就跟他們斷了。」

「看樣子還沒有斷，那個女的一通電話，就把你們少爺召了來！」

「那個女的犯了罪嗎？」

「她謀殺了兩個人，在警方的全力追緝中，才向你們少爺求助，昨天她又用你們少爺的車子進行另一次謀殺，雖然沒成功，但你們少爺幫兇之罪嫌是脫不掉了。」

金管家十分着急，臉上的汗都流了下來。

李志強心中直呼幸運，他聽說雷家也在史母福大學讀過書，猜想他跟胡綺可能有關係，所以才出言詐了一下，那知道竟然眞的矇對了。

胡綺的確從雷蒙那兒得到幫助，而且連帶地也想到了那枝槍的來源，在香港只要有錢，還沒有買不到的東西，雷蒙一回家就要了大筆的現款，就是爲了給她買槍的。

因此，他臉上沉重地道：

「目前你們少爺涉罪還輕，只要趕快找到他，避免陷入更深，還可以設法撇開他，如果他能幫忙捉住那個女犯，將功折罪，我們更可以減輕他的罪行。」

他這邊吹得很起勁，但那邊的金管家顯然被嚇着了，囁嚅地道：

「我不知道他住在那裡，不過我們共有四所別墅，他可能會住了進去，以前他也是經常如此的。」

「你們有四所別墅，在同一個地方，要這麼多的別墅幹嗎？」

「幾乎是爲朋友準備的，老爺的朋友多，他們也經常向老爺借用別墅休息渡假。」

「你打電話問問看，他在不在那兒。」李警官說。

但是李志強連忙阻止道：「不！你別打電話，根本不聞不問，只把四所別墅的地址告訴我們就好，免得打草驚蛇，那個女犯是十分狡猾的。」

李警官有點腼然，這的確是他太大意了，電話打過去狡猾如胡綺者，一定會提高警覺，

聞風先溜了。

抄下了地址與電話號碼，李警官就撥了一連串的電話，都是打給附近的駐警，要他們去查看一下，是否有那樣一輛紅色跑車停泊。

半個小時後，有回音來了，車子停在青山道的雷民別墅草坪上，已經有十小時左右了，因爲巡邏的警察注意到，這輛車子是昨天半夜回來，就一直沒有進去過。

車子在，雷蒙和胡綺應該也在了，警方很緊張，帶了大批人員與各種防彈設備，一直衝到那棟別墅四周，如臨大敵地採取了包圍狀態，可是別墅內却悄無人影。

根據金管家的敍述，這兒應該有三個佣人的，現在居然一個都沒有了，這就透着很離奇。

警員慢慢地接近了屋子，由窗子裡看進去，只見一個男人倒在大廳的地毯上，其餘却不見人影。

警方再破門而入，救起那個男子，發現他正是雷蒙，四肢被繩子綑好了，嘴上也貼着膠布，頭上還有一塊被打破的地方，血跡已乾，可見是受傷很久了。

屋中再也沒有人了，雷蒙曾被擊昏過，不過已清醒很久，只是因爲被綁住了，無法行動。

打傷他的人果然就是胡綺。

胡綺是他在史丹福的同學，兩個人還算不錯，他在英國突然接過一封電報，胡綺有困難，請他幫忙，他也義不容辭地回來了。

胡綺沒說出了什麼困難，只是需要一筆現款，他立刻給她了，兩且把屋子裡的佣人全部遣走，空出了屋子，跟她同居在一起。

昨天下午六點多鐘，胡綺拿了錢，一個人開了車子出去了，到半夜五點多鐘才回來，而且還帶了一枝自動步槍，他感到事態嚴重，向胡綺追問究竟，胡綺一直支言不言，兩人漸起衝突，胡綺舉起槍托，在他頭上打了一下，把他打昏了過去，又把他綁上。

至於胡綺是何時離開，如何離開，則不得而知，因爲他昏迷了將近一個小時。照他的情形看，他說的該是眞話，他人在國外，對胡綺的行爲毫無所知，自然不能構成包庇。

何況，警方雖然在全力追緝，却沒有公開發出通令，也沒有利用傳播工具向大衆傳告，大家都不知道胡綺是被通緝者，雷蒙基於過去的友情，幫助她一下，也不算是觸犯了刑情。

李志強問了幾句話，不得任何結果，只有沮然而退。——請看第三冊——

檢查的結果屋中少了一輛自行車，胡綺大概是騎了車子離開的，但這不能算是線索，胡綺身上有了大票現款，她可以做很多事了，一輛車子也可以隨便一藏，找她就難了。

出版者：皇典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　守　愚
登記證：局版臺字第四四九八號
連絡處：台北市同安街二八巷九弄一—二號
負責人：趙　守　愚
電　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　八〇　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